

李鴻章

歷訪歐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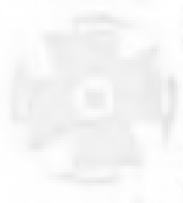


· 赴俄談判秘密條約 · 歷訪德法英美各國 ·



5002
6023

013514



走向世界丛书



XWTS 0020426

蔡尔康 林乐知 编译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张英宇点 张玄浩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上图：李鸿章像。（封面图片：在一八九六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之莫斯科皇官礼堂（当时的朝版画）。）

李 鸿 章
历 聘 欧 美 记

蔡尔康 林乐知 编译

张英宇点 张玄浩 校

责任编辑：钟叔河

装帧设计：易 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56,000 印张：8.25 印数：1—19,500

统一书号：11109·202 定价：1.00元

李傳相歷
聘歐美記

原本扉頁

上海廣學會譯著
圖書集成局鑄版
己亥第貳次校印

一八九六年签订的中俄修约中文本，上有李鴻章签字。此件一直存放在清朝及国民政府外交档案库中，从一九六五年起始有影印本在台湾省及国外流传。



大清国

大皇帝陛下

大清国政府代表李鴻章与俄罗斯帝国政府代表...

大俄国

大皇帝陛下

俄罗斯帝国政府代表...

大清国政府代表...

大清国政府代表...

大清国政府代表...

大清国政府代表...

大清国政府代表...

大清国政府代表...

大清国政府代表...

辦理如書此事兩國聲明應將所有在陸

軍或時所製詞通令進行法中...

軍大體亦宜盡力互相經濟

第二款

中俄兩國既經協定將以非由行法公...

固不能獨自與俄國在約

第三款

當開戰時如遇緊急之事中國所有...

唯俄國兵船收入如有於當地地方...

第四款

本條約之...

惟亦以期安速起見中國國家允於中國...

龍江吉林地方接連鐵路以達海參...

項其建設路之費不得藉端使信中國...

亦不得...

大清國

大清國政府代表...

行承辦之理至各國借款由中國...

與銀行就此商訂

第五款

俄國於第一款條約時曾開列...

項其建設路之費不得藉端使信中國...

在已鐵路等項之工程除內行...

亦不得...

第六款

此約中界內於今日前未建設...

於十五年內或在開六個月以前...

亦不得...

亦不得...

亦不得...

亦不得...

亦不得...

大清國政府代表...

大清國政府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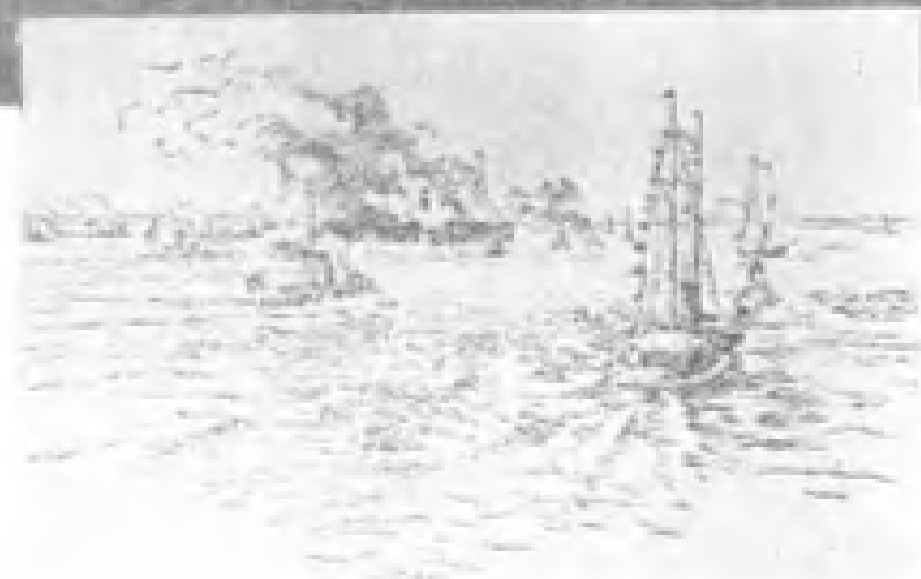
(上)李鴻章的主墓
隨員和外國顧問



(右)李鴻章(前坐者)
和他的英文翻譯羅本
得(右立者)



(上)李鴻章的座輪
進入港口



(左)滿廷彩旗的滑
艇前來迎接李氏下
輪船

(右)坐上特別預備的椅



WARSHIPS FOR TURKEY.

LI IS IN THE NEW WORLD.

外國報刊上关于李鴻章访问的报道



As early as the last
 Federal Spring.

BY THE AUTHOR OF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Manly and Gay History of the
 Growth of Our Army and Navy,
 and Important War Events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REE VOLUMES.

今日下午二點半鐘
 李鴻章相隨同有
 及李少英隨同
 本早放火夫後置
 等操演其技摩介
 遊街六五鐘後即
 前場李鴻章相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AUTHOR OF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Manly and Gay History of the Growth of Our Army and Navy,
 and Important War Events

COLLIERS WEEKLY

AN ILLUSTRATED JOURNAL





(上)与欢迎群众见面



(右)接见新闻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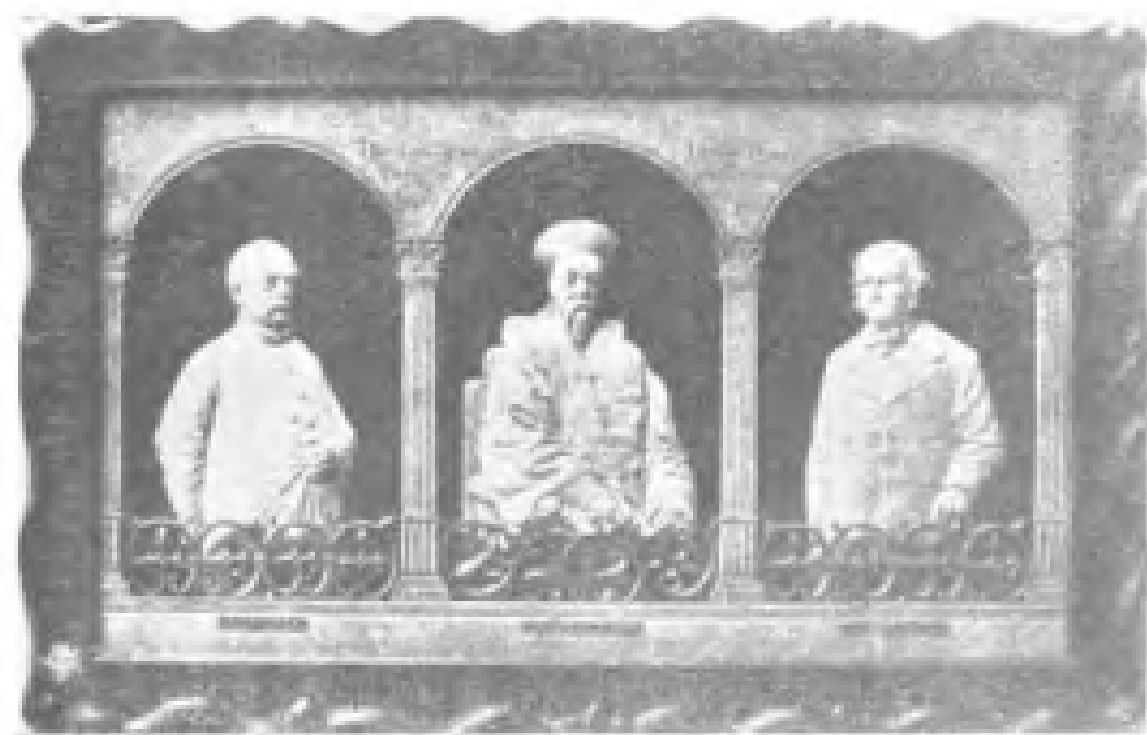


▲在天津马市街光复会



〔上〕拜斯麦送李鸿章出门

〔下〕格兰斯顿迎接李鸿章



〔左〕“当今天下三大老”——
中李鸿章，左俾斯麦，右格
兰斯顿。



(上) 步出白宫美国独立厅



(上) 唐人街欢迎李鸿章



(左) 李鸿章向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呈递国书

目 录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 文与其人 •

老来失计亲豺虎

——李鸿章的联俄和中俄密约钟叔河· 5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林乐知、蔡尔康编译· 25

林乐知序.....25

李瀚章序（原载《傅相游历各国日记》）.....30

碧萝仙序（原载绛云轩本《节相壮游日录》）.....32

聘俄记.....34

专使记略.....34

俄韶记略.....41

俄国庆典记略47

附：俄使报聘记略.....55

聘德记	58
德报日记.....	58
德报绪论.....	72
附：和报小志	75
附：比报小志	77
聘法记	80
法报日记.....	80
法报杂论.....	88
聘英记	91
英报载笔上	91
英报豫论	127
英报载笔下	131
英报伟论	157
英报后论	172
聘美记	201
美报载笔	201
美报附论	216
附：归报新论.....	220
(附)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卷下	梳溪渔隐等辑·228

• 图片 •

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之莫斯科大教堂	(封面)
李鸿章像	(扉页)
原本扉页	(插页一)

中俄密约中文本	(插页二)
李鸿章的随员、顾问和翻译	(插页三)
李鸿章到达外国	(插页四)
外国报刊上的李鸿章	(插页五)
李鸿章在德国和英国	(插页六)
李鸿章与俾斯麦和格兰斯顿	(插页七)
李鸿章在美国	(插页八)

总 序

人们常说，今日之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的时代，地球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也确实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只要回头一看，就可以看到，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见Pausanias《希腊纪事》）。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见《旧唐书·西戎传》及《康熙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享有权威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象叙述伟大的发明家和作家一样，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鉴真、郑和和马可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是他首先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距离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封闭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派的办法是学传说中的鸵鸟。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了“洋人”就“以扇蔽面”。庚子年间他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老命却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

间接采辑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

在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过去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一八四七年留学美国、斌椿、张德彝等一八六六年游历欧洲，志刚、孙家谷一八六八年出使泰西，这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现)代的科学文化、社会生活和政治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一八四〇——一九一一期间访问欧美日本的中国人的记述。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丛书所收虽不全属这一派人物的作品，总而言之都是中国人在近代走向世界的实录，都有它文化的趣味和历史的价值。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中偶或流露的这类观点，各书卷首“文与其人”的评论文章中，将试着作些分析，供读者参考。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还需要不断发展、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中国向世界开放，同时世界也向中国开放的伟大进程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者

“老来失计亲豺虎”

——李鸿章的联俄和中俄密约

· 钟叔河 ·

1896年李鸿章去俄国祝贺尼古拉二世加冕时，在上海对黄遵宪说：“联络西洋（俄），牵制东洋（日），是此行要策。”签订密约回来，他又不无得意地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结果不要说二十年，连二年无事也没有做到，中国完全成了东西洋列强刀俎上的鱼肉。

1901年李氏死去，黄遵宪为他作了四首挽诗，其三云：

毕相伊侯早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
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

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
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讲的就是联俄立约这件事。全诗先对死者表示推崇，将他和俾斯麦、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但是接着就指出：后来罗刹“黑风把他吹上了“亲豺虎”的错路，中俄密约使得赤县神州落到“割地行成”的困境；而这位与“毕相伊侯早比肩”的人物却还沾沾自喜，自以为给国家争得了“二十年无事”的“天下太平”。这是多么深刻的讽刺！古人论诗，所谓“婉而多讽”，黄遵宪足以当之矣。

“中国之大患终在俄”

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观点：中华民族的最大危险，总是来自北方。自从沙皇俄国的熊爪向东伸到中亚和远东，这种观点就越来越使某些人觉得有道理。因为：

（一）从地理上看，俄国已经成为唯一与中国直接接壤的帝国主义国家。

（二）“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毛泽东语），“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斯大林语）。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对内政策的产物，沙皇俄国于是就成了弱小民族最凶恶和最危险的敌人。

* 罗刹，本为梵文“恶鬼”之对音，清初用作“俄罗斯”一词之译称。黄氏此诗，语意双关。

(三) 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之一，是它的暴力机器特别具有反人道和反文化的性质，因而特别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象波雅科夫率领的哥萨克队伍在中国达斡尔地区一连杀死和吃掉五十多个人这类“俄国式”暴行，在世界上毕竟是少见的。

近代史上持上述观点的人，有范文澜称之为清代“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则徐。他在抗击英帝国主义失败后被谪戍新疆，亲自感到俄国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曾经说过：“百年后，为中国患者，其惟俄罗斯乎！”

持同一观点的人，还有毛泽东称之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严复。他在三国干涉还辽后“联俄”之说盛行时力持不可，说：“甲午以还，彼族常以剖分支那为必至之事。……以远近形势言之，俄于支那，其情亦与各国异。故中国之大患终在俄。”

然而，自命为对“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的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却来了个一边倒，力主联俄。他仰承慈禧太后的意旨，与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勾勾搭搭。此时俄国因怕日本独吞朝鲜、满洲，妨碍自己实现在远东的侵略野心，曾经联合德、法阻止日本割占中国的辽东半岛。这件事情成了李鸿章在中日战败下台后东山再起的资本。1896年五月，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中俄两国最高当局心照不宣，由李鸿章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名义前往致贺，在彼得堡秘密签订了“中俄密约”。于是联俄的主张成为事实，中国的东北从此逐步落入俄手；后来日俄两

国在中国领土上一场大战，日本又取代了俄国在南满的地位。李鸿章“引狼入室”，认为可以驱狼制虎，结果却是狼虎一齐来吞噬中国人民的血肉。

李鸿章为什么要联俄？如果从他的思想上找原因，就是（一）依赖“保护伞”，（二）想玩“外国牌”。

依赖“保护伞”的病根，在于害怕本国的人民。因为害怕本国人民，所以就感到“军民全不足恃”，自己断非外国的对手。李鸿章1874年对中外形势的基本看法是：“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似觉防无可防矣。”“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既然自己如此不堪一击，敌人如此不可抵挡，自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盟邦”身上，躲在外国的“保护伞”下过日子了。

玩“外国牌”，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以夷制夷”，这是从封建主阶级长期统治经验中“继承”下来的一种权术。李鸿章前半生同太平军和捻军作斗争，施展欺骗愚弄、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等手段，捡得了不少便宜。但是，帝国主义列强这些“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战略、策略水平，比李昭寿、郜云官等要高明一些。李鸿章虽想“以夷制夷”，却如鲁迅所说，“‘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于是所谓“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完全成了自欺欺人之谈。列强看到俄国得手，唯恐在瓜分中国时落后，立即据

起了要求中国割地的狂潮。德占青岛（胶州湾），法占湛江（广州湾），英占九龙、威海，都是中俄密约签订后一两年内接连出现的事情。

黄遵宪毕竟是维新派，他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看法，比李鸿章要正确得多。他很早就认识到沙皇俄国的反动性和危险性，发出过“豺虎在有北”的警告。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部分洋务派，盲目崇拜外国的力量，一味依赖外国的“援助”，不坚持本国的独立，不珍惜本国的主权，硬要把敌国当成“盟邦”，把豺虎视为兄弟，结果国家成为列强的鱼肉，自己也落得个千古骂名。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中的一次惨痛的教训。

从欲盖弥彰到大白于世

关于中俄密约，当时两国当局讳莫如深。本书编译者对李鸿章一头栽到俄国怀里不以为然，用揭露的笔调记述了双方欲盖弥彰的一些情况。如：

使节初抵码赛埠，即有俄国某亲王奉其皇命出境远迎，旋即同舟共济。闻诸俄亲王言：“傅相所奉国书，备道中俄交谊之厚，不及其他。我俄亦不欲别立盟约，反致多生枝节。惟愿实力维持中国，不任他国凌逼，更不许他国割取寸土。盖期保华者，即以保俄也。”

*

英国《士丹特报》云：闻诸外部侍郎古尔逊云，李中堂行篋中，虽未闻其有中俄密约，然似操议约及画诺之权。又闻中堂语人云：“中俄实无密约，惟俄国之鲜卑（原注：

即西伯里亚，又作悉毕尔）铁路，许其假道满洲以达海口耳。”（原注：琿春欣，旅顺口、大连湾欤？似此语气，殊浑沦也。）英国各报皆谓：所以虑中俄之有密约，即此事耳，今中国已贸然许俄，天下事尚可为乎？

*

四月十三日，英伦电报云：法人某谒傅相于俄旧都，即问来欧之意。傅相语之曰，“贺俄升冕，无待赘言矣。仆更将博考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至于华之与俄，实无密约，惟交谊之固，则诚如胶似漆耳。……”

除此之外，因为对签订密约的内情无从得悉，本书中也就无法加以叙述。

《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卷下附有当时《字林西报》发表的“中俄和约”十二条。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中俄密约。真正密约的中文本，一直作为绝密件，存在原来清政府后来中华民国外交部的档案库里；二十五年之后，才首次钞出，交由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宣读。接着，苏联政府又全文公布了密约的法文本，其内容始为众所周知。（在这以前，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曾于1911年向伦敦《每日电讯报》透露过密约的基本内容，但未被中俄官方承认。）1966年，在台湾又影印了密约的中文本（见本书插页）。

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从总号第215期起，连载李宗侗（清朝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孙）的遗著《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与签订》。文中发表了作者称为“海内孤本”的李鸿章使俄期间与军机处的往来密电（以下简称“李氏密电”，

这些电报皆用特殊密码，由军机大臣亲自翻译，进呈御览后不再载入电机处档册，故后人无从查考），于是密约条文从初稿到定本的演变过程，也已大白于世。

现将中俄密约中文本及序言照录于下，谈判过程中重大修改之处另在括弧内注明：

大清国大皇帝陛下暨大俄国大皇帝陛下因欲保守亚洲大地现在和局，不使日后别国再有侵占之事，决定订立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第一款 日本国【初稿此处有“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八字，俄方删去】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土地”初稿作“属地”，中方提改】，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款 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中方提议末尾添“如非敌国，不在此例”八字，俄方不允。】

第三款 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第四款 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国家允于”六字初稿作“议于”】中国【“中国”二字中方提议加入】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威。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其事可由……”句俄方初稿作“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第五款 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

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该铁路运过
境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藉他故停留。【本条俄
方初稿作：“无论和时战时，俄国可用上款所开之铁路运兵、
运粮、运军械。”中方议删，俄方不允。】

第六款 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合同批准”初稿作
“所让之事”】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
个月以前，由两国再行商办展限【“届期……”句为初稿
所无，系俄方增入】。【本条中方议删，俄方不允。】

事实上是，清廷和李鸿章希望签订的只是一个防止日
本侵犯的军事同盟互助条约。但俄方一定要中国允许俄国
通过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威”，“无论和时战
时”，俄国均可用这条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以此作
为实行军事互助的条件。这样，在日本还没有来侵犯的时
候，中国的土地和主权就已经“应允”俄国来侵犯了。

“背信和昏愤奇怪地混合在一起”

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固然是慈禧太后和李鸿章
错误的外交路线的产物，但更是沙皇俄国精心策划的侵略
阴谋。

代表帝俄与李鸿章谈判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即
书中所称“户部大臣卫德”）死后发表的回忆录（我国有
商务印书馆1979年节译本，内部发行），透露了当时帝俄
君臣密谋对付李鸿章的一些情况。回忆录写道：“那时登位
不久的尼古拉皇帝，正急欲在远东扩张俄国的势力，……
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维特就是尼古拉

扩张政策的执行者。

维特承认李鸿章“十分率直而且认真”。“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要算这些人（指维特一生中接触的政治家）中很卓越的一个。”当维特在谈判中提出由俄国通过满洲修造铁路时，“李鸿章立即表示了反对”。但是，这个老奸巨猾的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李鸿章想“联俄拒日”的心理，向李表示：“我们既然宣布了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在将来我们也要遵守这个原则。但是，为了保持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给中国以紧急援助。俄国的兵力目前都集中于欧洲部分，在欧洲的俄国和符拉迪沃斯克（海参威）没有用铁路同中国连接起来以前，我们就不能进行这种援助。”接着，尼古拉也秘密接见李鸿章，进行威胁利诱，终于使李鸿章接受了俄国的要求。

中俄密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尼古拉和维特一手炮制出来的。李鸿章虽也曾企图对俄方提出的草约条文略加修改、限制，但基本上都被驳回。“弱国无外交”，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维特在回忆录中还叙述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在这儿引述一下也许不会是多餘的：由俄国外交大臣起草的中俄密约第一款，本来规定中俄军事同盟要对付“日本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维特认为这会使俄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于是向沙皇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这几个字。沙皇当然完全同意。到条约签字那一天，双方代表已经坐到签字桌旁时，维特突然发现正式文本上这几个字仍然没有删

去。他大吃一惊，立刻将主持仪式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叫到一旁，小声告诉他这件事。维特写道：

……他却一点也不惊惶。他看了看表，那时是十二点一刻。他轻敲了几下，招呼侍役，然后转向会场道：“时候已经过正午了，我们去吃午餐吧，然后我们再在协定上签字。”

我们于是都去进午餐。只有两个秘书在我们进午餐的时候，又将文件誊录了一遍，并作了必要的改正。午餐前已经传阅过的两份文件，被悄悄地用两份新的抄本换掉了。在这两份新的抄本上，正式由一方李鸿章、另一方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我签了字。

清廷和李鸿章既然想引俄为援，当然希望“保护伞”保护的范围宽一些才好。俄国君臣起初也暗示李鸿章，俄国的援助不会仅只针对日本。据“李氏密电”，尼古拉二世在秘密接见李时，曾亲口向他保证：“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清廷也曾密电李鸿章：“倘中国西南水陆有事，俄国如何援助之处，亦应于约内叙明，以期周密。”“西南水陆有事”，显然不是指日本。结果，“智力和常识”都不错的李鸿章，居然堕入维特和洛巴诺夫串演的江湖骗子式的“掉包计”而不自觉，亦可哀矣。

结果，横贯中国东北的俄国铁路是筑起来了，铁路两旁由俄国军事占领的“特别区”也划出来了。俄国对中国的“保护”和“援助”又在哪里呢？密约签字的墨迹还未干，德国就向中国强索胶州湾（青岛）。李鸿章在北京两次

找俄国公使求救。尼古拉二世却在给德皇威廉的电报中说：“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您派遣舰队到胶州去。”俄国不仅不阻止德国占胶州，反而以“保护中国”为名先占了旅大。光绪皇帝责备李鸿章等人道：“汝等言俄可倚，与订约，许以大利；今不独不能阻德，乃自淪盟索地，亲善之谓何？”李鸿章只能免冠叩首，支吾以对。后来，维特在回忆录中总结俄国在远东的失败经验时，也不得不承认：“是我们自己违反了协定（指密约），才造成今日远东的局面。这是一件背信和昏愤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事。”

“背信”的是俄国君臣，“昏愤”的是清廷上下。事实上，俄国在打别人的主意的时候，总是十分“精明”的。它一贯的手法，就是用漂亮的言辞掩盖卑鄙的行动。恩格斯早已指出：“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今日新沙皇进行侵略扩张，不仍然是用的这种手法吗？

李鸿章听信尼古拉和维特骗人的鬼话，一意要“联俄”，“联”的却是这样一个背信弃义的国家，无怪乎连对他颇为同情的黄遵宪，也要埋怨他“老来失计亲豺虎”了。

“李二先生是汉奸”

黄遵宪的诗，不过表达了当时舆论对李鸿章的一种看法。从生前到死后，李鸿章一直就是个毁誉不一、众说纷纭的人物。

本书所载英美等国报纸的评论，毫无例外对李鸿章表

示支持。如《伦敦特报》所云：“中国大臣，不乏老成持重，而具大见识，开大智慧，展旋乾转坤手段，扶中国以趋前路者，断推中堂（李鸿章）一人。”《泰姆（晤）士报》甚至认为：“华人四垓（万万）中，实无其匹。”

而在李鸿章奉旨赴俄前两年内，也就是甲午、乙未之际，国内的“清议”却对他颇有微词。象吴昌言在《责偿和款议》中，即直指李鸿章祸国“之辱甚矣！率天下人皆欲食其肉。……经营三十年而一败涂地不可收拾至此，至今弹劾之封章、规谏之书札、讥刺之诗歌中外传遍，窃窃然争购之。清夜自思，又复何颜视听息于天壤间乎？”

“历聘欧美”后五年，李鸿章死时，清廷在“上谕”中褒扬他“匡济时艰，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而北京的市井小民，却把他和差不多同时死去的戏子杨三并列，拟了一副挽联：

杨三已死无昆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平心而论，李鸿章在咸丰、同治年间，不失为统治阶级中一个比较有能力、有见识的人。他由曾国藩引导登上政治舞台，也和曾国藩一样，都是利用太平天国革命军起、满洲贵族腐朽无能的“时势”造成的“英雄”。曾国藩死时，他送的挽联有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黍为门生长。”在反革命的事业和政治经验上，他确实可算

是曾国藩的“传人”。

咸丰以前，清政府无所谓“洋务”，亦无熟习洋务的“人材”。当轴者于中外形势既属茫然，更常因举措荒谬而贻误大局。如最近始行整理出版的《郭嵩焘日记》，咸丰九年三月初八日记云：

怡亲王来营，……入京换约之说始终不能改易。……
怡邸言奉旨密商 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
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

怡亲王载垣是咸丰最信用的皇族重臣。英法联军之役，清廷既不能取胜于疆场之上，又不能拒辱于樽俎之间，而在已经签订条约同意接受公使之后，却企图在英法公使进京时由官兵化装乡勇“悄悄击之”。这确实很难说是高明的做法。

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将帅”，比载垣之流要高明一些。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日的奏摺中说：“驭夷之道，贵识夷情”。他认为“和议已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尤属名正言顺”。“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学习西方的技术科学已成为“救时之第一要义”；“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曾的这些看法由李鸿章全盘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成为同光时期大办洋务的理论基础。李鸿章分析中外形势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的观点。他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

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如果李鸿章从这个观点出发，真正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那么，即使这种学习仅仅停留在“坚船利炮、通商惠工”的水平，以他的地位和影响，也是能够为中国的进步作出贡献的。可是他并没有真正走上这条道路。他和曾国藩一样，是封建社会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的乳汁哺育成人、太平天国和捻军战士的鲜血喂养强壮的“当朝一品”人物。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即使能够看出西方国家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却不能也根本不会去寻求西方资本主义“强”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根本原因，更谈不到“变”封建统治之道，“通”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情。

对于洋人，他们是既害怕又羡慕。怕是怕洋人“无父无君”，万一“助贼（指革命人民）攻我”，“足为中国腹心之患”。羡慕的是洋人“器械精坚”，“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他们主张“变通”，提倡“救时”，都是为了巩固封建专制制度，而不是为了改变这个制度。他们的“洋务”，和怡亲王的“悄悄击之”，只是策略的不同，而无本质的差异。盖棺论定，李鸿章确实是清室眼里的“忠臣”，人民心中的国贼。

对洋人“老老实实”的结果

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所上《筹议海防摺》

中说：“臣虽愚闇，……惟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复刘仲良中丞》书中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其自负如此。

究其办理外交的根本诀窍，不出他自己所说的“羁縻”二字，也就是牵萝补屋，能妥协则妥协，能利用则利用。这个诀窍，同样是从曾国藩那里继承来的。据曾国藩孙女婿吴永（渔川）《庚子西狩丛谈》所记李鸿章亲口说的一段话：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曾国藩的“一言”是什么呢？就是只能用“老老实实、推诚相见”的态度和洋人打交道。因为“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做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

弱肉强食是帝国主义的“公理”。“没有实在力量”的弱国，在强敌压境的时候，“虚强做作”固然不行，“老老实实”难道就能够不吃亏吗？李鸿章一意“联俄”时，对俄国总算是“老老实实、推诚相见”的了，结果临到签字桌上，还被维特和洛巴诺夫掉了包。中俄密约，贻惠及于雅

尔达会议，能够说“不至过于吃亏”吗？

其实，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并不蠢。他们在洋人面前如此老老实实，完全是因为他们要在国内与人民为敌，所以不敢再开边衅，怕陷于内外夹攻的困境。曾国藩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摺》中，虽然也说“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华有难，中华当之”，不主张让洋兵“助剿”内地。但最后还是表示，万一洋兵“不约而来，实逼处此”，则“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因为“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也。

李鸿章深得此中三昧，他在一封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羈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曾国藩立即复信道：“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结果，在这边是着意“羈縻”，在那边却既要图利争势，又欲夺我土地。密约签成，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直至东北全境，一度都落入了俄国的熊爪。这大概是“抱定一个诚字”的“曾文正公”所不及料的吧！

至于洋人，当然欢喜对他们“老老实实，推诚相见”的人。本书所录西人评论，对李鸿章很是捧场，捧的便是这一点。例如《颇使得晨报》便说：“夫求人才于中国高爵厚禄之中，复能洞悉友邦冀望之事，知若何因应而睦谊斯敦者，惟直隶总督（李鸿章）一人而已。”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府，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希望李鸿章在中国掌权。（英国因李鸿章过分“亲俄”而对他有些不满，但在支持李氏

当权这一点上也从未改变过态度。)

李鸿章的联俄政策，慈禧太后实主使之。李氏赴俄前请训时，太后屏退左右，同他密谈“至半日之久”。丙申八月，李“历聘欧美”归来，九月太后即降旨令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本书《归轺新论》记：“伦敦露透电报总新闻馆接北京访事人电信（报告李鸿章被任命），以为其职如各国宰相之管外部，凡与外国交涉事件，得以独断独行。从此中外无隔阂之虞，东西有会通之乐，……不禁喜出望外。”

但是，中国历史的时钟，毕竟不会由外国人随意拨转。李鸿章在专任外交时期，迎来了“赤县神州纷割地”的局面，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和“清议”对他的反对。后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洋）”，二虎之一便是李鸿章。戊戌年间，光绪与慈禧的矛盾激化。光绪对“联俄”本有保留，乃于七月诏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从此李氏又被投闲置散了两年。

《李傅相历聘欧美记》恰好在戊戌年成书，编译者美国人林乐知对李鸿章的不被重用深致不满。他在序文中说：“各国重视中堂，深冀其回华而后，优加信任，重畀大权。今乃以不费之身，听其为伴食之宰相；于是向有厚望于中国之外国，相与心灰意懒……”

两年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李鸿章又被慈禧太后任为议和全权大臣，与八国签订“辛丑和约”。这时候，俄国早已不“遵守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了。它利用中国的危

难，出兵占领了东三省全境，胁迫中国与俄另立条约，承认东三省全属俄国势力范围。这件事情，全国士民痛心疾首，誓死反对，李鸿章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据梁启超叙述，他“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终于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九月二十七日死于北京贤良寺。据说在他“吐血大渐”时，俄国公使还闯入他的病房，催他在条约上画押。同俄国的条约，成了他的催命符，也可以说是他“老来失计亲豺虎”的报应。他自诩“涉历颇久，知之较深”的洋务，早在甲午年间便已一败涂地，至此则和他本人一道寿终正寝了。

*

本书原名《李傅相历聘欧美记》，由上海广学会于光绪己亥（1899年）印行，完全取材于西方报刊，编译者则为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和中国人蔡尔康。

广学会成立于1887年，原名同文学会，英文称“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直译为“在中国人当中广泛传布基督教及普通知识的团体”。

林乐知于1860年由美国监理会派遣来华，直至1907年去世。他在本书序文中说：“鄙人寓华垂四十载，……自命为寓华之老友，而冀逆旅主人有孳然而兴之一日；因而出其所知所能，著书作报，冀邀乌莛之俯采。”这是他自己所说的在中国“著书作报”的目的。

林乐知此序作于本书印成的前一年，也就是著名的戊戌年。在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中，林乐知和广学会的督办（总干事）李提摩太，曾经起过不小的影响。只需要举出以下的事实就够了：光绪皇帝为了参考“西法”和了解“西学”找来阅读的一百二十九种新书中，广学会编译出版的占了八十九种。而维新派的政论总集《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所收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论文共三十六篇，比康有为本人的篇数只少两篇。

当然，林乐知、李提摩太毕竟是西方国家的教士。他们在中国提倡西学、赞助维新，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把中国“改造”成为能够使西方人士“感到满意”的国家。所以，本书反复宣传中国要向西方“开放”，一再表扬象李鸿章这样同西方“亲善”的人物。这些，当然是应当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但是，本书收集了大量关于李鸿章“历聘欧美”的报道和评论，颇有历史价值。在对待帝俄暴政和“联俄”政策的态度上，全书也保持了与黄遵宪等维新派相似的观点，不以李鸿章“亲豺虎”为然。《俄国庆典记略》一节全文译载了法国报纸刊登的致沙皇的公开信，就是一个例证。

还有一种《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又名《节相壮游日记》），卷上记事多与《李傅相历聘欧美记》相同而颇简略，卷下所辑时论则极少重复。今将其卷上多出的若干节，用仿宋字排在有关段落之后；卷下则仅删去重复的两节，附于卷末，亦用仿宋字体以示区别。

所有辑录、标点、注释的工作，都是云南大学中文系七八级一位学生张英宇利用两个假期在北京做的。插图除中俄密约和书影外，也是她在丁克刚先生指导下从当时英文报纸上找到，并译出说明。发稿以前，我和她从未见过面，开始听说是位姑娘在做这些工作，很有些担心。后来稿子寄到，事实证明我开头的担心是多馀的。《走向世界丛书》的采辑和整理，很感谢关心它的同志们大家帮忙。而象张英宇同学这样的青年人来参加这一工作并作出成绩，就尤其值得高兴了。

林乐知序

中国曷为而有头等钦差大臣远使泰西也？曰：将以贺俄皇加冕之喜也。西国新君除丧即吉，群臣恭上尊冕，威仪肃穆，典礼崇隆。越在近世，英君主践阼，以巾幗而膺玉藻，史乘尤艳称之。顾亦有崇实黜华，雅不欲举行是礼者；德国今皇，此其选也。光绪丙申，俄国聂格尔第二^①皇即位，率循旧典，扬厉铺张。先期遍请五洲万国君王，同襄盛事。中国亦预接俄礼官公牒，乃谋使才于译署王大臣。或谓：各国皆特简懿亲，代君申庆，同一纡尊降贵，我国家礼亦宜之。或曰：不然，中国天潢贵胄，向惟遇扈

^①聂格尔第二：尼古拉二世。

躅、视师等诸大事，间或一出都门耳。今欲使之远涉重瀛，微论情谊中睽，体制究嫌未合，非计也。然则有曾任出使大臣如张樵野侍郎诸公在，简书载道，当不致陨越貽羞欤？顾议者又曰：否，否！俄人素昵于我，日本难作，俄更纠德法二国代返辽东侵地。中国方将遣一介行李，往展谢忱。况今值其君庆典之开，又承折柬相招之雅，若仅以卿寺等官往，周旋于各国贵戚之间，恐非所以示永好。则奈何？无已，请以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合肥李仪叟傅相，充头等钦差大臣出使俄国；且先由译署备文，遍告各国驻使，分别转电本国。彼都人士，类皆欣喜过望，且深冀傅相之惠而好我，得亲东土之伟人。其在宏通博雅者流，闻傅相之衔命而西也，则作而曰：俄国举行加冕大典，中国亲王不能往贺，降格而思其次，微合肥其谁与归哉？

合肥之在中华也，勋名鼎盛，天下皆知。迹其生平，屡膺重任。中国荣光四照，惟合肥从而增之。今虽精力渐衰，不足以敌蕞尔之日本；然胜败第兵家常事，微瑕不掩全瑜。窃料身入俄都，俄人必特加优礼。是岂徒代君行事，敬其为头等钦差已哉？俄礼即毕，则移节至德法英美诸国。是诸国者，素皆以商业著名者也。且其人之曾至中华者，商贾之流无论矣，上而钦使领事等官，次而游历人员，无不知有李中堂，更无不目之为良友；一旦越重瀛而戾止，投桃报李，分在则然。然在合肥视之，则不过从公之外事耳！

各国更有以合肥为中国之明哲之冠者，今竟垂老远游，

必有益于我两国之睦谊。故公家必待以上宾之礼，绅商亦必竭诚尽敬，一申其愿见之忱。然其深意之所存，华人殊不可误会也！

中国广土众民，威望著于四远。今之专使，即或有不逮李中堂者，各国亦将推敬华之心以敬之，而况其为李中堂也？一也。西国通例，皆以头等钦差承代君行事之任；故各国朝廷之优待专使者，即所以优待其国之君王也，二也。各国商人之震于诸葛大名者，皆以为中西商业之广通，端惟李中堂是赖，今苟以盛礼款迎，必于我业大有裨益，三也。外人多望中国之中兴，以成天下太平之局；而知李中堂实能操中兴之管钥，且能洒前耻以显今荣，故不视为已敝之相臣，而视如将兴之元老，四也。此四端者，华人苟了然于心，则知中堂之获敬于外人，实为中国增荣之渐；中堂亦喜动颜色，而以幸不辱命为荣矣。呜呼噫嘻！又岂料历聘而归，中国待之乃竟如今日乎！

然鄙人所私忧过虑者，不但为合肥一身惜也。惜夫外人相率闻风，无望于中国之中兴，即不免于欺凌之四起也。何况中堂为各国尊敬之人，中国乃置散投闲，实不啻开罪于各国也。各国重视中堂，深冀其回华而后，优加信任，重畀大权。今乃以不贲之身，听其为伴食之宰相。于是向有厚望于中国之外国，相与心灰意懒，而益以证中国之积衰，藐视即相因而起。嗟哉！中国亦尝知之否乎？向者，外人以华人之未有所知，遇事每曲为容忍。幸而通材远至，一一呈请察阅。固知中堂重入都门，必将转告于墨守之辈。

今乃不蒙清听，则是无可救药，无可冀幸。分华之议，或即由此而生，未可知也。

或曰：中国以中堂为不足用，故姑舍之耳，非以新法为不足重而轻弃之也。然专就中堂言，中国之败，不能专为中堂罪。中国素有鄙薄外人之意，不屑简使出洋。迨至无奈而修通好之仪，爰有奉使诸公，目击外洋全盛之谟，不能不默识于心，或更笔诸简册。盖自美国蒲安臣大臣以迄于李中堂，皆如此也。乃中国于其所知之事，笑为海外奇谈；于其所著之书，竟至劈其板而焚其纸。是避明而就暗也，自愚以愚民也。京中之满汉大僚，尚夜睡而闭其目也，华事尚可为乎！

若与李中堂交战之日本，则大异矣。日本伊藤、井上诸人，年齿皆弱于中堂也。然而在王所者，皆远胜于中国之京官。其人于三十年前，早已旷观外事，共知不改之必败，因而遇事力行。中堂乃只以一人之力敌之，夫安得而不败哉？噫吁嘻！吾用是益为中国痛也！中国略知外事，实与日本同时，假使亦于此三十年中有进而无退，日本方敬畏之不暇，岂敢辱及中堂？无奈自视过高，而以蛮夷待欧美，故外人之所述不足信也，甚至本国遣出之重臣，亦斥其书为妄诞。凌夷以至今日，其咎果谁属乎？乃专以咎中堂乎？中堂历聘名邦，行篋中度必有纪述，而以愆于往事，不敢寿诸枣梨，鄙人尤窃有憾焉。

鄙人寓华垂四十载，虽无与闻国政之责，而业既具有耳目，岂能无所见闻？今作此书，以纪此事，非有所干求

也。惟自命为寓华之老友，而冀逆旅主人有淳然而兴之一日。因而出其所知所能，著书作报，冀邀刍蕘之俯采，有益无损之事，庶几即在其中。至若李中堂者，鄙人更久不与通音问，今彼此皆已斑白，岂复有所贡谏？总而言之，实悲中国不迎已至之光，而自甘居漆室也。鄙人前作《中西关系略论》，业已大声疾呼。乃空山之中，徒弹琴而向明月，伤心怵目，匪今斯今。然终抱不忍绝望之心，业既别著《中东^①战纪本末》三编，今复重为此译。或者华人不悦于彼而悦于此，如屈原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则余心其稍慰矣乎！

光绪二十四年（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岁在戊戌春王正月，美国林乐知序，上海蔡尔康译。

^①中东：“中”指中国，“东指日本”，“中东”即“中日”。

李瀚章序 (原载光绪丁酉上海石印本《傅相游历各国日记》)

仆犬马馀年，衰病无状。仰蒙放还故山，主恩岁月，臣疾烟波，于愿已足。

早岁中日之役，每闻客自关外来者言边事，未尝不作祖士雅闻鸡之舞。心旌奋飞，几欲投袂而起，不自知其病在床也。良以世受国恩，图报之情不能自己，且不知其不自量力。

今年夏，仲弟少荃衔命使俄，并游历泰西诸国，道出沪上。适仆亦就医于是，相见甚欢。偶忆坡仙赠子由“误喜对床联旧约，不知飘泊在彭城”之句，则又惨然者久之。

嗣得来书，亦既平善还朝述职，私心愉慰。顷儿辈以其游记一册呈览，翻阅一终，恍若身历其境。乃呼儿辈使来前而诏之曰：“若等当知尔叔父之辛勤以报于国、忠于君者，皆克绍先大夫未竟之志，即孝于亲也，其勉之哉！”

安所得我中国富强，四夷宾服，仲弟功成身退，任吾兄弟如六十年前，相与钓游于逍遥津畔。不识果有若是之

一日否也？ 阁笔恍然。

丙申十二月，筱泉。

碧萝仙序(原载天津绛云轩本《节相壮游目录》)

合肥爵相，当代伟人也。处泄泄沓沓之时，言之未必果行，行之未必能久；而拯济时变之心，遂末由以自见。谤者十九，誉者百一，虽知之而终不自辨；夫亦无可辨，无能辨。吁，悲已！

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强大逼处，互争自强之胜算，已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人利器而我顿芒，正不知操何术以自善。然闭关谢使可也？试问强邻及，自返能乎？我俯首合掌，安禁彼不拊背而扼吭？

拂睫四顾，俄路入奉，法路入广，英、意由缅甸矣；若德若奥，从之取鹬蚌利矣；美虽自完，而睹兹六合，安必不越雷池一步？星罗棋布诸小国，强于日本者正复不少。俯仰往事，心为悸而胆为寒。

亟亟者，舰台利械，固已。而当务之急，若西学，若铁路，若邮政，若电线，若制造，皆不可以一息缓之。数者，我十驾以追之，犹恐如弩之蹶驥。日安而月侈焉，谓_之何？

“否”者“泰”之机，“剥”者“复”之渐。如中东一战，机也；爵相西来，渐也。何以言之？文设科，武整军，得此已足，正不知其究竟。数十百年之酣梦，不图以一战醒之，谓非机焉，得乎？而犹不知所措手也。以贺俄便，得爵相历欧美，亲撷其学问政事，归而述之华，举所见闻，以实见诸施行。由弱渐强，由瘠渐腴，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得是编记游，其大而要者详，如密约、加税是也；其细而琐者亦复不略。所以采色泽以娱观者乎？非也。正以见西人之重爵相，传之中华，使誉者扬眉，谤者钳口，得使爵相言之必行，行之必久。爵相不自辨，而不啻代辨之矣。余嘉是书之成，有系乎政治之大，是为序。

光绪丙申十一月中浣末夕，碧萝画沙。

聘俄记

专使记略

光绪丙申四月月幾望（西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廿六号），俄罗斯国聂格尔第二新皇加上尊冕，欧美同盟各国俱遣亲贤重臣往申贺悃。中国之得返辽东侵地也，俄有力焉。至是，钦命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合肥李仪叟傅相充头等钦差大臣（西例，头等钦差代君行事，至尊贵也），特赴俄国木司寇故都（《圣武记》作莫斯科，沿用《泰西新史揽要》译文），降贵纡尊，胥欢敦睦，礼也。

头等钦差
代君行事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一页〕合肥李傅相，早入词林，壮膺专阃；黑头端揆，黄发兼圻，扫南部烟霾，作北门锁钥，老成硕望，固环球五大洲所仰望而寤思者也。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号，为俄皇加冕期。泰西各国，均遣亲王、大臣往俄申贺。

皇上特命傅相为头等钦差大臣往贺，因而遍历欧美。观西人之礼待优隆，知有以履其仰企之素怀矣！

是年正月十八日，傅相陛辞。皇上念垂老远行，恩赏公子仲彭部郎（经述）三品衔，随节出洋，以便侍奉。枢垣诸公，复以长公子伯行观察（经方）曾任泰西参使，继充日本钦使，熟谙交涉事宜，遇事可资赞助，奏蒙恩准，一并随侍。

廿二日，傅相抵津。旧日属僚，重叩起居，同深欢忭。直隶总督王夔石制府（文韶），天津西人
设宴洗尘顺天府府尹兼督办铁路大臣胡芸楣京兆（燠菜），与天津司、道，暨天津税司德瑾琳、北洋大学堂总教习丁家立^①以次西国官绅士商人等，排日设筵，以洗尘而兼祖道。

廿七日，傅相乘“海晏”轮船南下。

三十夕亥初，船抵吴淞口。炮台及中西各兵舰均鸣敬炮。各营兵列队海滨，齐放排枪，海波欲沸。“海晏”即暂泊三夹水。如月朔辰初起旋，驶过陆家嘴角，水师艇炮声大作。少焉，泊法租界金利源码头。各国兵舰中弁兵，均鸣炮站桅以申敬。沪防各营兵勇，各出入成队，跪接江干，排枪之声，数以万计。在沪文武印委各员，均登舟递手版。法捕房克捕头戎服佩刀，督率中西探捕，在码头左右弹压，

^①丁家立：丁韪良的汉文别号。

并派捕沿途警卫。

三眼花翎
黄马褂

辰正，傅相命驾登岸。冠飘三眼花翎，身穿黄马褂，轿安紫纒，皆异数也；而又童颜鹤发，精神如文潞国当年。夹道聚观者，如潮如海，莫不肃然起敬。巳初，入天后宫侧行轅，即请会新任云南巡抚黄植庭中丞（槐森）。

俄而，大北电报公司送到美法德奥诸君、相电报，各邀节相过临游览。而美洲坎拿大^①英总督电报，更请任择坎拿大公司三轮船（坎拿大公司有往来中印日美之三轮船，一曰“中国皇后”，一曰“印度皇后”，一曰“日本皇后”，盖西例以是为敬其国也）往游，不取舟金。于以见泰西诸国之倾慕傅相，出于至诚。异时持节遍游，中国光荣，增十倍矣。

傅相之出洋也，将乘法国邮船（俗称为公司船）。是日适值开班，于事本觉局促。且知上等舱位已为日本贺使山县伯爵（有朋）预占，不便更动，故遂小作勾留。各国驻沪领事先后乘暇晋谒，傅相均命升炮迎入，淪茗倾谈。

日本贺使
已占上舱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三页〕初二日，法总领事吕班君来谒。

初三日，英总领事韩能君来谒。

^①坎拿大：加拿大。

初三日，前台湾巡抚邵筱村中丞（友濂）拜会。其余入谒诸华官，傅相逐一垂询，无不恰如其分，具见经纶怀抱，龙马精神。

初四日，上海招商、电报、织布三局，假前办招商局事、前广东候补道张叔和观察（鸿禄）之味菴园，公宴傅相。

初六日，傅相出轍答拜上海各国领事。领事均飭人挡驾，辞不敢当，盖待头等钦差之礼也。是晚，傅相赴法总领事晏君之宴。

初七日，上海道黄幼农观察（祖络）率地方官，再宴傅相于味菴园。

初十之夕，美总领事佑尼于君，宴之于礼查客馆，兼请金昆前两广总督李筱荃制府（瀚章）、伯行仲彭两公子暨各随员。美国水师提督同在座中，亦上客也。而中西各官暨西国命妇闺秀士商人等追陪筵座，尤为一时盛会。是日，朝鲜贺使闵永焕到沪，亦将附船往俄。

朝鲜贺使
附船前往

十二日，俄总领事聂鼎君宴傅相于其馆。

十三日，上海绅士、前署陕西布政使王竹鸥方伯（承基），与傅相同乡龚景张太史（心铭）、刘丙卿观察（世玮）、黄静园太守（镇心），约会皖中官绅，三宴傅相于味菴园。

十四日申正，相节出自行轍，至法邮船公司码头。各华官候送于道左。傅相降舆，登公司渡客小轮船。各西官均投帖恭送。华兵西捕罗列成行，码头左右数十丈，几无隙地。随员伯行仲彭两公子、兵部主事于（式枚）、记名海

关道罗（丰禄），分省补用道塔（克什纳）、候补知府联（芳）林（怡游）、候补同知薛（邦酥）、直隶候补知县柏（斌）、候补县丞麦（信坚）、北河试用县丞张（柳）、分省试用县丞洪（冀昌）与在沪候送行旌之各华官齐集码头，分坐“钧和”兵船、“普济”商船，同时展轮。营兵开放排枪，声若贯珠。浦江各国兵轮，仍鸣炮以申敬。比宪舟驶向吴淞，泊于邮船旁，傅相即与各华官话别，而率随员暨出洋游历兼以省

李提摩太
同船启程

亲之龚怀西太史（心钊）偕上邮船。广学会督办李君（提摩太），适以劝捐本会经费回英，同舟共济。

十五日未初，邮船高揭龙旗及头等钦差大臣旗，展轮驶出吴淞口。炮台暨中西各兵舰，亦共鸣炮送行。一缕轮烟，遂指香港海程进发。

初，傅相之受命使俄也，英国驻华署使探问行程，知将由香港而西，遂电致香港总督（英国派驻香港、新嘉坡等处重臣，适如中国巡抚之职。乃历来译者，皆误称为“总督”。一旦毅然改正，人必以不误为误，甚或疑为别有一官，反淆观听，姑沿用之，然名实不可不正也，因附注之），议行款接礼。迨傅相至沪，既接港督敬迓电函；俄而西贡法总督、新嘉坡英总督亦各传电奉邀，傅相已皆心许之矣。忽闻香港时疫初萌，各海口将颁禁例（西例最严疫禁，凡船自疫地来者，必先遣官医查验，若有沾染，即不许起卸客货。其经过疫地，船中有客曾登彼岸，禁亦如之），乃就沪电复港督，先谢邀游盛意，继申防疫实情，末言若使西贡

等处并无嫌疑，极愿应召而来，一见颜色。港督随电问西、新各总督，未据移覆，盖各处皆需妥商公董，总督不能独断独行也。及知使旌已发，香港即预定奉迎仪注，及娱宾投辖各事宜。

香港防疫
不拟登岸

十八日，法邮船行抵港外。为防疫故，未敢近岸。而港中已接法英辖境复电，谓可通融办理。港督喜甚，专使登舟函告。然邮船主尚欲限制登陆人数，傅相遂婉转坚辞。（香港华文日报备纪迎宾盛事，端严伟丽，令人神往；及闻使星移度，皆不禁爽然若失也。）

二十二日，傅相安抵西贡。法总督传命炮台，以头等钦差之礼升敬炮，且亲自登舟道乏。仪文隆重，得未曾有。

二十三日，法邮船自西贡展轮。

二十四日亥正，行抵新嘉坡。鸣炮欢迎，一如西贡。驻坡中国领事迎诸口外。英总督本与傅相雅相知爱，至是先遣材官祇候。

二十五日，傅相登陆，为总督之上客。一切礼节，应有尽有，不亢不卑。翌日，英督又亲登邮船，恭送行旌。

英都《伦敦日报》云：傅相行经西贡，法总督止而觞之。既卒献，主人称觞祝客。傅相离席，举觞致词曰：“愿饮使君之福，敬祝贵国日新月盛。本大臣往俄道贺，为使君所洞悉。而缘是得过贵境，则彼此皆甚喜也。本大臣今往爱烈珊德^①海口，

西贡宴会
席上致词

^①爱烈珊德：亚历山大。

登俄廷远迎之轮舟，而抵洼叠沙^①海口，改乘俄皇郊迎之轮车，直达彼得堡。一俟大礼告成，星夜驰往德国之柏灵^②暨贵国之巴黎，贡呈道谢去年助还辽地之国书。今日愿先谢使君及在席诸君亲密逾恒之至意，更以盛饯之情电告总署，而请使君以贱名电谢贵民主^③。”法总督敬谢不敏，握手珍重而别。

（按：傅相出洋以后，所过口岸，皆飞电传报平安。既入俄境，俄廷特遣御舟从海道远迎。及将遵陆，又派朝车从铁道恭迓。其抵木司寇旧都也，则为傅相预设行馆，一切供张，必精必备。且舟车旅邸之资，亦皆无须给发。较款待五洲万国之贺使，优礼有加。中国声灵，于斯为盛。然亦惟傅相之勋名品学，始足以副之也。）

贈予俄皇
之宝星

（又按：傅相奏奉俞旨，电囑巴黎，预铸头等第一宝星一座，专送木司寇。闻将俟恭贺礼成后，特传大皇帝之命，贻俄廷以表睦谊。宝星形制，具载使相所辑之《各国通商条约类纂》。此座宝星，更遍缀金刚钻石暨珠宝之属，计值白金万两，想见典丽裔皇之盛。）

（又按：朝鲜正使闵泳焕、副使严致昊与其从官，于二月二十九日，自上海附法国邮船，航海往俄申贺。）

①洼叠沙：敖德萨。

②柏灵：柏林。

③民主：总统。

俄 招 记 略

三月十八日，伦敦露透电报总新闻局^①专电上海云：俄廷知李中堂使节将抵洼叠沙海口，饬备款迎仪注。望日，中堂舟至，俄官迎之，致敬以尽礼。

俄都彼得堡书言：西历四月二十七号（华三月十五日），李中堂舟抵洼叠沙海口，二公子及各随员从焉。俄国陆军元帅率文武各官，同登御船，恭迎使节。少焉，傅相登岸。俄兵列队护送，导以中俄旗帜，佐以亚欧音乐，迤邐而至行馆，仪文隆异，得未曾有。且使节未到之前，业已预备妥洽，码头左右，升旗挂彩，色色鲜明。使节既到，即由俄国光禄寺官致送慢首及盐，视为上客，俄行俄礼也。从码头至大客馆，沿途肃静无哗；面包和盐馆门之外，复有俄兵防护。是夕，地方官请中堂至戏园观剧。中堂精神甚好，神情甚喜。回念入口之前，俄船已遣炮船迎接，遂与是晨在海岸恭迎之兵士人等，一一加以犒赏。

二十日英都电报云：四月三十号（华三月十八日），李傅相持节入彼得堡。俄大臣奉命效劳，倍极撝谦。惟距加冕庆期尚有兼旬之远，故傅相暂不前往木司寇。

二十六日英电又云“五月四号（华三月廿二日），俄皇

^①露透电报总新闻局：路透社。

俄后在柴丝壳栖卵行宫^①延见李傅相，待以殊礼。按，欧洲国君多喜远居郊外，柴丝壳栖卵行宫之距俄新都，约一百五十里（以华程计）。

三月廿二日（西历五月四号），俄都彼得堡书言：中国头等钦差大臣李傅相衔命前来，代贺加冕大礼。本日，俄皇命以御厩之五马驾金朝车迎入行宫。主客大臣导就旁室，小憩片刻；傅相改穿公服，徐诣小殿，参见俄皇。皇降座亲迎，情文优异。傅相~~呈~~呈御书，并呈各种礼物，致词晋颂。俄皇谢而后受，即制词以答颂。既而互谈各事，欢洽逾恒。良久，傅相始兴辞而退。

俄皇俄后
行宫接见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六页〕二十二日（西五月四号），节相至柴丝谷栖卵行宫（去俄都一百五十华里。西国君主多郊居，谓得山川清淑之气，不止俄也）。主客大臣导就旁室小憩，易公服。诣小殿，见俄皇及后。皇及后降座而迎。节相向上三揖，呈递国书，并敬呈大皇帝遥馈俄皇“头等第一双龙金宝星”一座（法人巧制）、大烛奴一对、白璧一双、色丝顾绣大红毯一幅、古铜瓶一对（二千餘年物也）、嵌宝之砧蓝瓶碟各事，靡不异常华贵。其致词，则代大皇帝申谢俄皇拒日夺辽之美意，敬贺加冕上仪，更愿永敦辑睦。俄皇答谢大

光绪赠尼
古拉礼物

^①柴丝壳栖卵行宫：壳一作谷，即红村宫，记载前后重复。

皇帝，并劳使节。礼成而退。〔编者按：向俄皇呈送“头等第一双龙金宝星”一事，《历聘欧美记》在西历六月四号（华历四月廿三日），具见正文。〕

或有问节相来俄之意者，答以专贺加冕，便历诸国，以资博考，为他日回华整顿，裨得良法，与俄实无密约，交谊固厚也。

又云：使节初抵码赛埠^①，既有俄国某亲王奉其皇命出境远迎，旋即同舟共济。〔编者按：沙皇派到苏伊士运河迎接李鸿章的是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他们同乘“俄罗斯号”轮船到敦德萨。〕闻诸俄亲王言：傅相所奉国书，备道中俄交谊之厚，不及其他。“我俄亦不欲别立盟约，反致多生枝节；惟愿实力维持中国，不任他国凌逼，更不许他国割取寸土。盖期保华者，即以保俄也。”

欲盖弥彰
的声明

又云：中堂持节入彼得堡，火车甫停，中国驻俄使馆中诸随员，共祇迎于道左。俄京尹^②则先就车站高悬国旗，并派乐工及兵士恭待。中堂下车，兵官迎之，钦使许竹簣少司马（景澄）继至。中堂先问候俄皇安好。俄皇已预备朝车，传命请中堂乘座，迤邐送至大客馆。

闻中堂将俟俄礼毕后，先至德国柏灵都城，并绕游各

^①码赛埠：此指苏伊士运河北口之塞得港，华语对音当作“波赛”。

^②京尹：首都市长。

国一周，末至美国乘坎拿大公司“皇后”船过日本，约华历十月下浣返北京。其到伦敦也，约在西七月之杪，约住一礼拜。

又云：英国驻俄头等钦差欧格讷大臣，向使中华，与傅相公事往返，彼此推诚相与。傅相既至俄都，异地欣逢，愈形亲密。西历五月十五日，欧大臣洁治酒肴，即就使署延请傅相，为洗尘盛会。

又云：俄皇升冕期近，临幸木司寇旧都，各国钦使追随恐后。傅相之至也，俄皇早为之洁治馆舍。乃有富埒王侯之俄商巴劳辅，以向在中国买茶曾觐伟人仪表之故，坚邀傅相驻节其家。傅相本不欲重费有司，又未忍违故人之

俄商巴劳
辅之接待

雅意，遂辞俄皇而就巴劳辅。巴于是特设盛礼奉迓。辎车甫抵门前，见已高搭彩楼，楼额即嵌傅相像，以示专迓，而表至敬。入其堂，则四壁高悬中国黄龙旗，窗门屏障间皆悬中华文字，又皆吉祥颂祷语。室内则氍毹贴地，排列盆花，十色五光，如在洞天福地。更遣其妇子出帟，捧金盘而献盐饼。此乃俄国最隆之礼，非君父不易得此；今以施诸傅相，其中怀之倾慕，岂寻常所得而比哉！且傅相入门之际，所陈乐部先奏中国乐章，继始续奏俄乐。更预饰童子二十四人，衣以红黄缎服，各手捧散花一盘，排立门内。傅相降车，诸童即排班前导，各以香花布地，特为傅相垫靴。七旬上相，万里远行，忽焉稳步花茵，诚罕有之韵事也。入座后，巴之少女又献花球一颗，为相公寿。巴之子弟四人，旋导傅

相憩息精舍。入此室处，但见饮食栖息诸具，无一非中国物。而巴之起居言语，又无一不似中国人。傅相顾而乐之，几忘身在异乡矣。

顾而乐之
忘在异乡

〔编者按：俄国商人巴劳辅接待李鸿章一事，〈游历各国日记〉记在西历四月三十号（华历三月十八日）〕

窃念年来奉使之中国大臣，岁凡数辈，罕有他国绅商敬爱至此。其尤为难能而可贵者，巴系俄人，身居俄国，仓猝间竟能书中国之字，奏中国之乐，使非怀之有素，其能若是之娱宾乎？傅相此行，洵足增中国光已！

英国〈士丹特报〉云：闻诸外部侍郎古尔逊云，李中堂行篋中，虽未闻其中有中俄密约，然似操议约及画诺之权。又闻中堂语人云：中俄实无密约，惟俄国之鲜卑（即西伯利亚，又作“悉毕尔”）铁路，许其假道满洲，以达海口耳。（璋春欤？旅顺口、大连湾欤？似此语气，殊浑沦也。）英国各报皆谓，所以虑中俄之有密约者，即此事耳；今中国已贸然许俄，天下事尚可为乎！

四月十三日英伦电报云：法人某谒傅相于俄旧都，即问来欧之意。傅相语之曰：“贺俄升冕，无待赘言矣。仆更将博考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至于华之与俄，实无密约；惟交谊之固，则诚如胶似漆耳。法若能与我华互相关注，深以为愿。若问华英之睦谊，则仆至伦敦之后，自昭然在人耳目间也。”

李鸿章的
掩饰之词

十六日俄电云：本日俄皇召见各国特使诸大臣，李中

堂与英使欧格讷大臣同班入见。和霭之意，溢于言表。

俄都官报云：傅相与随使诸君，于西五月十九号（华四月初七日）行抵木司寇旧都，驻节巴劳辅巨商家。俄外部大臣鲁八诺甫亲王^①偕御前大臣达施考甫伯爵，先来拜会。少焉，户部大臣卫德^②往拜，畅谈两点钟。

六月四号（华四月廿三日），傅相率随员晋谒俄皇俄后。俄廷预备六马朝车，敬伺于火轮车站；傅相乘之，直抵红村行宫。俄御前大臣迎入朝房，小憩片刻，始趋入殿。俄

莫斯科
见沙皇

皇及后南面坐，傅相向上三揖，呈递国书，并敬呈大皇帝遥馈俄国大皇帝“头等第一双龙金宝星”一座及各种贺礼。内有古铜瓶一对，二千年前物也；配以嵌宝之砒蓝瓶碟等，皆甚华贵；又有巧制大烛奴一对，白璧一双，色丝顾绣大红毯一幅，镂金错彩，不愧天家珍品。

迨至展觐礼成，傅相率随员同登特开火车驰出红村。旋偕俄礼官同乘国车，前赴爱烈珊德大故宫。上驷院官骑马前导，马兵若干名后护。入宫小坐，盛筵已具，山珍海错，悉仿东方之制，盖俄廷本有中国庖人也。傅相等与俄御前大臣及朝贵多人领宴毕，俄皇俄后踵至，译员重导傅相入谒，情谊尤为浃洽。俄皇并许各随员依次入见，各以温语劳之。比傅相等辞出之际，宫外有銮仪卫容兵排班肃

^①外部大臣鲁八诺甫亲王：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
《节相壮游日记》一作“罗引老夫”。 ^②户部大臣卫德：财政大臣维特。

立，盖优异无出其右矣。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八页〕二十三日（西六月四号），节相复乘六马御车诣红村行宫，再谒俄皇及后，并致将赴德国意。既退，偕俄国礼官同乘国车，赴爱烈珊德大故宫。上驷院官骑马前导，马兵拥卫入宫。而宴皆中华肴饌。宴毕，俄皇及后亦至。译员重导节相入谒，并许随员入见，各劳以温语，互语移晷，乃退，返馆。

李与俄皇
互语移晷

英电云：俄旧都庆典既毕，四月二十七日，中堂往你是你瑙富菰芦大市^①（市距木司寇不远，每年开集一次，俄人多赴之），观行开集礼。俄皇亲诣。

俄国庆典记略

丙申三月初一日英都电报云：俄皇加冕大典将次届期，俄国倪佛俐乱党^②又谋弑逆（俄先皇即遭其党之祸，盖不服君权之逆犯也），俄皇深以为忧。你是你瑙富菰芦之大市集，岁仅一举，适与庆典期近。集董预请临幸行开会礼，俄皇已许之矣。今

俄皇害怕
党人行刺

^①你是你瑙富菰芦大市：下诺夫哥罗德（英文名称为Nijni Norgorod，今改名高尔基）的传统集市。 ^②倪佛俐乱党：即民意党，人称为虚无党（Nihilist）。

闻乱党在集，如射虎之伏窝机，以伺俄皇之入阱，遂辞不赴。（庆典毕后，皇仍赴之，安然无恙，度乱党已知难而退矣。）又命木司寇故都尹，于庆典前后一月内，舍文治而申军律。遂拘获形迹可疑之男女五千人，悉下于狱；需俟大礼告毕，驾返新都，始许保释。木司寇大书院有肄业之

大逮捕

高材生一百人，俄皇传谕，如不乞假散归，暂囑寄居圜圉。诸令既下，俄文武诸大吏奉为金科玉律，字字遵行。

初四日英伦电报云：日本贺俄使者山县伯（有朋）附舟过纽约海口，美国地方官敬迓如仪。其过旧金山也，郊劳亦有加礼。

十六日英电云：山县伯至法国哈夫海口，法官迎之甚恭。

二十日伦敦电报云：波斯王以预庆即位五十年大典届期，命驾至回回教堂行礼（波斯素奉回教）。将入门，突遇乱党开枪狙击，一弹正中王心，瞬息惨亡。俄皇闻报大惊，防范倪帛俐党人益从严密。

四月十一日英都来电云：俄皇俄后入旧都，荣耀无出其右。

**巴黎遥贺
俄皇加冕**

十三日法都电报云：明日俄皇庆典，巴黎预筹遥祝事宜。街衢之间，先已悬灯升旗，华美无匹。兵部则许各兵休沐一日，更赦兵之犯罪者。其媚俄也，至矣！

十四日法电又云：本日法都视若令节，官中停办公事，

民间皆辍业以嬉，遥申贺悃。

同日英电云：俄皇庆节，预请天下各国来会，不分族类，不别教化。其所屏者犹太人耳，今闻亦复同请。本日有犹太教之三大教师，亦在会中。

望日英电：昨日俄皇大典庆成，特颁恩诏，民间前欠赋税，尽行豁免；此后十年之内，田赋均减半徵收；民人之犯罪者，轻出狱，重减等。

既望^①英电：俄皇知法之遥贺也，电谢法民主，曰：相爱蔑以加矣。

二十日伦敦电报云：俄故都木司寇大庆节，与友邦民庶同其欢乐。今日为民人受赏之期，爰就隙地搭盖彩棚，或谓能容二亿^②人，先到者先入。（按：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俄先君爱烈珊德第三行升冕礼，各等人排日为欢。内有一日，系颁赏民众之期。以人多故，房舍不能容，乃就城外操兵场搭盖彩棚。预备小篮五亿只，内储馒首、肉饼、甜饼各一枚，糖果一袋，镌刻君名之黄琉璃酒杯一具。众民毕集，俄皇亲至棚中宣旨，赏给人各一篮，到者共五亿人。其棚高处悬有新奇彩物，能

庆祝大会
挤死二千

猱升者恣取之。今年礼节，悉照旧章。）不料人众，拥挤欢噪之顷，彩棚忽塌。俄民奔走逃生，遂至互相践踏，死者约二千人。乐极悲生，俄新皇何以为情哉！

二十一日英电云：木司寇惨祸，未知死者之实数。本

^①既望：阴历十六日。

^②亿：旧指十万。

日起出尸骸已有一千三百具，同时殡葬，姓名皆莫可查究。惟见俄民觅父寻子，呼兄唤弟，悲声动地，惨气弥天而已。

二十三日英电又云：俄彩棚坍塌，惨伤者不下二千七百人；所谓庆者在室，吊者在门。

英都日报云：俄皇加冕大典，为各国累年所罕遇，因欲显其荣光于一千五百兆^①人之上。先期数月，函电四传，地不论何洲，人不论何族，凡有国名之可指者，无不邀请赴会。西历五月二十六号（华“纯阳诞”），正届吉期，想见万种衣冠，咸集于木司寇。（俄故都也，僻在内地，不能

关于迁都
的议论

周知外事；故俄先皇彼得迁居新都，谓地近海滨，如人可开窗而眺远也。日本师其意，故自西京迁至江户，即今日之东京也。乃华人之愚者，当海氛未戢之会，以迁都关中等谬说上渎宸聪，岂欲中国之终于不振乎？偶阅公车上书，不禁发指眦裂！其属地，则有若西伯利亚（似即鲜卑故地），有若小亚细亚，有若崑崙索^②（山名，在里海黑海间），俱派贵绅名士，代其郡邑恭表庆忱。正不徒向通音问之友邦，闻声相思之异国，各简贤臣贵戚，同效鳧趋燕贺已也。吁，其盛哉！

又云：波斯与俄为邻，本年其“沙”（波斯称王曰“沙”）预庆即位五十年之喜，俄皇遣使往贺。“沙”则遣素著清望之贵官，赍送珍品，贺俄皇加冕礼。（皇赠“沙”以克虏伯炮弹全副，“沙”赠皇以宝石琢成之珍物。今“沙”垂老惨亡，

^①兆：百万，此处指当时全世界十五亿人。

^②崑崙索：高加索。

惜哉！)

又云：日本派伏见亲王至俄，恭代日皇行礼。兵部尚书山县有朋，则特遣之贺使也。

伦敦《特报》云：四月十四日，俄皇行升冕礼，踵事增华，为古今万国未有之盛。各报所纪，如画龙然，爪尖鳞片，无不具飞动之势，而全身之夭矫出没，笔所未到，气已吞矣。当庆辰之将近也，万国万种人，咸集于木司寇故都。即以乐工一类而论，已多至五千人。若辈就彩棚中奏曲之时，歌喉一串，奇响遏云；甚至与礼拜堂内之钟声，皇宫门外之炮声，无不遥相应和。故所谓“沸天歌管”者，有如是之实大声宏哉？

古今万国
未有之盛

又云：木司寇旧都中，乘俄皇升冕大典之便，开设鲜卑小会。俾俄人知荒凉寂寞之区，亦有利用厚生之物。异时铁路告成，不虑其无所取材矣。

意都罗马报云：意王遣内百里^①王子往俄，代王行礼。既携呈珍品为贺，复使与俄皇益联睦谊。其返也，将游德奥二都城。

英报云：英皇二子，俄皇之姑婿也，先已使俄称贺。英太孙与俄皇为姨表兄弟，亦将于俄皇加冕日随班庆贺。俄国驻英之头等钦差师带勒，则奉召返俄，襄办典礼。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七页)十四日(西五月二十六号)

^①内百里：拿坡里。

已届加冕吉期。俄前皇爱烈珊德第三举行加冕大典，泰西目为盛事。今皇聂格尔第二甫服阕，踵行之。先期函电四达，无论何洲何族，但有国名，即邀赴会。

万国衣冠 至日，万国衣冠咸集木司寇故都。其属地，有若西伯利亚、中亚细亚、高加索，贵绅名士金来贺。英皇二子及太孙，德皇弟，皆来贺。俄国驻英之钦差师带勒，奉召反国，襄理钜典。日本派伏见亲王至俄代日皇行礼，兵部尚书山县有朋则特遣之贺使也。法都巴黎为之遥祝，悬灯升旗，民皆辍业以嬉，官则停办公事，兵则休沐，并赦兵之有罪者，其媚俄也至矣。

俄以大典庆成，恩免民欠租，后十年内徵赋之半；赦罪，轻则释，重减等。俄所屏者犹太人耳，今亦同请，故有犹太之三大教师在会。是日也，以乐工一种而论，多至五千人。又召集体面民人五十万名，犒以果点。不图以拥挤过甚，致多践毙；俄皇悯之，赐恤甚厚。又查明父母双亡之孤子，各予俄金二万罗卜^①。……

**致沙皇的
公开信**

法国月报新刊无名氏上俄国聂格尔第二皇未封口书^②（西例有露章传观之书，盖近于匿名揭帖者也），而加以按语曰：“此非逃往法兰西等国之倪侏侏党人手笔也。”德国报亦录之，且曰：“俄皇加冕时，是书已遍示于众矣。”其书略云：〔编者按：其

①罗卜：卢布。

②未封口书：公开信。

书系用当时流行的韵文体译出，今为便利诵读，韵脚概加句号或分号。)

俄人环绕赛儿^①（泰西报敬其君之称，犹言国父也）之位者，印累累，绶若若，杳不知其几许。乃其经年累月，处心积虑，皆务蒙蔽赛儿之耳目，以自泽其毛羽。是故国如何？赛儿昧昧也；民如何？赛儿愤愤也；民视国如何？赛儿更如聋而似聩也。各国多许报馆，昌言秕政，直道颀波，赛儿又搯其胸而碎其背也。今将明告赛儿，请容我辈。

赛儿以一人之身，自命为兆民之主。随时为民谋，苦潦而反夸好雨。遇事代民定，遵陆而偏操柔橈。劳己之心力，增民之疾苦。尚可曰：吾循吾分，

苟无皇权
罪在不赦

“王敬作所^②”耳。于此有人焉，知衰职之有缺。斟酌废兴，评量治忽。冀千虑之一得，系于约于一发。赛儿曰：“干名犯义，是不可长，予以罚。居下讪上，自作之孽，不可活。”是故，赛儿高拱于上，千官肆欺于下。挽长江使西流，遮白日为长夜。逞其贪欲，学良贾之求善价。恣其剥削，哀牛心之供燔炙。若而人者，苟无皇权之假借，官职之凭藉，可一言以断之曰：罪在不赦。

呜呼！我俄古昔盛时，亦尝许番夫之喋喋矣。今人以盗贼之心为心，不欲以隆古之法为法。然又非恪奉赛儿专主之全权，维新之令甲也。呜呼！若辈所深望之而必得之者，使螭陛之威灵，而开蜂衙以欺压也。且各具坚忍不挠之志，而降焚独以无量之劫也。呜呼草哉！

今者，赛儿继父之位，加皇之冕。开万古未有之荣光，睹万姓成群之欢宴。有开口之狂笑，无愁眉之不振。岂不曰“吾国丰亨豫大，吾民亦富饶繁衍”乎？嗟乎，嗟乎！赛儿甘受愚弄之心，乃竟匪石莫转乎？

①赛儿：沙（皇）。 ②王敬作所：语出《尚书·召诰》，意指君王以恭敬自处。

金银浪掷
膏血输将

本司寇旧京中，旂旒央央，八鸾鸛，显公家之盛典焉。皇也。而不知金银之浪掷，皆膏血之输将也。比户灯光，照耀呈潢，祝大帝之万寿无疆也。

而不知小民之燕乐，皆慑于捕役之鸱张也。炫暗，则手持有棒。灯少，则背刺有芒。幼孤之子，少寡之孀；贫寒之士，戴负之商；无万一得免，宜其见者涕下，而闻之心伤矣。

呜呼，地分县，人分族。篋陈锦绣，棨贯珠玉。媚兹一人，以介景福者；有司之抑勒苛派，非穷黎之家尸户祝也。且不许呈诉苦之奏状，而以欢笑代哀哭也。山呼于七轨九轨之衢，如海涛之汹汹，如松风之飒飒。吁！此巡捕之所督促也。譬彼学塾之儿童，有严师之课其勤读也。乡民何知颂祷，而亦声震山谷？盖惧暗捕之稽察，而速我戮也。

横徵暴敛
敲骨吸髓

至于赛儿加冕之上仪，金不仅以兆计。名自何成？财由何致？盖皆悍吏之横征暴敛，蠢胥之敲骨吸髓。氓之蚩蚩，受叫嚣隳突之累，尝铁锁郎当之味。无奈卖丝巢谷，倾箱倒篋，而献诸皇帝者也。金银之气薰天，铁石之人堕泪矣！

且夫欧洲各国之君民，幸受基督之圣教。小民之疾痛痲痒，皆许上陈于麻庙。俄人亦有心知，同具才调。乃皆钳其口，而无所控告。是以聪明才智之士，百无一导。焉敢大声而疾呼，以诉沉冤于当道？

赛儿乎！当党人之猝起，煽谋叛之妖氛；警电旁午，诡计纷纭。赛儿魂惊魄悚，忧心殷殷。然国人过半之数，皆愿出保吾君。更许赛儿之怒妖党，以自保其身。乃緝捕之官吏，株连及于无辜之民。凡灵变捷给，俨然足以自主者，尽目之为妖人。禁诸团圉，拟以配军。终身不齿，辱及其亲。

待民如敌

于是，全国驿骚，万众怨恨。赛儿知之，心益迷罔。及至盛典届期，待本司寇之民，如临敌阵。精兵筑长围于京城之外，巡捕增数倍以资镇压。赛儿御辇之所经，民屋中有小阁（楼顶废物之所）者，一切加锁封印。

若无官给文凭，不许登阁以窥八骏。各厂肆之工匠，分外严防生衅。甚至屏诸远郊，无可辩论。

又有忠厚之民四千名，久居木司寇旧京。业产有可稽考，品行无可讥评。乃亦遭逮捕之疑忌，加以驱逐，狼狈出城。若辈亦有家属，更令其尽室以行。妇女之深闺密室，暗捕屢入而促登程。不免赧负而去，哀此乐充军犯之编氓。

呜呼噫嘻！国势之艱晚矣至此！如枯树之悬巢，决不能持久也。且于厝火之积薪，蓄之愈迟，发之愈骤也。暴官污吏，良苗之莠也。若不早除，而任其滋茂；吾恐彼得堡之危险，亦不亚于木司寇矣！

赛儿乎！尔祖聂格尔第一，有安民之心，而未显其用。尔父爱烈珊德第三，自即位以迄逝世，无日不担惊受恐。今尔聂格尔第二，继承大统；亟宜通盘筹画，以喻于众。不知将改定平安稳妥之法，俾国庆自新，民知自重乎（泰西于民以自主，而民遂皆知自重）？抑将任其拳曲拥肿，上下蔽壅，寔至如昔年之血流漂杵，大战于家弄乎？于彼于此，慎所择焉，毋梦梦也！

警告沙皇
毋梦梦也

〔附〕俄使报聘记略*

俄皇升冕大典，李中堂恭銜朝命，亲赴俄都。第论投报之常，固属礼无不答。矧俄有大欲于中国，岂能不倍致其殷勤？爰命亲王衔乌和他木司科^①（俄报聘大臣之名，见于《邸钞》，必系其所自译。然备译字母之声，殊太繁重。上海日报译为

河东御寄
来华答聘

* 本节原在《归招新论》之后，今移置于此。
赫托姆斯基（“河东御寄”系谑称）。

^① 乌和他木司科：乌

“吴克”，则又失之简略。仆等作《中东战纪本末》及《万国公报》等，皆译作“河东狮奇”。兹以官文书为重，故改从之。)恭赉答谢诸珍品，浮海远来。中国待之，亦有加礼。

王初至上海，南洋大臣刘峴帅^①奏奉电旨，派前署常镇道蔡和甫观察(钧)代为东道主人，竭诚尽敬。既而行抵天津，北洋大臣王夔帅^②躬亲款接，更隆之以藩邸之仪，以别于往来冠盖。及至京师，顺天府尹胡芸楣大京兆(燠棻)，分居地主，自郊劳至于赠贿，威仪秩秩，适当其可。

恭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宫门钞》：本日，皇上升文华殿，俄国使臣乌和他木司科覲见。主宾成礼，已有明文。又据京师来信言：俄皇别有贵品远馈深宫，俄使因请覲见皇太后。钦奉懿旨，皇帝代见。恭阅廿六日《宫门钞》：明日，皇上升文华殿。又阅廿七日《宫门钞》，则不著一字。此盖海滨下士所不敢悬拟者也。

礼物价值
四十万金

俄使之初至也，李中堂亦迎诸郊外。迨入覲礼毕之后，王大臣宴诸总署，皆甚彬彬有礼。至俄皇致馈多珍，迭据日报所探，爰并录之。其馈赠皇太后者，计：圣耶喀帖里纳^③镶钻石宝星一座，木司寇旧都织造极品绸缎若干匹，青金石小桌一张，镶金钢钻冠一顶，宝针一支，银制梳妆具全分，古扇一柄，留声器一副。馈赠皇上者，计：银制义士像一尊，

^①刘峴帅：刘坤一。
卡德林娜。

^②王夔帅：王文韶。

^③圣耶喀帖里纳：叶

下有古玉座；青金石瓶一具，下有青金石座；极品玄狐皮四张；盛酒宝尊一具，下有玉楸；杯勺十六件；银景泰蓝大勺一把；鍐鸞银酒匱一具，杯六只，盛花果盒全具。以上各物品，约共值四十万金。此外，尚有赠送恭、庆二邸物品各六色，李傅相八色，总署诸大臣每位各三色。

聘德记

德轺日记

中德官员
国境迎接

五月初三日(西六月十三号), 中国头等钦差出使大臣李仪叟宫太傅爵中堂, 自俄境登火轮车而入德境。甫抵车站, 遥见有上国衣冠如雁行之肃立者, 中国驻德大臣许竹簣少司马暨以次各随员, 出自柏灵恭迎相节也; 又见有异邦剑佩如鹭序之随班者, 德国御前大臣、九门提督暨京营督捕, 奉德皇之命而郊迎也。中堂下车, 华官脚靴手版, 鞠躬为礼; 德官脱帽露顶, 握手为礼。德国上驷院属官已御四轮六马之朝车, 俟于道左; 旋即执策授绥, 展轡效驾。提督率马兵全队, 督捕率巡捕一班, 夹道护卫, 迤邐向德都进发。

路经丹接镇^①, 德国大船厂在焉。中堂停车入厂, 厂主呈极新船图及地图多幅, 充贄见礼。初, 中堂之衔命使

^①丹接镇: 但泽市。

俄也，德国驻华大臣方在都门，知台旌将过梓乡，特遣使署武弁李哀德随行以充响导。总税务司赫鹭宾^① 權使，则以天津税务司德璫琳籍隶德国，且与中堂周旋最久，亦命侍行焉。及中堂使俄礼毕，德国总兵、前充中国海军副提督汉纳根，出境远迎。至是，中堂游于厂中，汉、德、李三君，左右追随，极舌人之妙选。（按：中堂在德之日，出入游息，三君无不追陪，文中未能悉志，省篇幅也。）游毕，重升安车，遂入德都。

三位德员
陪同访问

德廷以中堂之来，于中德交谊大有关系，故于款迎之礼，务从其恭。特就“该撒好司”（旅邸名也，译言“皇帝屋”，华贵无出其右矣）代备行馆，不但汽牵丰腴、供张华美已也。先期预问诸汉、德二君，具知中堂之所嗜。故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莫不投其所好。甚至中堂常吸之雪茄烟，常听之画眉鸟，亦复陈于几而悬于笼，则其馀概可想见矣。

中堂既抵行馆，中德各官重入起居毕，先后辞退。从者导至寝室，但见壁间高悬摄影镜，则左中堂而右俾王也。俾王历相德三皇，有造德之大功，德人敬之过于君上。中堂在中国，则有补天浴日之伟烈，泰西人恒称之曰“东方俾士麦”。今中堂垂老远游，竟至俾王相建功之地。德人以为两美必合，

照像与俾
士麦并列

^①赫鹭宾：赫德的汉文别号。

先奉小影并列楹间，是直以敬王相者敬傅相矣。坛席神明，其孰有加于此哉！

初四日午正二刻，德皇升“耐芝堂”（译言宫中马兵厂，昔者普鲁士王行大礼处也），召见中国头等钦差大臣李鸿章。先遣朝车四辆，至“该撒好司”行奉迓礼。中堂长公子伯行观察（经方）、随员罗稷臣观察（丰禄）及德弁李哀德君登第一车，中堂与德国奉迓之鸿胪寺卿、男爵游司登君及随使译员某登第二车，诸随员登第三、四车，同向皇宫进发。德马兵排齐队伍，前导后随。夹道聚观者，共叹为肃穆威严，罕有伦比。

既至外庭，銮仪卫容兵及宿卫兵森然植立。游爵卿导中堂下车，诸官毕下，各整衣冠，趋入红楼门。御林军排列两旁，几无隙地。既抵“耐芝堂”大门，遥见德皇南面正坐，亲王贵戚暨大小文武百官，济济跽跪，咸就厥位。威仪隆重，凡皆以敬大宾也。

将近堂阶，随员止步，中堂独捧国书而入。向上三揖，敬呈国书，且致词曰：

致辞感谢
干涉还辽

使臣震仰皇威，已历年所。今来贵国，亲见朝野上下之德行教化。益信鸿名远播之贵先皇，貽厥孙谋，尽善尽美。寸衷羡慕，莫可言宣。翊蒙适馆饗餐，款待之优，逾于常格。使臣德薄能浅，何以克当？然即此一端，已见中德之友谊，实较诸此外有约各国，更形洽比矣。（西报有曰：中堂甫自俄来，后此复将往法，而独向德皇作此语，未免失辞。）至敝国去年之祸，托赖福庇，俾辽南数地失而复得，五中铭感，至今不忘。（堂下随员闻语及于此，遂贡珍物数品，敬陈御座。中堂

又曰：使臣在国久任直隶总督，志欲别练新军。早知贵国陆军，雄冠五洲万国。曾蒙恩遣数武员航海而东，训练华兵。重以敝国频年购械铸船，皆蒙慨助，俾敝国军中得知战阵之新法。此情此意，山高海深。伏念使臣钦佩贵皇帝匪伊朝夕，常愿中德两国式好无尤。惟恨职守所羁，不能远诣贵朝廷一倾诚悃。今年忽奉使欧之命，顿忘老迈，星夜遽征。尤可幸者，今日得亲递国书，转致我大皇帝与贵皇帝互相钦爱之意，并递使臣面达尊敬之忱。惟冀贵皇帝知我大皇帝命使臣远来之意，从此中德两国之交，传诸子孙，永远无极。下怀缕缕，不胜眷念之至。

译员旋操德语复述一周。德皇点首者数四，旋取案头预制答词，亲诵一遍。德璀琳榷使操华语述于中堂，曰：

朕今奉迎大清国头等特使、大才能、大名望、老大臣，中怀欣悦，匪言可喻。又知老大臣之来德意志，奉有新美文凭，表明贵皇帝与朕暨德意志全国益敦亲爱之意。朕亦愿披露真诚，以矢琼瑶之报。更愿自今以后，中德交谊，匪特不减于昔日，抑将更增于他年；而且中德两国，同有日长炎炎之势，共享升平之福。朕愿借老大臣回国之使，传谢贵皇帝致书之盛意。遥祝大国金瓯巩固，宝祚绵长。并颂老大臣旅祉骈蕃，多福多寿；凡在敝京都敝国境游历之日，安稳畅适。藉申朕喜卿来，无有敢阻之诚意，不胜庆幸之至。

德皇答词

中堂聆毕，复向上三揖，敬谨辞出。仍登原车，由原路旋返“该撒好司”。翌日，德国京报备录中堂与德皇献酬原文，以重其事。

端午日清晨，中堂命驾出自行辕，专拜德国外部马旭儿男爵、弼循赐丹大臣。少顷，外部大臣答拜中堂于“该撒好司”，恭代德皇赠中堂以“红鹰大十字头等宝星”，又以

红鹰大十
字宝星

同类之头等(?)宝星赠公子李经方。是日下午，中堂展觐德皇之祖威良第一^①皇陵暨皇祖妣陵。按照西例，制就上品黄玫瑰花圈，缀以青桂树叶，下有花叶扎就一牌，文曰“李鸿章敬奉大德国威良第一皇”，安置陵巖，成礼而返。德皇威良第一，为百年来第一伟人，宜中堂之敬及其身后也。

初六日未初初刻，德国御前大臣传德皇德后之命，特请李中堂茶会于新皇宫。皇与后亲为主席，德国各大臣率各命妇敬谨就列，各国驻德使臣暨中堂诸随员、中国使署各员筵座。

食点既毕，德皇请中堂同至御教场，阅御林军操演阵法。德皇升宝座。德国銮仪卫官预仿中国体制，制就大红缎凉伞高张于宝座之右；下设虎皮椅，请中堂安坐。总统

坐虎皮椅
阅御林军

御林军大臣传令开操，诸军遵令齐出。凡坐作疾徐进退离合诸阵法，各有人操华语以告中堂。少焉，枪雷息，药雾散，诸军演阵法于皇及中堂之前。德皇传谕少进，盖恐中堂老年，目力不能及远也。旋命分为两阵，各奏尔能。中堂不觉失声长叹而语皇曰：“苟使臣有此军十营，于愿足矣，况更多多益善，尚何么麽小丑之足为华患哉！”德皇颌之。操毕，中堂辞归。

是日戊初，中堂与汉纳根军门、德璀琳權使同登朝车，驰赶来复枪厂。厂主娄君鞠躬迎入，并预备小安车，使从

^①威良第一：威廉一世。

者推之（其制略如沪上之东洋车，惟易前挽而后推耳），得以遍游全厂。厂中工匠六千名，机器四千副。中堂每至一处，不过略观大意，然历时已一点半钟矣。美人有麦心者，精于造炮，委厂主以重金延之。中堂至其处，驻足细观之。又有委之工人精造手枪处，名曰“宝休”，中堂亦留心审视。闻此枪于临阵之际，又可改作马枪，尤为灵便。委随中堂后，逐一详告。中堂每至眉飞色舞时，辄拱手向委称羨不置，且言“回国后必向贵厂购取一切利械也”。

初七日上午，中堂出自柏灵，乘火车往馥蓝否得，重观德国陆操。考馥蓝否得一军，即随使武弁李哀德旧部也。今德皇命李哀德仍充领队，督率操演，以广中国名臣之眼界。李君曾膺中国“双龙宝星”之赐，至是，始奉皇命许其佩带，以壮观瞻。是日，校场中操步兵兜擒炮兵法。天气虽盛暑，中堂衣冠危坐，无惰容也。操毕，各武员陪奉食点。下午，中堂仍乘火车，与随员同回柏灵。

步兵兜擒
炮兵法

初八日，德国外部弼箔赐丹大臣具柬邀中堂茶会，并邀许星使及中堂、星使各随员陪座。德之海部大臣及汉纳根、德璀琳、李哀德三君，又有前任驻津德领事某君皆与焉。会罢，中堂往拜德相何恩禄。是夕，德国电气会恭请中堂大宴。何恩禄相国答拜，倾谈甚久。

英电云：中堂与德外部谈次，更及中俄交涉诸要政，请德留意。

初九日，何恩禄相国盛设华筵，代德皇作东道主以宴

中堂，先期具柬奉邀，并邀各贵客甚众。（按：是篇皆译自伦敦《特报》，计是号《特报》正于初九日之夕发印，故宴会之仪，未及具陈也。）

传言中堂将往四德町^①制造厂，观览大工。盖昔年雄冠北洋之“定远”“镇远”二舰，即是厂所经造者也。又将往基儿^②海口，即波罗的海与北海相隔处甫经凿通者也，德国海军聚焉。西人之闻之者，皆疑德待中堂至优极渥，必有大相维系之事，因而随在伺伺。或谓中德之交日密，将谋推广商务，但未闻中堂发一议论。报馆访事人遂多欲晋谒

答记者问

台阶，以探动静。中堂来者不拒，坦怀相与，一如其在俄都。或举中俄密约、满洲铁路等大事以为问，中堂语之曰：“中俄从无密约，有妄言予往俄都窥面画诺者，误之甚者也。予之往俄，专为联络邦交起见，与今之来德无以异。若论鲜卑俄路分支而过满洲一事，则诚有之；然无碍于华地，亦无损于华权也。”访事人又问华关增税事，中堂曰：“中国诚有是意，将藉之以还末次借款；且中国又思新借一巨款，即以新增关税为质亦可。”《特报》备录其语，因谓：如上云云，人宜分别观之，不可不信，亦不必尽信也。

参观海港

初十日，中堂往四德町。德国船政大臣为东道主，特设盛筵，大会贵客以申敬意。席散，中堂赴船厂游览一周，即就德廷特备之

^①四德町：司坦丁，今波兰什切青。

^②基儿：基尔。

旅邸，暂息劳薪。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十三页〕十一日（西六月二十一号），节相往四德町制造厂，观览大工。昔年北洋“定远”、“镇远”二舰，皆所造也。

十四日（西六月二十四号），往基儿海口观海军。

十四日，李中堂行抵汉勃儿^①，德国通商大口岸也。汉勃儿官商闻中堂将来，先期预备款迎盛礼，并设大宴以娱宾。不料中堂骤感风寒，不能赴会，主人不免扫兴。

伦敦《中国新闻纸》（此报多纪华事，故名）云：亚洲中国之大臣，比来奉使而至欧洲者，岁不绝书。然以在华之功业言之，恐无能出李中堂之右；且以在欧之名望言之，亦恐无能与李中堂相侔。是故踪迹所至，观听一倾。笔有所书，书中堂也；口有所说，说中堂也。且俄、德、法、英各报，无不争相传述。甚至衣冠翎顶，声音笑貌，悉为之逐细描摹，犹恐不能涌塔毫端，粲花舌底也。或用摄影之镜，或借传神之笔，不啻金铸少伯，丝绣平原。更无论其居心行事之合宜，动容周旋之中礼，务先睹以为快，恐失晨之贻羞矣。然亦有不免误会者，非访事之疏忽，则传译之纷歧也。访事人或用短写^②之法（泰西访事人有以点画勾角之类自作

笔书口说
皆是中堂

①汉勃儿：汉堡。

②短写：速写。

记识，归而具录成文者。凡议院之记言，公堂之录案，以及酬酢往来诸大事，无不尚之，名曰短写法。人语甫竟，我笔亦停，盖便捷莫有加于此矣)，或发择要之电，不惮烦琐，不惜经费；抑且时不论早晚，事不论详略，总而言之曰，洪纤毕具，微显胥赅而已。

西人无不
重视李氏

若论中堂之在中华，入朝为宰相，在军为元帅，临民为总督，交邻为通商大臣，西人无不重之。或更缘德国有贤相俾士麦，中堂适与之遥遥相对，遂称之为“东方俾士麦”，中堂已早有所闻。俾士麦之在德也，历相三君，化邦为国，德之荣名，忽焉盖世。一切军国大事，往往俾王为政，德皇多垂拱仰成。中堂倾慕之忱，亦复匪伊朝夕。今幸垂老远游，竟至王立功之地。王亦素耳中堂名，两美既合于一方，两贤岂厄于一见？故王虽致仕家居，久不与闻国政，及稔中堂驾至，亦复东道情深。

西历六月二十七日（华五月十七日），中堂预与王约，访诸其家（王家距汉勃儿不远，中堂顺道访之）。美国报馆访事人得睹盛仪，与闻伟论，旋发电达其本馆云：李中堂与俾士麦王订约届期，即乘火车直造王邸。夹道来观者，业已蜂屯蚁聚。火车既停，中堂徐下。身穿之黄马褂，盖已失而复得者也。（西官一经褫职，绝少复官；恩赏若被追还，亦难重得。故以是为中堂奇。不知中国体制，赏罚各不相谋，功罪亦各不相掩也。）俾王闻中堂将至，盛服待于门首。二人遥相

与俾士麦
会见情形

见，即遥相揖。彼此长身玉立，万众已共耸然。既而互行渐近，相与握手。礼毕，即共立谈。译员侍立于旁，代传问答诸语。至尊极谦，皆人世所罕有。

俾士麦王云：“噫！大国位尊望重之名臣，何幸而辱临敝地哉？”中堂尊王为“西拉内的”^①（言其高且静，如穆然在云霄之上也），而注视其面目，曰：“向者，侧闻西纳内的之大功大德，不解何以造到神妙不测地步；今见西拉内的之目，如睹西拉内的之心矣！”俾王尊中堂为“劳黼铁纳丝”^②（有高贵胜人之气象），答曰：“劳黼铁纳丝亦已成就奇勋矣。”中堂曰：“若与西拉内的相衡，则不如远甚。”王曰：“大好，大好！总之，我等皆不过欲自完本分耳。”言次尚未肃客登堂，王见中堂有劳色，即延入内。

叙坐既定，二老臣各自述其衰迈之景。中堂问：“王玉体何如？”王曰：“夜恒不能熟寐，甚以为苦。”中堂曰：“仆亦常觉痛楚。”王曰：“仆幸不痛，惟不能终夕睡乡耳。”中堂指示颞际伤痕而曰：“此处伤痛尤剧，且又曾染风疾也。”是时，王邸已设点筵。主宾入座，共道国政。中堂之随员、译员同筵座，各国新报馆访事人皆在旁记录语言。

中堂先启口曰：“仆之所以来谒西拉内的者，有一事之乞垂清诲也。”王曰：“何也？”中堂曰：“欲中国之复兴，请问

二老臣各
述老况

①西拉内的：Serenity，义为“殿下”，因此时俾斯麦已受封公爵。

②劳黼铁纳丝：Loftiness，义为“阁下”。

何道之善？”王曰：“辱承劳黼铁纳丝明问，惜敝国去贵国较远，贵国之政平时又未尝留意，甚愧无从悬断。”中堂曰：“请问何以胜政府？”王曰：“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故各国大臣，遇政府有与齟齬之处，非俯首以从命，即直言以纳海耳。”中堂曰：“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王曰：“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夫兵者，不贵乎

**练兵为立
国之基**

数之多也。一国之兵，不必逾五万；特年必以少为贵，技必以精为贵，斯所向无不利矣。”中堂曰：“中国非无人之为患，特无教习亦无兵法之为患。仆于三十年来，务欲警醒敝国之人，俾克同于贵国；乃仍弱不可支，赧颜滋甚。仆见今天下之精兵，莫贵国若矣。仆虽无官守，亦不如在直隶时得主拨付军饷之权；惟异日回华，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且需聘教习之武弁，仍惟贵国是赖也。”王曰：“练兵之法，更有进者：一国立定一军，不必分驻全国，但择中权扼要之处，群聚屯扎。不论何时何地，若需兵力，一闻军令，立即成行。然又不可不预备军行之路。想劳黼铁纳丝筹之熟矣。”

留影题词

点筵既撤，有人取仪器入内，或以镜，或以笔，为二老臣留影；为分为合，亦不一其类。俾王旋出一册，中皆天下名贤翰墨，请中堂同命笔焉。中堂忻然援笔记幸晤之由。译员述于俾王，撝谦无匹。答曰：“仆闻王盛名三十馀年，不过如空谷之应声耳；今乃覩面见之，直如剑气珠光，不敢逼视。”俾王愧不敢当。临别之际，主宾复相与揖逊，恭敬逾恒。中

堂登火车时，众人仍延颈跂踵；其有望尘不及者，犹若闻道旁太息声也。

英《肆拔呆达报》馆派驻德都访事友^①报称：李相、俾王相见，一穿黄马褂，一佩“红鹰大十字宝星”（德以鹰为国徽，故其头等宝星特镌其形，而缀于红色大十字上。俾王功高望重，宜膺此赐。李相聘于德，德皇亦赐以此类宝星。其为尊宠，当复何如），盖德素无品极之服也。而其首则冠御赐之玉冕，其手则执先皇之介圭，其腰则佩登坛之宝剑。此三者，自德先皇威良第一谢世后，更无第二人一得其赐。故王之荣光，世无伦比。然王既归耕陇亩，非遇国家之大典礼、宾客之大朝会，罕有同一日而三彰其荣者。今款接中国大臣，而竟全行佩带以显特恩，则其尊敬李中堂，亦已罕有伦比矣。（此下尚有一长段与上译之美电相同，故从删节。）

俾氏盛装
迎接李氏

二人同食点心之际，谈及德国外交之政。俾王曰：“今敝国宰相兼外部大臣、亲王衔何恩禄，与仆同事三十年，才长幹济，用能恩威并用，以固邦交。”又谈及中德立约事，王言：“德国向欲与中国订同心之雅。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仆与曾侯（谓曾惠敏公）议订事件，即怀此志。”（此下所记，又与上篇相类，再节之。）

篇末记在座宾主之数，云是日群贤盛会，俾士麦王之二子一婿，均先已锡封侯爵，同居主席，侍王款待嘉宾。

^①访事友：记者。下文一作“采访使者”。

李中堂与二公子及随员等共十二人，则居宾席。别有随中堂同往之二人为门外汉，殊不悦也。

早廿五年
岂不更妙

十八日，李中堂言返德都。通商局各绅董请宴，内部大臣在座。循例饮福毕，大臣言：“中堂来欧洲，更来敝国，皆属难得之事。且今此之来，尤与中德交谊大有关系。惟能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十六页〕十九日（西六月二十九号），汉勃儿官商来请，适感风寒，未果往。

报馆访事人因德以过优极渥之礼待节相，欲侦节相来德之意，来馆晋谒。节相坦怀相示，一如在俄。因问中俄密约满洲铁路事。节相曰：“中俄无密约，有妄言予往俄都觐面画诺者，误之甚矣。至俄一如至德，联邦交也。至西伯利亚俄路分支过满洲一节，事诚有之；然无碍华地，无损华权也。”又问华关增税事。节相曰：“诚有是意，藉以还末次借款；且中国又思新借一巨款，以新增关税为质亦可。”〔编者按：此段对报馆谈话《历聘记》亦有记载，唯不著月日，文字亦不尽同，故仍录于此。〕

二十一日（西七月一号），通商局请宴，内部大臣在座，循例饮福。

二十二日（西七月二号），遇森^①盖〔编者按：此盖字系衍

^①遇森：埃森。

文) 克虜伯制造厂设宴，尊节相为上客。

二十日，中堂至邊森，盖克虜伯制造厂主人邀之也。入席之际，中堂为上客。

访克虜伯
兵工厂

二十二日英都电报云：他日李中堂至英，将主于宰相沙士勃雷侯之邸第。沙侯，袭爵世家也，又富室也，宫室台榭之美，上拟王家。并闻沙侯将导中堂往观阿姆士庄制造厂，继至幞芝瀛^①，英战舰丛泊之海口也。时值诸英舰会操甫毕，泊于是者有铁舰一百七艘，或将鼓其馀勇，试演于洪波巨浸之中。中堂凭轼而观，当叹息于英国水师之盛，诚天下莫与京也。

是日，中堂敬受德皇所贻之“红鹰大十字宝星”，上嵌金刚钻石，华贵无匹。

二十四日，中堂至哭龙姆^②，将出德境矣。地方官会同绅董及制造厂总理人，盛服郊迎。官绅行延客礼，富商则愿承供张之任。盛筵既撤，中堂使译员举觞致词曰：“本大臣将舍贵国而去，所冀贵国诸君子不必以为失望也。本大臣此来，以联络邦交为主。惟目所得见之事，异日重回华海，必有以副诸君之雅意焉。”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十六页〕二十三日（西七月三号），将起节赴和兰（亦曰“荷兰”）。到哭龙姆，将出德境，

①幞芝瀛：朴茨茅斯。

②哭龙姆：克累弗。

祖帳既撤，译员代节相宣言于众，以为：“德所望于余者，购制各事。今忽然竟去，勿怅失望。回国后，有所购制，必于德乎取之。”

德 轺 绪 论

X光检查
面部枪弹

奥人朗德根新得照相之法：凡衣服、血肉、木石诸质，尽化烟云；所留存镜中者，惟五金类及骨殖全副而已。中堂在马关议约之际，猝遭不知教化人之毒手，枪弹留于面部，至今未出，心颇忧之。此次道出柏灵，知有操朗德根之术者，乃延摄其面影；即见枪子一颗，存于左目之下，纤毫毕现。闻中堂将商之名医，剖颧出弹。论者曰，名医虽灼知之，恐未敢遽取之也。

*

伦敦《中国报》云：李中堂衔命使欧，其念念不忘者，惟在联络邦交，弥缝罅漏；非有订立盟约之责，亦无订购器械之权。乃行旌既至德都，德人款接之殷，若有情难自己者；中堂一一受之，亦甚兴高采烈。然德人之所以冀望者，非中堂之能允许者也。故当主宾款洽之际，中堂恒言，今幸亲见制造之美，回华而后，必将备细言之，凡有所需，必求诸德。味其言外，盖叮咛德人毋空费而叹失望也，吾实非开单购器而来也，而德人不悟也。

今中堂舍德而去，始渐有梦醒之意。（假如甲厂疑乙厂业已承造战船，乙厂又疑丙厂业已承铸大炮之类。其始，彼此互相疑；其继，又讳莫如深；其终，仍疑而莫决也。）然直俟中堂行抵哭龙姆，将出德界时，诸德商尚殷然望曰：庶几惠我乎？德瑾琳榷使特于哭龙姆席上举觞言志之顷，代中堂宣言曰：“余未离德之先，诸君所属望于余者，今竟忽然而去，不觉深抱歉忱。然非余之敢欺诸君也。余之来贵国也，惟冀中德之交日益亲睦，而乘机遍考精能之技艺，异时回国，可以上告朝廷而已。”德人闻之，始共意兴索然。（此英报奚落德人语，极宜分别观之。）

德商皆曰
庶惠我乎

且德国诸日报，当中堂至德之后，随时随事逐一记载，笔歌墨舞，情文相生。及其束装告辞，自宜作送行之序。乃遍阅各报，淡漠殊甚。于是德人失望之意，显豁呈露，且似有悔其趋承恐后，未免近于谄谀者，殊可哂已。

某德报有曰：吁，中堂去矣！回溯其自俄过德、由德往和^①之数日中，德人轻举妄动，凡自重之君子，通盘络绎，皆未免怵然也。夫以国政言之，抑为通商计之，中堂，中国大臣也，待以上宾，于礼允当；待以大皇帝之专使，于例尤宜。然只可政府及商局中人殷勤款洽已耳，今乃诸事溢乎其量。彼黄人者，向固分外自夸者也。德既贬其声价，彼不将长其

德国报纸
大发牢骚

^①和：荷兰。

骄矜乎？犹忆吾俾士麦王出将入相，体制最尊之日，游踪所至，德国之官若民，分应震动恪恭，然试问有以加于此

自寻烦恼

乎？岂德缘人称中堂曰“东方俾士麦”之故，宜以待俾王者待中堂乎？吁！时至今日，不知有所得者，谁乎？黄金之雨不降，白玉之雪不飞，德人不皆如在雾中乎？吁！中堂去矣，德人之梦醒矣。梦醒而头风大作，呼痛声喧，各国有哀之而怜之者乎？吁！此自寻之烦恼，所谓自作自受者也！

*

六月乙丑朔伦敦电报云：日本贺俄专使山县有朋，随李傅相之后，亦赴德都。德廷以寻常客礼待之，迥不如待

对待日使比较冷淡

傅相。或问山县：“无亦有妒于心欤？”山县曰：“中华，大国也。傅相，老臣也。德廷待之有加礼，于理允当。且初无关于国政，日本何妒之与有？”又问：“中、俄、日三国新订盟约之谈，信有之乎？”曰：“此乃凭空揣测之词，不可信也。”

关于黄遵宪之按语

丁酉之春，中朝命黄公度观察（遵宪）充出使德国钦差大臣。观察久任新嘉坡总领事，熟稔邦交，不愧皇华之选。乃德廷偏谢却之，各国皆莫喻其故。

英都《士丹特报》录驻德访事友书言：风闻李中堂回朝之日，适值英、德、美三星使满任之年。中堂密保罗履臣（丰禄）、伍秩庸（廷芳）暨黄公度等三观察，复循内举不避亲之义，兼保公子伯行观察（经方），堪充英德两国使臣之任，恭请钦定。既而罗观察以四品京堂衔命使英。罗君湛精西学，胸襟坦白，英人多相视莫逆；整顿增税事宜，亦能善成中堂之志。且中国欲增关税，惟英实握其权。今

至伦敦，吾知其必有合也。若夫黄观察者，与德人向无往来，何恩何怨？其任新嘉坡领事也，又无劣迹之可言。窃谓德廷之所以拒之者，非有他也。中堂聘德之际，德人待以殊礼；既而恐启中朝之藐视，不免深悔于厥心，因欲借峻拒客使之威，自为增重。此其为计，亦殊左矣。——以上皆西报语。

今观察补授湖南盐法道，适会新授湘臬李仲仙廉访(经襄)奉旨陛见，湘抚陈右帅^①知观察之才，奏请升署臬篆。从此刑章饬政，举可得人而理。且湖南刊发之《湘学报》，为江建霞学使(标)所创设。学使行将任满，而未有替人；喜观察之适来，遂举报务相属。闻观察已一诺无辞，是湘人士去一名师而来一名师也。以视持节至欧、中德交涉所关本不甚重者(为此说时，尚未有胶州之祸也)，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

黄遵宪因此到湖南

〔编者按：以上为广学会所加之按语。〕

〔附〕和轺小志

五月二十四日(西七月四号)，李中堂率诸随员，自德意志而至和兰(或作荷兰)，即入海格^②都城。初，和兰王闻中堂将至，先遣前使中华之璫钵大臣(取其知中国礼貌，且与中堂相稔也)，特往德国哭龙姆，出境为导。盖较郊迎之礼，为尤重矣。

荷兰派人出境迎接

璫钵既与中堂同登火车，约定同入和都，就和廷预备

①陈右帅：陈宝箴。 ②海格：海牙。

之行馆，薄浣征尘。然和王得中堂登车之电报，复遣四显官鹤立于车站之外，代王郊劳。中堂下车小憩，和兰文武各官第三队出迎，即请改登王辇，送入行馆。殊文隆礼，绝无仅有。

中堂入行馆后，略一徘徊，重登王辇，往拜其外部大臣，倾谈良久而返。是夕，外部特张盛筵，以款中堂。

二十五日，中堂出自行馆，游于和京之名艺院。是夕，和廷赐宴于海滨之“水物凝恩宫”。和太妃及和公主之继位为王者，皆遣女官代作东道主人（比来和王谢世，无子，王太妃听政，而立公主为王）。宴毕，优伶献歌舞之技，珠喉玉貌，并世无伦。中堂大悦，即席赋诗，极道海滨风景，并深美弹琴咏歌之善。戏台上悬一红幛，金书华字五，曰“五福寿为先”，中堂尤喜形于色。

“五福寿
为先”

二十六日，中堂率数随员入至和宫，觐见王太妃及女幼主，谨呈中国大皇帝所馈之古磁、古铜诸器及丝缎、名茶等物。王太妃谢而后受，旋以“金狮子大十字宝星”^① 贻中堂，又以和文所称之“纳钞宝星”^①（编者按：《游历各国日记》作“纳稍宝星”）贻公子（经方），诸随员亦各得宝星之赐（闻中堂电咨总署，请颁发宝星一百五十座，以备犒劳）。礼毕，太妃亲赐宴于便殿。盛饌既撤，王太妃举觞遥祝皇上福寿无疆，中堂答颂王太妃暨女幼主太平万岁。宴毕，

^①纳钞宝星（纳稍宝星）：拿破仑勋章。

辞归行馆。

和都访事友附志于后曰：谨考中朝聘礼，古瓷瓶一对，约五百年前物；景泰窑大瓶一对（盖磁面而铜里者也），五彩画瓷茶杯一筒，

赠荷兰女王之礼品

皆工细绝伦；雪青宫锦织成四季名花大缎、金线缎各一端，亦皆华丽无匹；茶叶四箱，色淡而味浓，闻产自皇陵之禁地，旗枪中无上上品也。中堂之来和也，推行主宾投报礼，冀中和之永敦睦谊，不关订约联盟。

二十七日，中堂往安赐德潭^①，和兰通商大海口也。地方官迎诸车站，导登小轮船，先往观聚泊兵船处。复至磨琢金钢钻局，此为和人独擅胜场之技。继而商务局邀食点筵，富商某居主席，随员暨安赐德潭官绅士女陪座。哺时，仍返海格。

二十八日，中堂率随员辞出和都。乘火车至和边之乐得潭^②，改车向比利时进发。和国外部暨新疆部^③诸大臣送至车站，殷勤珍重而别。

〔附〕比轺小志

比利时王闻中堂远来，先遣御前大臣男爵某君，偕文武各官至界首恭迎。御林军肃立车站之旁，排班行礼。五月二十八日，中

比王御前大臣奉迓

^①安赐德潭：阿姆斯特丹。民地部。

^②乐得潭：鹿特丹。

^③新疆部：殖

堂出和境，即于是日至比都。既下火车，即登比王御辇，御林军夹道拥护，直入蒲腊萨^①都城预备之行馆。男爵某君陪坐，为言：“王为世子时，本爵随侍至华，既至北京，惊接先王噩耗，仓卒言归。今王闻中堂莅止，辄忆前尘。而以本爵曾诣贵国之故，飭令奉迓行旌。”中堂深致谢忱。

二十九日未正，男爵又以御辇至，迎中堂入宫。中堂执礼甚恭，王亦降尊延纳，既而各操方言以相问答。译员启于王曰：“李某言：比利时与中国交谊甚洽。”复告中堂曰：“王言，余为白兰鹏^②公之岁，曾至贵国。今中堂复辱临敝国，彼此深知情势。此后益加亲密，可预卜也。”

中堂辞出后，蒲腊萨府尹导游办公之大局，中堂留名焉。是夕，比王宴中堂于宫中。中堂随员、本国大臣命妇、
**宴会之上
吸烟卷** 各国钦使参随均集，（闻中堂于宴罢之际偶吸烟卷，非欧西大宴之规制也。比王不欲显彰贵客之失，即令取各种烟遍饷诸宾。其敬之者，至矣。）

三十日，中堂出自蒲腊萨都城而至活泼省^③，比国疆吏郊迎道左，比军升炮鸣欢。既而邀至演武厅，传集经制兵^④操演各艺，并演营兵与炮台兵互相攻守阵。中堂赞叹不已。

比报记：中堂在都时，比王为备馆舍，多至二十一间，其中器具精良，不啻琼台瑶岛。

①蒲腊萨：布鲁塞尔。

②白兰鹏：佛兰芒。

③活泼省：埃诺省。

④经制兵：常备兵。

又言：中堂阅枪炮各厂，美不胜收，似有广购利器之意，且拟延请比国武备院名流至华，教习弁兵，特皆未有成说耳。

比利时都城来牒言：李中堂薄游比都，往观克革烈枪炮公司，喜其犀利神速，罕有伦比，因而赞叹不绝口。其经理公司人，选取上新炮一尊，愿以为赠。中堂辞之曰：“猥承厚赐，不第行李重滞已也，奉使之大臣无受人军器之礼。贵公司果爱吾华，莫妙于进呈朝廷，斯为得体。”公司遂奏请比王刘北，特派武员陪森为公使，专携此炮往华。丙申之冬，安抵沪江，将乘北河未冻之前，解送入都。夫比之在欧洲，仅一小国耳。然与人无竞，与世无争；各大国视为局外，相戒无敢侵犯。其于中国也，虽已订约通商，然马牛其风，彼此罕联交谊；忽焉远贻利器，重之以特派大臣，似此敦好有加，何莫非中堂一使之力哉！

贈上等新
炮一尊

聘法记

法轺日记

五月二十九日（西七月九号）巴黎电报云：昨日，法兰西部院大臣会议国政，遂议及李中堂到法后，宜待以何等之礼节。或谓，当视中堂为王国之宾。诸大臣询谋金同，遂发国帑，先赁定巴黎大客邸以作行台。

六月哉生明^①（西七月十三号），中堂预定使法届期，即于是日清晨，率随员及仆从人等登比利时火车，比官恭送如仪。

巴黎车站
高悬龙旗

及抵法境，并不停留，直向巴黎都城进发。遥见巴黎车站外，早已悬挂彩旗，并高揭中国龙旗；道旁又有迎护之马步各兵，一切预备齐整。车轮甫住，法宫中素日带领引见之大臣马拉叠，代外部尚书行导迎礼。法廷简命御前大臣某武员，即

^①哉生明：阳历初三日。

飭令常随使节者，亦至车站。中国使署各员，则脚靴手版，群递衔名。中堂下车，一一接见毕，换登法廷遣迓之御车（车之体制拟于王者，法民主礼延贵客则用之），取道入大行台，盖即法廷发帑预租者也。试为赋《缙衣》之诗，适馆授粢，仪文隆重，今詎有异于古所云哉？

初四日，法国改立民主节期也（上海法租界每年此日悬灯同庆）。中堂践约来游，借观庆典。清晨，先拜外部汉诺多尚书。已初，自行台乘法御车至一粒西^①古皇宫，马兵夹道拥护，端严肃穆。既至宫外，小憩朝房，民主福儿^②传命延入。中堂率随员历陛而升，鞠躬有礼。民主中立，法相暨诸大臣雁行旁立，均肃容如礼。

中堂旋呈国书，操华语致词毕，法大臣叠佛礼精于华文，以法语译告民主。若曰：

与法总统
互相致词

使臣早闻大民主聪明睿智，深得民心，即位以来，惟以利国利民、祥和与国为当务之急。伏念法兰西为欧罗巴古名国，声教四驰。远与敝国缔交，亦已多历年所。比自滇桂界址駢若画一，睦谊益敦。去岁日本夺我辽南，复荷鼎言，光复故物，弥承眷顾。友邦之盛意，感佩莫名。重念使臣综理外交，于今卅载。贵国官商绅士，嗷肯适我，多与联绵絜之欢。常冀曲达微忱，以睦邻封，即以尽臣职。今蒙皇上恩命，授为额外钦差大臣，恭诣贵国。使臣喜国书之亲递，纵使日暮途远，皆所不畏。伏愿大民主恩留盟府，俯鉴永以为好之悃忱；从此欧亚两大邦互庆升平，同跻隆盛。下怀悃悃，不胜鼓舞颂禱之至。

①一粒西：爱丽舍(宫)。 ②民主福儿：富尔总统。

民主听之，喜溢眉宇，制词答谢，略曰：“余甚喜贵大臣之远来，深愿竭诚尽敬以相迎。异时旌节遄回，更愿代余及敝国转奏皇上深冀贵国升平隆盛之微意。抑贵大臣劳矣，请即馆舍。”中堂乃三肃而退。下午，复命驾至演武厅。盖法将军正借演武以申庆，特请中堂凭轼而观也。

乘游船看
巴黎烟火

是夕，法京盛设烟火之戏。中堂应法大臣之请，乘小轮船，缓行于江光如镜、灯光如海之中。但见两岸花明，万头潮涌。益以殷雷之欢噪，似忘溽暑之薰蒸。自顾身在扁舟，倏然无与，顾安所得无数清凉散，招热闹人尽服之也。星稀露重，登岸言归。

初五日，法外部汉诺多尚书至行台答拜。中堂迎入，谈三刻许，始去。既而他部堂官陆续拜会。中有康司丹者，当光绪十二三年间，服官于北京使署，与中堂素稔者也。又有前在中国海关之某法员，亦与中堂有旧，特来晋谒。

天贶节^①，中堂恭检内府珍物，如古董、漆器、绸缎、碧玉之类，使随员恭呈法民主。佐以私觐之仪，亦颇贵重，一并附呈。随巾车至法相私第，互谈时事。因而谈及法国农政，中堂盛称法农人肥田（俗曰“膏田”）之善。法相曰：“中堂若欲之，仆愿以农学师借与贵国，以教华农也”。

是夕，民主特为中堂设盛筵于一粒西宫，并邀本国贵臣、命妇及他国官绅士女筵座。说者谓各国君王，于他国

^①天贶节：阴历六月初六日。

之贵客，从不律以臣礼，即与其本国之臣民，亦间行宾主礼，颇疑自贬声价。然人卒无敢戏谑者，所谓情与义交尽也。善哉，善哉！

初七日，法外部衙门亦特为中堂设茶宴于百丈楼^①（陈元龙百尺高楼，徒寓言八九

设茶宴于
百丈楼上

耳。今竟十倍其数，且实有其事，奇哉）之中层。同座二十九人，水师提督、陆路将军及文武大僚与焉。肴核既撤，汉诺多尚书言：“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敝国庆贺改立民主百年大典，特设赛奇盛会，因造此楼。会事告终，留为遗迹。虽曰高出云表，似觉无甚可观。至一千九百年，此间定赛十九周^②大会。望中堂重来敝国，以高年而为上客，且有无穷之奇物以恢眼界，中堂其无辞。”中堂闻译语，而欣然命使署中之参赞联丰（译音如此，未知华字）操法语以申答谢，惟未言重来与否，殆有“美人迟暮”之感欤！尚书又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堂能跻绝顶同赋壮游否？”（登降皆有机梯以节足力，否则如华人之登塔顶，虽少年亦不免气喘也。）中堂辞以适伤于风，未敢步孟嘉落帽之后尘也。是夕，中堂往艺院，听伶官歌法曲。

初八日，中堂至巴黎大银行，某大臣追陪左右。中堂遇事不耻下问，了然于心，欣然于色。继至铁库^③（犹言大铁箱），银行总

与银行总
办谈贷款

①百丈楼：巴黎埃斐尔铁塔高三百公尺，相当于中国旧制一百丈。

②周：此指“世纪”。十九周即十九世纪。

③铁库：保险金库。

办取俄代华保借国债之股份票一纸，送请察阅。中堂不识西字，惟见铃有中国驻俄钦使关防，因欲索取一纸以留标识。总办谓：“此系他人所寄，未敢奉命。”

旋请中堂至厅事，业已盛设茶点。中堂惟领新茗一瓿，纸烟两卷。总办甚有才辩，与中堂娓娓而谈。中堂因语之曰：“本国今欲多借巨款，但不欲与国政相关。假使径向大银行商订，即如贵行也者，其愿从之否？”总办对曰：“即以敝行言，实属甚愿，且息亦甚廉。”中堂曰：“然则今日即可谈定乎？”总办曰：“此则有所未便。盖银行通例，必须议有规条，先告众人也。”随后，中堂又设为谑语曰：“我国借银之后，倘不能如期交付，或竟无可弥补，不知贵国将发兵船代索国债乎？”总办似不喻其意者然，惟言：“寻常贸易中

中国借银
必索重质

人，岂能遽请皇家发兵讨债。”中堂复曰：“中国借银，必索重质。今汝多以重金委俄国，其亦有所质乎？”对曰：“俄国声名，颇觉信而可恃，故无质也。”中堂曰：“然则不信我欤？”曰：“非敢然也，亦非仆疑中国之有借无还也。特银非出自敝行，苟无可信之事以为质，则发售股票之际，法人不能全信，则奈何？且开帐而借不足数，又奈何？”中堂遂一笑而别。

下午，有数法官陪往武备学院，观学生操演阵法。中堂因请管院山长，普赦分应受罚之学生；并给假一天，以留忆念。

初九日，中堂往观植物园。院长款留午膳。按，中堂每赴筵宴，不甚食主人肴饌。腹饥，则从者进自备之食品。

蓋皆西国良医所预定，以免积滞之患也。是日，亦如之。

初十日，中堂在行台静养。申初，至斐嘉露大报^①馆，法贵宾李梅从焉。按甲申、乙酉之交，李梅正奉使中国，与中堂素有往还。此时旧雨重逢，宜其乐为导引也。馆中主笔出共周旋。中堂见其壁间悬俄皇加冕盛仪图，指谓李梅：“今见此图，全神毕现，令人如复置身于木司寇。”并言：“似此盛事，实使人铭心刻骨，永不能忘者也。”

访问费
加罗报

十一日晨，汉诺多尚书至行台，谈良久。客去，中堂往观著名之大织造局。至绸局观织绸，尤喜。下午，游于博物院。院中地位宽大，名目繁多，即使往游数次，尚难遍览。中堂观中国古今各宝物并佛教中奇物。归途顺道至两书院，观其大略。旋赴中国使馆，应驻法星使洗尘之请也。（中国使英大臣龚仰遽星使既谢兼使法事，膺法使之任者，参赞庆常也。）法宰相、外部、将军等文武大僚，悉在座中。

十二日，汉外部又至行台，共谈两点钟。罗道（丰禄）为中堂传译，叠佛礼大臣为外部传译。客去后，中堂乘车至文生城，观织造提花厂。薄暮，仍返巴黎。

十三日，中堂出巴黎，游某侯故邸，名胜地也。随后将游于各省。本欲再往马赛暨多郎等地，但以赴英期近，不克遍游。惟兰

出游各省

^①斐嘉露大报：斐加罗报。

因省之织造厂暨各紧要地不得不往，大约须于十八日返巴黎。

十四日，中堂自侯邸登程，两武弁从之。法廷特拨上等火车，专伺中堂乘坐。随至克鲁沙下车，观采煤炼铁等矿工，又至制造铁路条^①及机器车^②局考验工程。地方官早接电报，备车迎客，遣使导游，并在某署略进点酒。至局之后，款留夕宴。

望日晨，中堂观试放大炮。法廷特拨之火车已至，遂往兰因。地方官联辔出迎，车马甚众。谒见中堂后，请登特备安车，送入府署小憩。午后，往观织绸局。人物之像，字画之形，信手而成，惟妙惟肖。局董出绸一匹，云此绸每码（约合华度^③二尺有半）约值法金一千五百福兰克^④。（每一福兰克约合华银二钱五分，然则华度每尺需银一百五十两矣。似此珍贵，实所未闻。）

每尺值銀
百五十兩

既望，兰因洋(？)务局请宴。席间，遇在华曾经相见之旧友。申正，中堂率随员至身爱颠^⑤府。知府率属出迎，请安置于旅邸。夕，府署请宴，陪座多贵客。

十七日，中堂往观造枪局。局中以秘法造枪，不容外人入内。只以中堂未谙机器之学，许入游观。总办局务大员暨外部、兵部等官追陪偕入。身爱颠知府欲步后尘，而

①铁路条：钢轨。

②机器车：铁路机车。

③华度：中国长度。

④福兰克：法郎。

⑤身爱颠：圣太田。

坚不许，其慎重也可想。总办留食午点毕，中堂辞出，登法廷特拨火车，至声协蒙^①，观试放来复枪及配入战船之钢炮，均赞不绝口。

十八日，中堂回巴黎，与随员语出游之乐，意甚欣然。

十九日，中堂至外部，又与汉尚书议事，闻系申说初遇时互商之件，中堂已发电回华。据伦敦露透总电局云：所议事件，倘尽如法人所愿，则法于大东之商务，必将大兴。

廿二日（西八月一号）辰正，中堂出自法都，乘公家火车西行。午正抵哈夫^②，通商殷埠也。法人闻中堂将至，麇聚于车站之旁，思欲一瞻颜色。中堂正在车午膳，用箸送食，更喜为见所未见。中堂以双^③障目，首戴红顶三眼翎大帽，身穿黄马褂，昂然下车。地方官迎护入客邸，小驻节麾。

高巴黎

申初，命驾至民主福儿潜邸。民主已先自巴黎返，殷勤话别。即往观铸舰厂。又至试炮场，观试放大炮。法官因炮声过猛，恐震暮年之耳，特于远外预备阻声之一小屋，延中堂入居之，又送千里镜以供遥瞩。中堂手执镜，口吸烟，遇有未谙处，即向陪观之法员一一详问。试炮既毕，法官邀赴茶宴。入夕，民主又设盛饌，同席四十人，外部尚书及他部官毕集。

是日，值法人赛船之戏，并跳“丹臣”（舞名）以为乐。

①声协蒙：圣西蒙。

②哈夫：勒阿弗尔。

③双：眼镜。

亥正，中堂往观之。是日酬应几无间断，其劳可想。至随使各员，有不往哈夫者，伯行公子先挈之从他路登舟往英。中国驻法钦差送至车站，目视登车而返。

廿三日辰正，中堂率随员自哈夫起程。法廷拨帑雇定大西洋公司轮船一艘，送之往英国。公司主人以船承官雇，例不载货，因延素稔诸官绅士商之雅愿游英者，附载于舟，盖欲效郭林宗与李元礼之同舟共济也。法有二武员，一掌步兵，一掌炮队，中堂至法后，法廷遣令日相护从，至是仍陪左右。

法 轶 杂 论

震旦特报
语含讥讽

伦敦《震旦特报》云：法国各报于中堂使法事不甚道及。惟某大日报作长论一首，追忆一千八百八十四五年间，中堂办理交涉之事。（按是时正值越南难作，贻祸中华也。）并言今谒见民主，深感代夺辽东之德，未知他日到英将作何语。盖不免含讥消之意焉。

*

某法人致书《特报》云：中堂今至我法，其随员中几尽人能操英语，而无一能操法语者，岂不大奇？

《特报》又云：闻奥斯马加^①朝廷致书中堂，愿言枉顾。

^①奥斯马加：奥匈（帝国）。

中堂辞以精神委顿，时日迫促，不获来觐贵皇，良深抱歉。意大利朝廷亦专使奉书邀请中堂，仍以前语辞之。

*

法都《泰晤士报》（与英报同名，皆译言“时”也）云：法人欲通中国西南境滇桂商务，中堂语之曰：“中外商务，本期日益通畅，甚喜开路以迎，惟为英为法，务剂其平耳。”按云南商务，英通其北，法通其南，尽可分而为二。其往来之路，则法可借越南之红河一水潦涸，较便于英之藉缅甸。有报馆中采访使者，曾问于中堂云：“此处犬牙相错之界，未知中朝愿筑路以相连接否？”中堂曰：“中国以此事颇有关系，故略难也。余谓中国西南如云南省者，向苦贫瘠，年中公款所入，不足自贍。若他国能往通商，借其关税以为弥补，岂不甚妙？然华关所榷之税，实属太薄。溯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议定税则之时所估货价，固曰值百抽五也；迄今同此一货，即同此一税。不知货价有贵增数倍者，而银价反贱减数成，名为抽五，实不过二厘有半。余甚愿议加税则，而以西南通道相酬，彼此皆获其益，何乐如之。”

谈云南通商之事

*

法报有言中堂至法以来，民主待之有加礼，竟糜帑至法金百万福兰克，此皆民脂民膏，岂容浪掷？《内阁官报》（犹中国《邸抄》也）乃刊列实帐云：法廷代中堂预备行台及舟车一切费用，不逾法金八万福兰克，或可云英金三千磅（约合华银二万

民脂民膏岂容浪掷

两)。行台赁值，三万福兰克耳。

傅相之将归也，法民主敬致蓝色花瓶一对，名曰“赛法儿”，约高英度五尺，囑为转呈大皇帝。瓶身虽略小，然出自古窑，欧洲瓷器中无上上品也。

*

法都《格物报》云：中堂驻节巴黎时，曾为大圃之游。圃中鱼鸟亲人，天机活泼；更有珍禽奇兽，为禹鼎之所未铸，《山经》之所未图；又有钩爪锯牙，向虑其有啣人之患者，今悉驯伏如家畜，不觉喜形于色。因盛称法多博物君子，实有斡旋造化之妙用。又见群兔戏水，识为华产。或

上林麋麋

告曰此鸭来自北京，法人目为“官鸭”者也，则大笑乐。继见麋鹿成群，呦呦麋麋，不类欧洲之产；询知来自上林，则不觉愀然矣。

既而见野雉、羝羊，亦华种云。

聘英记

英轺载笔上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西历八月二号），中国头等钦差、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仪叟傅相，辞别法国诸贵官，即就哈夫海岸登法廷特派送客之商轮，浮海至英，泊于骚脯呼墩^①大海口。

由法抵英

中国总税务司赫德之弟赫政、前在东方之今任海军提督脱来西、自华告假回英之汕头领事官师古德，整肃威仪，登舟奉迓，具言：“敝国政府以某等曾奉清尘，预遣奉迎旌节，并向中堂劳苦安否何如。”傅相方答谢间，中国使馆随员龚、曾两君及英国商务局董、骚脯呼墩府县各官先后登舟，投刺请见。傅相亦延入客厅，依次叙坐。

脱来西军门当中国创立海军之始，曾主中军桴鼓（琅

^①骚脯呼墩：南安普敦。

威理军门，其后任也），与傅相雅相契合；此际班荆道故，欢若平生。傅相追念前勋，因言：“老夫甚望军门重来敝国，倘贵君主需才治赋，则望派充东太平洋总帅，借以近聆清海，所谓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军门谦逊数语。

由曾来华
之官接待

师古德领事言：“仆奉朝命，得以日陪左右。中堂如有所需，即请随时明告，自当代为处置也。”傅相称谢者再。旋问履历，知其久官中土，因问能操华语否，领事即以华语相答。彼此不觉失笑，皆曰适间空烦传译之劳也。

商务局董及地方官等，依次向傅相陈说数言，且曰：“按照仪注，今日初次奉迎，分应公具一笈，宣读颂词，以申敬意。”傅相辞焉。时已酉初，众皆舍舟登陆，乘英廷特拨迎客之火轮车。计机车一辆，客车四辆，行李车二辆。酉正，驰至伦敦。机停轮止，中国钦差龚仰蘧星使率各随员候迎于车站之旁。星使病尚未痊，偻偻扶鸠，偕傅相步行入车站。使馆参赞马格里君导英礼官某君，恭代礼部尚书行奉迓礼。其先至英京之伯行公子等，则与中国新关总税司派驻伦敦办事之英员某君，另班稟见。君主特派高大而华美之礼舆（名曰“蓝道”）四辆，各配双马，御者皆穿大红号衣，业已预伺道左。龚星使、马参赞先登第一车，如向导然，代礼部尚书之礼官从之而登。傅相出自车站，冠缀三眼翎，袍罩黄马褂，登第二车，译官罗稷臣观察（丰禄）从之。各随员亦次第登车。车站左右，英国国民人之闻风而来者，获见仪

英国国民人
脱帽欢呼

容，纷纷脱帽高呼，同声欢忭。傅相颔以答礼。

俄而马驰车骤，直抵行台。译员禀称：此系考登侯故邸，今为议院贵绅琅司岱私第；地处伦敦之中央，出入较便，院宇亦较多。故君主特命发帑赁之，以安中堂之行李也。傅相感谢不已。当降车入门之际，门首之围观而欢呼者，一如其在车站时。门内旗竿改悬中国旗帜，黄龙飞舞，益壮观瞻。既而入此室处，见器具之整齐精丽，陈设之周到深严，几忘身在客中矣。

廿四日，中堂憩息于行台，意态闲适。午后，欲往云纱（或作温则）宫^①，盖君主行幸别宫，例许人入内游观也，顺道兼可观紫禁城。只以舟车劳顿，未免疲乏，遂止。然仍留入行程单，冀乘便一游也。（按：傅相初定行程单，居英四礼拜，勾当公事尚觉从容。惟先已订定美洲坎拿大邮船公司之“中国皇后”轮船附载回华，不得不于七月十四日自英附英美邮船公司之最大最捷轮船，渡大西洋而至美国。然则居英之日仅得三礼拜，预拟之行程单即须并日而理也。斟酌节缩，颇费踌躇矣。）

預定行程
縮短一周

龚星使将设席使馆，为傅相及诸随员洗尘，先躬诣行台致意，云座中有英国外部古尔逊侍郎，中堂幸赐宠临，得以先通款曲也。

居停主人琅司岱贵绅特备“蓝道”游车及高车各二辆，

^①云纱宫：温莎宫。

遣人传语，可以任意闲游。酉初，傅相与龚星使、伯行公子、师古德领事（英廷既派师君追随旌节，即日在行台伺应）同登第一“蓝道”，驾以灰色大马四匹，先出行台。诸随员或登第二“蓝道”，或登对子马高车，同游于九达之衢，纵

游览伦敦市容

观杰阁之巍峨，慨然兴今古贤豪名垂不朽之想（英国多留名阁^①，或有塑像者）。既而穿出于深树丛林，其中古木参天，苍翠霏微，潜袭衣袂，又令人有泉石间意。至于市肆之盛，闾阎之多，亦足一开眼界。比其返也，驰骤于皇宫外之御道，英例亦不之禁也。傍晚，赴使馆，遂留夜宴，与古侍郎晤谈，各恨相见之晚。

廿五日晨，傅相息偃于书室，听马参赞与罗观察代商见客治事日期。申正，居停主人又以游车二辆来，各驾黄马四匹。傅相与伯行公子，师领事乘第一车，赫政与傅相次公子仲彭京堂（经述）乘第二车，往拜英相兼外部尚书沙士勃雷侯。既入门，同下车，傅相换乘椅轿，两人舁以登楼。沙侯迎于梯旁，同入公事房。导者引长，次二公子谒见沙侯。礼毕，众皆退出。室中惟李傅相、沙侯相及一

与英相密谈一点钟

译员，密谈至一点钟之久。傅相辞出，仍乘椅轿下楼，舁送登车。御者展轡效驾，遂至下议院。院中惟古侍郎曾识傅相，导引入内。特设一座，请傅相安坐，观诸议员议事之仪。俄传新疆部尚书嵌钵瓴（或译作铅不灵^②）

①留名阁，纪念堂。

②嵌钵瓴、铅不灵：张伯伦。

至，古侍郎导与傅相握手为礼。惜是日议员殊少，无甚可观。越半点钟，出院，嵌尚书送上马车。傅相复至上议院，一贵绅迎于门外，相将俱入。院正中设有君主御座，常日蔽以白绸，至是特命取之，任傅相审谛一周。旋共叙坐，略谈片刻，辞别贵绅，自庭出门。门外汉知为傅相也，欢呼不已。

二十六日巳初，傅相整肃衣冠，长公子（经方）赍捧御书，次公子（经述）暨各随员分携御赠珍物，出自伦敦之考登爵邸，升英廷饬备之礼舆而至火车站，盖将朝君主于行宫也。行道之人，忽见礼舆及御者之红号衣，又见车中端坐衣染鹅黄之贵叟，旁坐顶冠猩红之贵公子，无不驻足以立，接耳而语；其知礼者，则更脱帽而呼。随员与马格里参使及天津医院西医官遏温等，送至车站而别。

英廷饬备之火车按候展轮，未正行抵幙芝濂，英战舰丛泊之海口也。候迎于幙芝濂车站旁者，既有英国水师提督沙门军门、斐利曼特而军门（即中日之衅，在东方观战者也），暨海岸总
朴茨茅斯
统水师之雷恩军门。伺迓于海中者，既有“矮孛打”御船。傅相自站登舟，入一小舱，陈设之华，无出其右。既而从者毕登，御舟解缆。旁泊之“维多利亚”大战舰（即以君主之氏为名）鸣炮十九声，待头等钦差之礼固应尔也。“矮孛打”缓行海面，以是日正举赛舟之戏，游船林立，不得不迂曲其途以避之也。

迨近淮忒小島^①之“考意思”码头，蓝衣水卒排队于岸边。“矮字打”甫下碇，傅相安步登岸，英官皆盛服出迎。礼仪优渥，或过于德法二国，惟不尚灯彩之浮文耳。英廷饬备朝车，驾以四牡，鹄候道旁。海面奉迎相节之兵轮，则又旌旆飞扬，威严肃穆。时则沙侯已先坐“暹芬”官舰，驶至淮忒岛而入行宫。傅相闻报，留僮从于舟中，即掣中西随员上岸。自登第一辆朝车，英礼部尚书可礼物^②、水师提督脱来西、华道员罗丰禄联袂偕登；汕头领事师古德、税司赫政、伯行仲彭两公子乘第二车，他随员乘第三车，直向宫门进发。

既抵奥峙澎行宫^③，傅相降车，入待漏之一斗室小坐。英太子威理士亲王^④、太孙尧客上公^⑤先奉君主之命候迎贵客，迨闻使节已至，先后趋出。诸贵臣之在官祇候者，亦随太子、太孙出行款接礼。太子遣译员传语慰劳，傅相拘谦敬答，亦以译员传语。少焉，太子率太孙暨诸皇族告退。光禄寺卿备点筵于“印度斋”，贵臣肃客登筵。斋中木衣绀锦，土被绮绣，微露粉墙，皎如霜雪，傅相顾而乐之。肴核既至，顾恐腹有积滞，敬领诚意，不敢遍尝。

太子太孙

沙侯时在筵中，英国诸名流毕集。傅相逐一晋接，略觉疲倦，深恐入覲愆仪，意欲小憩。宫中早为之预备静

①淮忒小島：怀特島。 ②可礼物：戈利文。 ③奥峙澎行宫：阿斯本宮。 ④威理士亲王：威尔斯亲王。 ⑤尧客上公：约克公爵。

室，傅相乃离席而入。沙侯则与诸贵人同食毕。礼部尚书可礼物导傅相重入“印度斋”与沙侯对坐，旁坐者为统领英伦海面全军之水师提督客钵儿，固前驻东方海面，与傅相素稔者也。因而共倩舌人，互谈往事。

沙侯入内，重出，即宣旨，略谓君主业已升殿，请中国大臣入见，遂躬作向导官。

维多利亚女王接见

傅相从之，李经方、罗丰禄、李经述、赫政、

师古德、脱来西依次偕入。既至正殿，傅相向上肃立。仰见君主端坐金漆椅，身御玄衣，首披白纱，左臂系白罗带，下悬金盒，已故驸马都尉德亲王小影在焉。君主之左，太子太孙妃、皇族爵妃及宫主、郡主、县君、乡君等诸贵女；其右，则太子、太孙暨皇子颯拜德上公；其后，则宫中给事之男子，皆雁行序立，肃静无哗。沙侯趋前启奏：“大清国使臣宰相李鸿章到。”君主折腰以迎之。傅相行三鞠躬礼，手执颂词，操华语朗诵讫，复行一鞠躬礼，随授长公子李经方操英语宣读，若曰：“上启大君主，使臣奉本国大皇帝钦命，航海至大英国，敬问大君主起居万福，名寿无疆。今日使臣得覲玉容，更蒙礼接，实属三生有幸。更愿两国之交，永敦辑睦。”旋就次公子李经述手中恭捧金龙黄缎大御封，中贮国书，以授沙侯，转呈慈览。君主坐面受之。

旋制词作答，若曰：“卿跋涉长途，远适我国，朕甚喜卿之至。卿言中英辑睦，正合朕意。”译员传语讫，君主起立，折腰相送。傅相复向上一鞠躬，率领随员而退。君主仍立原处，目送傅相趋出

金龙黄缎大御封

殿门，始入正寝。

当傅相敬聆译语之际，太子引赫政、师古德、脱来西以臣礼见君主。太孙尧克上公则奉母妃驰返舟中，盖傅相欲谒见太子妃也。傅相既返“矮字打”御舟，憩息舱中。舟师起碇，开傍太子妃之“奥峙澎”（即以宫名为名）御舟，摄齐而过，行敬谒礼。太子妃亲为傅相照一小影。人生荣

王太子妃
亲为照像

遇，至斯而极。时正下午进茗之际，太子妃留傅相于“奥峙澎”，命尧客上公及幼郡主陪食茶点。约徘徊半点钟，傅相辞归“矮字打”，随即展轮言返。

迨将入幟芝漈海口，傅相得见一大事，必以为生平未见之奇，且永不能忘者也。当是时也，英京年例大阅海军，合战舰一百馀艘，各奏尔能，具存安不忘危之至意。（广学

广学会
按语

会按：四五年前，有曾读西书者在天津，与某京堂语次道及英舰之盛。京堂问究有若干艘，则对曰：西报所记今年会操之数约有八十馀艘。京堂哂之曰：“此西报虚张声势之语，何足信哉！曾是区区一英国，而能养战舰至七八十艘哉！”噫，西报各为其主，他事容有粉饰，然似此实可指数之事，岂肯参半字虚言，致招他国报馆之指摘？京堂乃视西报如中国之日报，甚至军政所关，亦付之一哂。何怪昧于西事之大员，甚至疑及《泰西新史攬要》大半夸词；而不知此为万国传信之书，作者名誉于此损益，故每下一语，必历考岁会、月要之册，始得各实在情事也。且此书为西人而作，所记者不一国，即有喜作夸词者，夸英乎？夸法乎？抑夸德、意诸国乎？或曰：将以炫华人之目也。然则麦恩西之作此书，早知广学会将译之以示华人乎？况不足取信之书，广学会岂肯妄译乎？因记英舰事而连类及之。至于英舰之数，今已增至一百馀艘。李中堂所见者，仅四十七艘。设使某

京堂见之，恐又将曰：“英舰向有之数，余不之信，矧其续有加增？今中堂所见只此数，知英舰实只此数耳。广学会为西报所愚，代为虚张声势耳。”噫！本会虽欲自解，其何以解于名卿哉？而又何论乎疑及《泰西新史》哉？傅相初定至英之日，正可凭轼而观。只在法别有勾留，各舰操毕，陆续散归防次。然实泊于幙芝濂者，尚存四十七艘，分列两行，如山之立。“矮孛打”舟师奉英廷之命驶入舰队，冀邀嘉宾之青睐，藉伸地主之赤诚。是以改展缓轮，先绕出其首列之行；继复曲折盘旋，穿出于第二行之间。统计两行中，凡大铁甲船二十七艘，巡海大快船二十艘；灭水雷船及雷艇，厥数尤多，适敷佐理巨舰之用。傅相欣然色喜，所不待言。

参观英国
海军舰队

各舰当“矮孛打”驶近时，皆先下旗而复升旗，如作揖然。舰中各武员督率水师列站桅队，舰中更军乐大作，以敬上宾。“矮孛打”绕过二周，直向幙芝濂进发。忽闻各舰炮声大作，盖“奥峙澎”尾随而至，英太子在焉，故鸣敬主之炮也。舰炮方止，台炮又鸣，则“矮孛打”业已进口，幙芝濂炮台升炮十九响，以敬头等钦使也。似此彬彬有礼，信无愧大国之军容矣。

西正，傅相登岸升车，与随员至幙芝濂旅邸，暂作寓公。是日，英《京报》（略如中国《宫门抄》）书曰：“中国特使、头等钦差李某入觐，君主以‘维多利亚头等大十字宝星’（亦以君主之名

维多利亚
十字宝星

为名）一座赐之，又以‘维多利亚二等宝星’一座赐译官李

经方。”

造船厂

廿七日，傅相假寓茀芝濂旅邸，地方长吏来拜。礼毕，送出，即往观英国造船厂。登厂中自备之火车，循行厂路，舒徐不迫（厂中地宽路远，非车不行），抵一大局，英廷于此定制极大炮船焉。傅相命停车入内纵观。其有未喻处，总管厂务之英员暨导游者一一告之。所见之船，有甫造者，有将毕者，有业已下水者，并皆佳妙，令人目不暇赏。出局，重登小火车而至操兵场，换登伺应之马车，至总管英员私第。遇海部尚书，约谈半点钟许，尚书回伦敦。傅相回旅邸进饌，小憩。酉初，登英廷饬备之火车驰回伦敦。马参赞迎于车站，共登英廷饬备之安车而返考登爵邸。

廿八日，中堂在伦敦。上午，憩息于君主赐居之考登爵邸，意甚静穆。来拜之客虽多，不过略与周旋，多命长次两公子暨各随员司迎送。惟英相兼外部尚书沙士勃雷侯，恭贺君主在“奥峙澎”行宫传赐“维多利亚头等大十字宝星”一座而来，中堂整衣迎入，约谈半时许始别。下午，中堂出行台，答拜藩部、海部两尚书及外部总书记官。

在“中国会”讲演

是夕，伦敦中国会（凡英人之曾官于华暨通商传教于华者，回国后悉入是会，共究中国情事）特设盛筵，公宴中堂，兼请英廷诸贵人陪坐。肴核既具，宾主举觞言志，礼也。中堂使罗稷臣观察致词曰：

昔与敝国往来之诸君子集“中国会”于斯，声名鹊起。敝国与有荣施，曷胜纫佩。今夕辱承见召，仪文优渥，尤感老怀。窃念敝国与诸西国往来联合，悉惟贵国之力；此后进而益上，俾我华同列于万国公会。不必论其他也，本大臣参谒贵君主，过蒙优待，足证中英之交谊，业已由渐而深；从知欧亚之亲情，必益相观而善。本大臣无穷冀望，实在于斯。

惟非常之原，黎民所惧；至大之事，奇险环生。譬诸行程，各经鸟道羊肠，始获荡平之玉路；彼风尘鞅掌者，共喜息肩焉。我两国之所遭，亦若是也。且其间又有事之不可忘者：百年以来，中英启衅之端，实误于彼此不相稔习。犹幸贵国公平妥慎，不同暴躁一流；故遇事虽未免迟延，而已得华人之敬信。然则向日不通闻问，以至官吏歧其律例，士夫异其书史，凡民殊其风俗，而疑忌猜嫌之念与日俱深者，一旦豁然贯通，不如拨云雾而睹日月哉？

誤于彼此
不相稔习

所惜者，今日由苦得甘之境，尚未克圆满十分耳。然即往以推来，当必有毫无障碍之一候。即如欧洲政教，本大臣耳熟能详，徒以道阻且修，心领而末由目击；今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其甚欲不虚此行者，即在敝国之蠲除嫌隙，而与欧洲诸国一通而无不通也。本大臣尤愿贵国人于敝国事易冷眼而为热心，于以上助我朝廷，下助我闾里。庶几兴盛之势，蓬蓬勃勃，如釜上气，且分而至于贵国交受其益，岂不美哉？

本大臣尝闻贵国贤臣言，“地球之关系，莫大于太平无事”。（在座主宾闻此语皆鼓掌，以示称善之意。）诚哉是言也！惟我华人冀幸太平，亦驾于盼望诸福之上。是故农工商人虽异，而望中外之和好则同；特多泥古而不通今，兼不肯长顾却虑，预筹日后诸益。想贵会之曾与东方人晋接者，必已深知之矣！本大臣今来欧洲，但见人皆有力图上进之心（众又鼓掌），迺与华人相反。其讲道学、论理性之士子，更有究极至千秋万岁后者。察其命意之所在，厥惟前进之一途（众又鼓掌）。似此情形，欲举以绳诸我华，吁嗟乎！以华人生齿之繁，求其一世中（三十年为一世）于变时雍，与西方相

**中国只能
逐步渐进**

伯仲，天下纵有笨伯，亦断不敢谓今日言之、明日成之也。而况欲矫揉造作，使其强就此途也？譬琉璃冷盪以探汤，有不粹然碎裂乎？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必须迁延忍耐，逐渐加温。本大臣愿发一言，诸君子得毋共诧乎？西方有熟路焉，人共驾轻车以就之，诸凡顺适。华人则开其识见，立其根基，必也优游履舄，由渐而入。其愈见为缓者，即其愈形为速者也。（在座诸人鼓掌不休，且曰“同听之！同听之！”）

西人若借箸而筹，欲求治华之第一善策，务在不损其体统，不减其尊严。否则治丝而棼，迫而酿成大乱，甚至百务荒废，难言底定之期。噫！此非本大臣少壮之时身曾经历者乎？当是时也，本大臣志在治安，投笔从戎，忘身而谋戡乱。又承贵国名流（指戈登将军）

**谢英人助
平“内乱”**

远来匡助，本大臣今尚系诸怀。且是时贵国执政大臣，见我华国体之损伤，工艺、农业、商途之颓丧，凡碍华者，亦碍乎英，遂共乐为臂助，削平大患。迄今三十年来，无论敌国，凡与敌国通商之各国，咸赖贵国之高见卓识迥超人上，致有今日之相安，有不同声称谢者乎？

然亦越于今，中英两国之相关，实不异于当日。但就通商而论，一东一西，屹然并峙，毫无限禁，利益均沾。是知两国重大情事，惟此为最。万一敌国有损害自主权利之祸，必致波及于贵国；贵国仍应出其智力，奋其威武，匡扶而救平之。故敌国之倚仗贵国暨通商诸国者，贵国亦断不肯袖手旁观。本大臣悄悄之忧，于此略能自慰矣。（众又鼓掌称善。）

至于本大臣之为贵会贺者，会中诸君子既皆洞烛我华之情势，自共能扫除碍路之荆棘，而使中英两国之邦交日益加密。是故愿举一觞申谢贵会；不第此日之盛饌，实望贵会自今以后，多力多福，有兴有势，凡遇两国中阻之事，各抒英见，以发伟词，于以使欧亚两洲，中英两国，交庆相通之大益。惟诸君子实图利之。

在座英国诸官商既得闻此言也，欢喜赞叹不能自己。其

制词以答和者，大意略谓：“敝国甚愿与中国相往来，国势邦交彼此蒸蒸日上；并望中国一通百通，远胜今日之仅通滨海诸地。敝国之所裨，固属不鲜；贵国之独承其利，尤非拟议言思之所能罄也。至于中堂之惠然宠临，敝会实不胜雀跃。异时荣旋京邸，更敬请大皇帝俯鉴敦崇睦谊之善，洞辟重扃。人则息息相关，路则头头是道；从此邦交有胶漆之固，商业有鱼水之欢。而中堂殷殷图治之盛心，亦得于垂暮年华，永言欣慰矣。”

希望中国
全面开放

外部侍郎古尔逊则曰：“中堂年高德劭，大可养尊处优。今尚跋涉长途，锐进迈往之英风，未有小挫。鄙人中心钦佩，莫可言宣。所最足惜者，来太暮而去又速也。惟望后日之中国，诚如中堂所云，与各国大通交际，彼此相扶相助，即相感相兴。至敝国所立之‘中国会’，更望暮气颓唐之国势，忽有炎炎大火重发于灰烬之中；遂本其昔日地大物博之隆名，一切振兴鼓舞，富强盛业，震于迩遐。中堂则自西徂东，阅历益深，措施益易，重为京师内外诸大臣之领袖，无负此时十万里之行程。鄙人遂听风声，能不以手加额哉！”

惟愿李氏
重为领袖

古侍郎言毕，主会某君起立，极赞李中堂宏济艰难之力，任重致远之才。且言“外总师干，入调相鼎，于今三十馀载，几于无瑕可指。故吾英所久革、而中国所久著之御史，曾无一事，兼无一人，得以具摺纠参者。”（甚矣！御史之为世诟病也。）译员以告中堂，至末二语，皆相与轩

渠不止。

麻姑像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四十一页〕二十九日(西八月八号)，节相敬致私亲之仪，中有绣花美锦、博古奇瓶，而麻姑仙像一尊，尤稳洽英君主之意。而英廷接待之优，尤属隆施异数。今又囑巧匠为造两椅，专合老年之用。一椅背有小轮，可以意自升降，或坐或睡，无不相宜；其下有褥，甚为温厚，罩以红绒，又甚灿烂；睡则背得所护，坐则股得所安。一椅脚有活轮，可以意自为往来；轮以橡皮为之，行走绝无声息；贯轮之轴，则用法条，亦不患其颠簸；坐处亦以红绒为褥。此皆英匠别出心裁之巧制也。

向戈登像
献花圈

晦日巳初，中堂至故将军戈登之留名阁，遗像具存，英风如昨。命取预制之鲜花环，安置像首。其环就枝朵编成英字，文曰“李某敬赠中国良友英国名将戈登”。礼毕，乘车至保罗大礼拜堂，戈将军衣冠墓在焉。（按，戈将军阵亡于埃及，莫知忠骸之所在，惜哉。）墓之巔，塑其卧像。中堂亦放置一花环，三揖而退。考戈将军籍隶话景，当其生时，解囊创立一书院，培植故乡子弟。及其歿也，民不能忘，书院规模，依然不坠。是日，闻中堂至墓行礼，掌院者尽率诸生徒，至保罗堂恭申参谒。其中有学生十三名，如庐墓者然。中堂问而知之，囑译员传语，励其向学；且言戈登之模范名

望，汝等宜终学之而勉幾之也。

旋复登车，至景星灯大博物院^①。中堂于机器木模、自古至今历代所变而益精者，无不留心垂察，喜形于色。说者谓华人以守古为高，而中堂独以更新为喜，中国有大臣若此，何忧国之不兴哉！

华人守古
李独喜新

出院后，言返行台。戈登书院学生二十名稟见，中堂命入，留谈片刻，嘱备点筵以款之。复为之代付游资，送往伦敦新开之印度博览会，以广眼界。此盖诸学生永不能忘之事也，中堂诚善于诱掖奖劝矣哉。

下午，英相沙侯就野外丰林浅草之场露处以款嘉客，中堂赴之。按，沙侯为历代袭爵之世家，其闾闾在伦敦城外，富丽拟于宫观。而以距城较远之故，特备两火车以便送迎。是日之陪坐者，上下两议院贵绅上士之外，又有各部尚书、侍郎、书记各官，以及各国驻英之公使与其命妇，而著名之诸豪商亦与其列焉。

七月朔(西八月九号)，中堂在伦敦。按照治事清单，当于下午两点半钟往观动物园。园中人业已预备款迎之礼。且园之宽广，几如周文王之方七十里、齐宣王之方四十里。其中安置之美善，又超出于“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之诗。不谓天气阴霾，艰于命驾。中堂致书辞谢，具言本大臣噬肯来游^②，乃天不能从人所愿，是可惜也。

^①景星灯大博物院：肯辛顿博物院。

^②噬肯来游：《诗·唐风》“有杕之杜”中的一句。

是日上午，曾偕英廷简派导游官师古德领事，乘坐马车薄游郊外，即返行轅。

哉生魄^①清晨，中堂乘车至驻英之德、法两使馆，略通款曲，不甚深谈。盖将养精蓄锐，预备下午五点钟应汇丰银行主人水晶宫大宴之请也。届时，中堂命驾赴之。主

汇丰银行
盛大宴会

宾几及三百人，门以外车马尘腾，宫以内簪纓云集。中堂徜徉其间，未能逐一酬应。七点半钟入席，中堂为上客居首座，龚仰蘧星使次之。伯行、仲彭两公子暨中堂诸随员，中国使署各官，与恭请筵座之英国达宫贵人，依次入席。汇丰银行主人喀密伦君（君前在上海，为本广学会之总董，及其邇返，则请英国驻沪按察使兼总领事哲美森君继之）实为主宴，曾来中国之诸官商同作东道主人。

肴核既撤，主宾献酬交错。喀密伦君奉觞而起，敬属嘉宾。中堂亦离席举觞，使罗稷臣观察宣言。观察循礼先颂英国大君主洪福，次庆中国大皇帝万岁，再次祝贤主福寿，旋致词于合席曰：

罗中樞代
李致词

不佞奉中堂之命，略答数语，借申谢悃，并达微忱。中堂若曰，本大臣幸承宠召，特赴华筵，非但如他人之重视多财也。汇丰银行有大功于吾华，本大臣深铭肝膈。且承银行顾念之时，又知总持财政之主人实具远见，与寻常彼此通财之谊迥乎不同（原注：众咸鼓掌称善）。贵银行收利于中国全盛之日，放债于中国就衰之时，似此耿耿之忠诚，宜

^①哉生魄：阴历十六日。此日为初二日，应作“旁死魄”。

其显盛名于四远。本大臣今借一危，敬为贵筵中各东道主人寿，更专为喀密伦君寿者，敢重申一言曰：凡百银行，得此才猷练达而又性情慷慨、品行端方如喀密伦君其人者，举之以充总理，其行立见大兴。本大臣请在座诸君子各举其觴，同祝汇丰行永兴永广，弥广弥兴！

于是中西诸宾主共罄一蕉，大声欢呼，如大海之潮音也。

俄而席散，众人导中堂至大厅旁之御园。园中有大凉亭，王者之亭也，端严壮丽，绝非尘世招凉亭榭之比。主人就亭设座，又预传巧匠为鱼龙曼衍之戏。远近之闻而来观者，不仅士多于鲫，抑且人多于蚁。中堂将上亭，万众见之，脱帽欢呼，声震山谷。亭外预设之放烟火场，华美亦罕有俦俦。既有铁管通入自来水管，激发冰丝万道，复映以杂色电光。满园中更遍悬百色花灯，皆使人神迷目眩。亭旁石畔，则有开机自鼓之大琴，盈耳洋洋，不数《关雎》之乱^①。于是水火“既济”，光韵“中孚”，畅“噬嗑”之馀欢，极“同人”之至乐^②。中堂亦游观悦豫，不但安逆旅养颐之素，且幾忘视师调鼎之劳矣。

御园宴请

少焉，星斗影中，烟花怒发；绮罗队里，火树丛生。浓辉遍照而无倪，幻态纷呈而有象。极下界千秋之丽瞩，供中堂一夕之清娱。其尤堪奇诧者，宪座旁小几上有一钮焉，主人请按以指，

颂李中堂
福寿无疆

①乱：乐章。“关雎之乱”，是《论语》里形容音乐之美时的句子。

②“既济”、“中孚”、“噬嗑”、“同人”：都是《周易》卦名，此处只取其字义。噬嗑，义为饮食。

中堂从之。岂知钮贯电丝，丝通火戏，一指甫动，七字遥呈。但见烟光杂遝之间，有火书华文曰“李中堂福寿无疆”。中堂喜动颜色，即问：“想此法而成此事者，伊何人？伊何人？”或对曰：“烟火公司主人蒲络客也。”即引之以谒相公，且告曰：“公司中购用中华爆竹，寻常岁以百墩计。其借以配合成文者，共有新色二十五种。盖较中国常用之五色，增五倍也。”中堂掀髯而笑曰：“本大臣昨在德国，曾两观烟火之戏。然琼华瑶息，曾不及其半也。想蒲络克之操此术也，必参以化学之真工夫；不然，其能臻斯绝艺哉！”电烟送暖，风露荐凉，中堂辞别众宾，下亭出宫。但见喀密伦候送于总门旁，中堂感激不已，握手示敬，登车归休。

招待费一
夕三万镑

是席也，姑无论山珍海错，纷罗几席，为五侯家未尝之俊味。且宴集之地，甚至假君主之离宫（其名曰“水晶”者，大半以琉璃镶嵌而成也。古时琉璃之贵，等于水晶。锡以美名，流传弗替），其为华贵庄严，岂尘海中人所能梦到哉？翌日，开列清册，共糜英金至六千镑之多（以丙申腊月市价合算，每英金一镑抵华银六两一钱一分，实共需华银三万六千六百六十两）。谚云：“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吾请改其文曰：“贵人一席酒，富户十年粮”。（盖以何曾日费万钱计之，而知其相去无几也。一笑）而英商之推重中堂，即此可知其诚意矣。

哉生明，中堂驻节伦敦，往观通商大事，西谚所谓“大日子”也。已刻，先诣专理宫中财政之英国皇家大银行。

总办为主，偕各董事延入。寒暄毕，诸董中有爵绅壳蕾，中堂见其庞眉皓首而精神矍铄，因问其寿。曰：“再逾六礼拜（四十二日），年登八十矣”（西人须逾生辰方增一岁）。中堂健羨不已。旋问行中董事若干人，壳蕾对曰：“二十四。”中堂曰：“行钜而董又多，乃不至我东土设立分行乎？”曰：“在国已足隆其业，不欲远商也。”中堂曰：“仆有多事，愿质所疑。”遂连问不绝，曰：“常见有他国来英告借者，贵行何以不应命？贵行甚钜，用人必多，何所藉以供给？”总办对曰：“敝行有业产，可收租值；筹款以供国用，则收利息；他商以物产为质而来称贷者，亦有利息。年中，除供给各费而外，尚有盈馀也。”某董亦曰：“敝行经办国债股票，故国帑亦存故行中，可资周转。”中堂问其股本。曰：“此有限公司也。”又问：“行中取息若干？”曰：“大率不越二厘半（每百镑年息二镑半）。中堂大奇之，俄而曰：“可知国愈富，即息愈轻也。”

在国家银行之问答

又问：“所存现款若何？”总办对曰：“或存‘骚囹囹’（即一镑也），或金块，或他国所铸之金银通宝。”中堂曰：“今金腾贵，不识后能稍贱否？”董事对曰：“欧美各种货物财产，均依金价合定，逆料其未必遽贱。银价虽略贵，亦未可恃。今惟视美国公举新总统之意见以为标准。盖似此之事，惟用银之国能定之也。中国与日本在东，美国在西，本皆专用白银者，大抵即皆可核定。”中堂曰：“我倘与日本携手同行以定银价，然必须先与欧洲各国议明兑换金银之价，贵

国如不见允，即恐难以专主矣。”壳蕾曰：“此关乎大局者也，其详不可得而陈矣。”中堂曰：“英国如愿剂其平，何难以只手挽狂澜？惟不免有自私自利之心，遂不顾他人之苦乐耳！”大董某君曰：“然也。然各国亦何莫不然？”中堂笑曰：“各国皆然也，特英国于同然之中分外独然耳！”众人皆大笑。

请英不顾
他人苦乐

中堂又问曰：“闻通用金银之事，各国前曾互议，徒以道旁筑室，三年不成。贵行为天下巨擘，曷不躬为之导？”大董曰：“此事关乎国政，银行无此大权也。”中堂曰：“贵行遇事自专，非部臣之所能辖制。金银并用一节，似应亟为料理。”曰：“中堂误矣，此非银行分内事也。”既而曰：“凡专用金之法，或兼用银之事，惟议院能定之，亦惟议员能变之耳。”中堂曰：“然则议院何不定之？”曰：“议院之权，虽足以笼罩一切，然非无所不能之上帝也。愿就范围与否，仍在众人也。”中堂乃更端以论杂事。

主宾共谈半时许，始相约入金银库观最准之秤。但使飘入一尘，其权（秤锤也）已显分轩轻，诚奇制也。总办取填注英金一千镑之钞票一纸，因造时偶不如法，视同废纸者，请中堂自书大名，以为异日忆念之券。中堂从之。旋辞总办及众董。

邮电局

出自银行，命驾至邮政总局。局主公爵瑞馥率各官出迎，先导观各治事处。迨至电报局，邮政之分门也，见专司发电者，其多如蚁。问其数，曰三千人，中堂心甚震动。即入发电至他

国之院。见一电机，其线连于法国巴黎都城。电生^①当中堂前，以法文电致法都，云：“承中国总督李中堂光临敝局，请问贵京天气如何？”瞬息间复电已至，其文曰：“承中堂惠顾贵局垂问，敝处天气顷正晴光烂然，毫无变动之象。”璩馥公又导中堂至通电德都柏灵之室，电生如法电室云云，以德文传至德都，即有英文答电云：“敬问中堂起居如意，此间天气甚晴。”中堂喜动颜色，因欲书一小筒电呈德皇。局中人辞曰：“德皇今适远出，其驻蹕处不通电线也。”乃止。既而至德律风局^②、英国自通四境总电局及邮政局发书处，详睹一切。登车返行邸。

申正，中堂赴商务总局之约。局在伦敦西境，街衢益宽广，屋宇益高华。英国管纓门第，多筑于斯。驱车过之，目不暇给。商务局总办为迎宾主理，先期具柬，延陪宾诸客，数以千计。届时车马喧阗，烟尘合沓，且亦有步行而来者，杂以翼瞻上宾丰采之诸英人，九达之衢，几难插足。捕署知之，增派额外巡捕往来弹压。中堂甫至，欢噪遍云。

商务总局
之大会

总办迎于门首，导入渔业大堂，筵座诸贵客群起为礼。中堂不克遍酬，且亦不能举其名，惟知英都中大商之领袖，如银行及各大公司总办，无不在焉。且堂以外，攒花作巷，明靓而鲜妍；堂以内，采山草棕榈饰壁，配以一切装潢，肃穆而整洁。向外，正中高揭中国黄龙大帜，左为英旗，

①电生：报务员。 ②德律风：电话。

右为商务局旗。饭厅外双扉间，又悬华旗、英旗各一面，互扭作和合形，灿烂而华贵。中堂略一瞻眺，改乘兜舆，偕总办登楼。襄理迎宾之董事迎于梯口，邀请入座。总办旋取莫洛沽国^①红皮槎一具，开出黄缎一幅，预书颂词，向中堂宣读，其文若曰：

今日之会，仆代伦敦诸大商人忝为主理，恭迓勋名鼎盛之贵宾。

**盛赞中国
悠久文明**

伏念中堂在中国，实为华人中第一大臣。今幸不鄙凡陋，辱临敝局，仆等皆与有荣施焉。且中堂所居之中国，立政古于欧洲，主教更先于万国。印书之木板，则先知之。行海之罗盘，则先有之。其外交也，先已与罗马相通。而继壳伦波^②（四百年前觅得美洲全地者也）航海之后者，我欧洲有客排德^③，造舟东下，极愿远访中华。此皆书史流传，可以覆按者也。其工艺也，罗马未筑大城、未开大河之先，中国已筑万里长城，已开运河。似此久著荣名之国之大臣，今来敝局，实有重视商务之盛意。况中堂历聘各国而至敝国，关系大东方与极西方商务之振兴，尤非浅鲜。

回溯中英两国通商之局，始于六十年前，迄今花甲一周，两国来往之商情日臻隆盛，不特东之与西、亚之与欧交受其益而已。专以我英伦，英与中国来往之货物，每年共值英金一京一二兆镑，实较列国与中国往来之数更增一倍。其由轮船运载之货，英船占百分中之八十四分。中国海关所征货税连各项钞课，英又占百分中之八十一分。由英出口至华之货，岁值英金七兆镑；华货之每岁至英者，则值四兆餘镑。仆之所以为此说者，非如算博士之锱铢必较也；以明我两国之商业资本日益增重，而地广人众之贵国实敝国通商之大市集也。

**英国之
大市场**

①莫洛沽国：摩洛哥国。 ②壳伦波：哥伦布。 ③客排德：
Cabote，嘉本图。

抑重有说者，年来贵国之商业，固属远胜于前；然较诸实可厚期成就之数，则此区区之十馀兆磅，直若鹏鸟之未曾展翼，鯢鱼之未能扬鳍。何也？华人生齿既多，华产之仅称为料而未成为物者，又不可以屈指计。但愿自今以后，生意蓬蓬勃勃，绝似春来之芳草，于以使中英两国交受其益，岂不妙哉！倘中堂俯鉴微诚，分外广开贵国应开之口岸，以畅商途，仆等皆愿留意于贵国所需所乏诸物，源源补运，不啻琼琇之报。更望中堂安返故国后，赐书敝局，云中国内治平安，外交和睦；商途政术之与英息息相关者，为终始不渝之老友，为日新又新之良朋。则一纸佳音，岂仅万金之抵而已哉？

多开口岸
广做生意

总办读毕，仍返致词于榘，以呈中堂。既而专司东印度与中国通商之董事亦起立致词云：

敝处与贵国通商，资本之厚，冠于各国，深知贵大臣心中灼然无所疑矣。回忆五十年前仆曾税驾贵国，正值五口初开之际，似此大庆幸事，至今永不能忘。仆所甚爱之华民，今已远胜于昔。然贵大臣所不应不知者，华民虽已有多益，而通商之事，今尚可格外增广，所惜内地之人，不免挠阻耳。仆等望贵大臣回华以后，本其力量，出其识见，凡旧俗之尚未尽改、新气之尚未大开者，急为之一一振兴，如创筑内地铁路等类。则历年躬行倡率之伟绩，至今而竟其全功，岂不乐哉！倘闻贵大臣今来欧洲，历观各国之措施，未尝不叹为美善。若使移西方之教化，以治东土之民人，如泉水之来源滔滔不绝，华民既臻之而享平安而增福祉，贵大臣又鉴仆等之奉迎各含喜气，因亦以喜色见赐，回华后更重念此喜信以成喜事。并祝贵大臣寿益增、名益显，以遐传乎喜报，仆等亦弥触喜心矣。

以西法
治东方

罗稷臣观察（丰禄）乃离座，先言将代中堂作答，旋照例向会主及各客拱手为礼，遂言：

伦敦商务局总办致词，东印度与中国通商董事明谕，本大臣不胜感激，且有不能已于言者（众皆鼓掌）。本大臣既至英国而入伦敦，主宾酬酢间，诸形契合。更闻二君盛意，本大臣实具同心。甚愿中英商业（众人不待词毕即皆鼓掌，以示预庆之意）更盛而更广，以迄于无有限量，诚哉彼此均有裨益也。惟凡为大臣者，遇事不能先许空言（众又鼓掌，有大笑者）。何也？人心有甚觉激动之一候，吁，不知又有意想不到之诸阻。是以命意虽臻绝顶，治事或迄无成。若先大言炎炎，岂不类于唐突乎？然而仍愿剔除巧语，抛撇小心，竟大胆质言曰：本大臣愿为中国长进之中保，在世一日，必不肯荒废一日（众人鼓掌益喧）。是以直许于寿命未终之顷，必竭力以劝中国，必使工艺商业有进无退（众人又鼓掌）。凡本大臣在欧学得之诸课程，口必大开，喉必大响，必佐大皇帝于统辖之全地，用公平妥善之法筑造铁路、行驶火车，甚至极远极难之处，无不有四通八达之路，以运土产而便行人。此盖贵国首创之极可夸美者，吾华乃步其后尘也。诸君乎！诸君异日在此，适闻中国盛事之成，必将忆及本大臣之真言忠悃，而共欣然色喜，曰：此即某年某月李某在某局面许之事也（大众鼓掌更鼓掌，且有顿足者）。

李鸿章向
英人保证

礼毕，主理者导诸客与中堂相见，各通姓氏。中堂久坐楼头，屡吸卷烟，似有不忍恣然舍去者。临别复曰：“承贵局诸君迎迓款待之情，本大臣实不胜喜悦也。”

初四日，中堂在伦敦。万国太平会（即《中东战纪本末》第一篇所称之“弭兵会”者是）中人来谒。中堂以是日事烦，先接订期公启，即囑赫政复以书云：“甚愿见贵会友，惜早有他约，仅上午九点钟时，有馀暇数分钟，乞谅之。”会董仰体宪意，入座之后不暇寒暄，即命书记生袖出节略，朗诵于中堂之

“万国太
平会”

前，若曰：

贵大臣出自中华，游于各国，实愿中西交谊，愈睦愈通且愈久，即以大有造于贵国，敝会深知之矣。故思竭尽微力，赞助盛心，晋谒台阶，熟商长策。敝会素钦贵国大皇帝善于化导臣民，敦崇睦谊，皆以平安无事为福，与英国式好无尤，与他国亦型仁讲让。敝会既冀万国永免兵燹之苦，更不愿各国与贵国相见以戎衣；况贵大臣辱临欧境，又抱通商兴国之公意？敝会中人遍布于欧美，判劝邦交之联络，同于朋好之往来。自宣代贵大臣宣播徽音，俾英国暨各国同会诸友无不洞悉，度贵大臣必不以越俎为嫌也。

至贵国与他国偶尔齟齬，旋复言归于好，有与敝会心心相印者。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日本觊觎台湾，衅固非起于贵国；英前任驻华使者威妥玛大臣，

表扬中国
妥协退让

竭力调处，贵国大半俯从，一也。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日本剪灭琉球，贵大臣听美国格兰德前民主公断，逆无异言，二也。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法国欲夺越南，贵国保护属藩，几成大祸，关系尤巨；幸而法前相格兰味中堂与贵国前任驻英使者曾劼刚侯和衷共济，两国皆不失体统，三也。此三事者，敝会皆谨识于心，而知贵国实奉“耀德不观兵”之古训。今尤望贵国援此三事，以为成例，天下无可措置臣事矣。

篇末复晋颂词曰：“敝会同入深冀贵国平安兴盛，巩固绵长；贵大臣精力纯固，贵寿无极。”中堂酬答数语，并详问立会之法，因谓：“不恃力而恃德，从此五洲万国得以永保升平，贵会之功匪浅。本大臣具有同志，愿力助贵会之大成也。”诸董称谢而出。

报时钟指九点有半，英廷特派之御车至，请中堂至贺荔支^①大船厂，观英国合操炮兵盛会。中堂即易公服，与英

^①贺荔支：乌里治。

炮兵合操

廷遣令陪侍之脱来西、师古德两君共登一车，赫政及随员等分登二后车，同向伦敦西南行。中堂连日出外，皆乘轿车；今日始登明车，旷览街市之平坦宽阔，房屋之高峻华美，不胜奇喜。及至火车站，有英廷预派之武员率车马炮兵迎导。中堂易登御火车，各员复随从护送。

少焉，车抵贺荔支，遥闻校场中鸣炮十九声，盖专迎头等钦使之礼也。中堂旋易登御马车，诸兵先至车前站队以示敬。掌令官传令开操，中堂即在车中凭轼而观之。但见炮兵骑马以御车，进退分合，行所无事；既而至人马不能行走之险地，诸兵竟挟辮跃马而过，真绝技也。操毕，诸兵即夹护车旁，送中堂入贺荔支船厂。道旁观者，万口“欢迎”（其声若曰“贺来”）。中堂左右答礼，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规模巨大之造船厂

船厂总办暨英国文武大臣出厂远迎。入内叙礼毕，先具点筵，遍饷贵客。中堂则入其静室，小憩以节劳。迨主宾食点毕，总办导中堂观全厂之工艺。遂登特派火车，其装潢之华丽，在英几无伦比；车旁悬画眉鸟色之绸幔，尤堪悦目。其游厂而必以火车者，盖厂方英程三里，铁路往来交错，长英程五十里也。其所备之火车，但以机车计，共有四十三辆之多。在厂执业工人，则有一万六七千名之多。似此巨工，藉非目击躬亲，几何而不疑为妄诞哉？

总办先以一单呈中堂，开明观览之次序。每到一分厂，

即有四轮安车，挽以人力，入内审视，大都标新领异，使人忘目力之疲。继至“灰得海叠”（译言白头）厂，盖专造水雷者也。中堂尤喜之，留连不忍去，意欲有所语，而机器之声震耳。总办传令停工，瞬息间万籁俱寂。中堂乃详叩造雷诸法，语多中肯，知非绝无心得者比也，总办一一答之。又问：“此系国家官厂，未知民厂中亦有造雷者否？”总办对曰：“有之。”问：“英国似此之雷，外人能购取乎？”对曰：“伦敦今有两公司，可以向购。”问：“与此同式否？”曰：“同。”问：“一雷之价若干？”曰：“类乎此者，大约英金四百镑。”问：“国产之雷不能出售乎？”曰：“然。”罗稷臣观察时充译员，自以其意问总办曰：“愿出售乎？”总办笑曰：“专供国用所需，无出售之例也。”中堂又问曰：“贵厂隶于兵部乎？抑户部也？”总办对曰：“隶于兵部。”（按，即此可见中国以军械所需隶于户部之失。若使隶于兵部，则大司农安得执五年不许增购利器之权乎？中堂垂问及此，知其有深感于心矣。）又笑曰：“如国家准令出售，则厂中常有业可操，仆亦甚愿之矣。”旁有一人曰：“本厂主顾，奈仅有一客何？”中堂忽发奇语曰：“本大臣愿见试放一雷，何如？”总办曰：“此断不可。一雷怒震，不特中堂骑箕而去，四围之人皆无噍类矣。”中堂自悔失言，似有惭色。众人争欲慰之，议取鱼雷一尾，置诸附近之水塘，压入空气之力，游泳自如。或问能试其力之若干否？罗观察曰不可。

在水雷厂
之问答

失言

观毕，复登火车往钻炮厂，观对径英度一尺数寸之铁杆，以机器运螺螄钻力渐钻而过，遂成口径十二寸之炮筒。中堂复详问造炮之法。继观大锤，运以英权四十墩之汽力，每击一下，声震山谷。旋复登车，过日晷坊。中堂与司晷者详论测日之理，始辞主人而出，仍乘英廷特派之火车，迤邐回邸。

初五日，有请中堂出游水次者。爰登英廷代备之官轮船，缓行于汰姆泗江^①中，历览英国公家之船坞、船厂、枪局、炮局等，兼眺赏夹岸名胜诸地。舟行至代造日本兵舰处，见“富士”舰（富士，日本名山也，借以名兵舰）全身已具，正将配装机器。中堂详问一切制度，既而叹曰：“天下不可端倪之物，尽在英伦矣！”（盖统沿途所见而言。）江游毕，登岸，至麦刻心大公司，盖铸造快炮及药弹者也。公司主人预备点筵，以饷中西诸随员。并为中堂特备静室，置小榻焉。中堂稍憩如平日。下午一点半钟，辞主人出。改登官火车，迤邐而入内地。经过乡镇甚多，夹道英人之候伺颜色者，无不脱帽以迎，欢声雷动。中堂数四罄折以答礼。

既而至安赐福。火车停轮，中国龚仰蘧星使率同随员迎谒于车站。英人之出迎者，如名士之多如鲫；并囑学塾中给假一日，塾师挈学童二百五十人同行迎迓礼。安赐福地方官预备椅轿，安舁中堂入彩棚；中西各官亦相继至，

日本在英
所造兵舰

^①汰姆泗江：泰晤士河。

同观试放快炮。罗、曾二译员夹侍中堂，以待传译。彩棚前，本已粪除清洁，冀试炮时眼界毫无障蔽。惟先未曾多派巡捕，乡人皆蜂拥而至，颇形杂遝。俄而试毕，中堂极赏其神速，并谓糜金当不少矣。脱来西军门笑曰：“然也。敌人之所糜，盖不可纪极矣。”

试放快炮

诸炮中有自行车炮一尊，炮门径英度一寸半。司炮官督令开放，仅历一分钟，已出二百五十弹。复试一快炮，先设木人作炮靶。试毕后，请中堂乘椅轿往观，诸木人无一瓦全者。译员传语，云：英国往时试炮，罕如今日之多，盖每炮试一分钟，需耗英金十镑也。当试放时，有一弹忽不能出；炮兵去其弹，易于探囊取物，且依然妥放不绝声。中堂于此，尤留意审察焉。及向炮厂总办等人告别之际，屡感谢其盛意，并钦佩其长材。旋与诸随员同登火车，改由陆路回伦敦行轅。

初六日上午九点五十分，中堂自伦敦命车，率随员往格林尼次^①（天下大天文台在焉），应修造海底电线之忒回台公司请也。总办忒回台公司事务者，兼请李公子（经方）、罗君（丰禄）、于君（式枚）及随员数人，又请西员脱来西军门、师古德领事诸君追陪筵座。火车甫抵车站，督办礼罗脱侯爵率总办以次各人，暨同作东道主之大东、大北等数电线公司诸

海底电线公司邀请

^①格林尼次：格林威治。

总办，皆候迓于道左。相见礼毕，请中堂登驷马高车，御者衣紫黄二色衣，皆示敬也。礼罗脱侯与中堂同车先行，继其后者有双马车廿辆，诸宾主相间登之，迤邐向忒回台进发。

将抵公司总局，先过一得胜圈^①（英国相沿之故事也）。圈用中英两国旗帜及青松翠柏围绕而成，间以红蔷薇花数十架，醉红深绿，富丽靡双。过圈降舆，相将入局，先至内厅叙坐。厅中陈设，亦极鲜妍华美之观。礼罗脱侯先馈

电缆两段
作为纪念

海线^②两条，各长尺许。谓一系英法窄海^③电线，一系英美大洋电线，盖皆已深入水底，缘中断而留作纪念者也。中堂谢而受之，曰：

“是所谓‘古电’者欤？”

侍者报点筵已具，中外诸宾相将出自内厅，经数处回廊高阁，始抵极大隙地，居中盖大彩棚一座，计长英度一百七十五尺，阔一百尺。下以柚木铺地，兼贴氍毹；上以彩幔蔽天，英国所织也；四围遍挂绣帘，则皆制自东方者。至于各国之旌旗，五色毕宣，四隅相间；各种之花卉，千香入座，万艳成屏。佐以九华之灯、七子之镜，更杂以棕榈叶、仙人掌等盆景，绿意红情，目不暇给。

食点既毕，礼罗脱侯请中堂至发电房。总办某君愿为中堂试发急电，复派两电生承值供应，当取电路单呈览。中堂视英华相通之路，分为三节，计：由伦敦至埃及，由

①得胜圈：凯旋门。

②海线：海底电缆。

③窄海：海峡。

埃及至印度，均三千九百餘里（以英程計，下同）；印度至中國四千七百餘里；通計自倫敦至上海，合一萬二千六百八里。中堂欣然口授譯員一函，凡六十八字，囑發至上海輪船招商總局。函中綜紀征途，總辦頗以為奇，謂不料中堂以游藝而傳正意也。旋為之照碼傳發，時正上午十點廿九分半鐘。甫越二分半鐘，即接印度麥奪蘭^①城復電云：十點三十一分鐘接電，已轉遞上海矣。及十點四十五分半鐘，又接上海電局復電云：十點四十二分接電，已飛遞盛道台^②矣（按，是時督辦中國電報招商局事、今升大理寺少卿盛符荪廷尉，正任津海關道，因公至滬）。十點五十四分鐘，又接滬電云：來電交招商局，正值盛道台與沈道台（謂總辦沈觀察能虎）同坐公事房，謹同賀中堂賞佩寶星之喜。噫！英滬相去將近華程四萬里，而往來函牒不滿華辰一刻十分，即不啻親面問答。古有前知之至聖，其能預料及此哉？

電報直達
盛宣懷

俄接新嘉坡英督電致中堂云：“問中堂及諸隨員安好，並賀膺歡大喜。”中堂即復之曰：“謝賜電慰問，並謝大君主屬下款留不佞之第一賢主。今不佞在貴國，甚平安也。”又接新嘉坡電：暹羅王過此，華人宴之；新嘉坡華領事升擢回華，華人又宴之。此蓋禮羅脫侯欲以天涯海角瞬息相連之意隱示中堂，因先傳電以囑傳也。迨十一點十二分鐘，督辦、總辦復聯名傳電各電局云：“諸事告成，感謝勞苦，

①麥奪蘭：馬德拉斯。

②盛道台：盛宣懷。

今可照常办事矣。”（按发电之先，电囑各电局专办此电，即不免压搁一切电。今事已毕，故囑其照常办事也。）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四十二页〕初十日（西八月十八号），节相赴伦敦电报总局之宴。主电者预约中国电局，当节相之前试发速电。节相既入席，缮就八十五字交电生，电致华电局督办盛杏荪观察（观察时正乞假在沪）。凡转电十一次，始抵上海，为时不过十二分半钟。观察接电后，即电复九十四字，历七分钟已到伦敦，席上正初登肴核也。说者谓：伦、沪相距四万里，电书往返其速至此，实超意表，然犹转电至十一处也（沿路电局随接随转，华英电局预囑之也）。假使电学益精，四万里直接一线（其不能直接者，中途电力之弱也），则一弹指之顷，业已如响斯应。电若有知，自问恐亦不信矣！（编者按：〈游历各国日记〉记事日期与〈历聘欧美记〉时有不符，请读者注意。）

问君夫人
芳龄几何

至于候接各路电报之隙，主宾必共倾谈，乃中堂问语，颇有出英人意表者。如问督办于此局有若干股分？他公司有何股分？今年几岁？礼罗脱侯皆似无奈而答之者。又问君夫人芳龄几何？侯曰：“此实本爵所不能告人者，惟有请中堂自问拙荆耳。”中堂觉其意，因解之曰：“华人问女之年，甚合于理；故承其问者，必以实告也。”侯益奇之，且笑曰：“此本爵所未敢深信者也。”

谈次，复及铁路事。中堂爱华心切，问道语长。侯许细开清单，以补答语之所不逮。

传电既毕，主人复导客遍观机房工厂之属，工人皆遍试各艺以备寓目；且于装造海电之法，尤加详焉。中堂遇事留心，毫不以下问为耻，西人多笑谓中堂之口成为“否”字矣（谓如问可否、能否、然否之类也）。观毕，重入彩棚，行大宴礼。

礼罗脱侯居主席，延中堂居其右，上宾座次然也。主客依次列坐，多至二百余人，洵盛会哉！至于款客之诚，但就厨下言之，别备华式一行厨，锅、炉毕具其中，以便中堂自携之庖丁炊以供饌。此外之事事周到，色色精工，要皆可以类推。既而刀匕是供，杯盘并进，珍罗山海，观我朵颐。乃中堂爱惜光阴过于陶侃，不俟肴核毕具，即复振振有词。（西例，食饌既毕，始可举觞言志，当会食时，不饮不言也。）侯亦敬体其意，席半即举觥起立，先饮本国君主福，继饮中国大皇帝福，复饮中堂福；旋言曰：

电报公司
经理致词

大东、大北两电报公司，为英华两国通邮路，且为中国与天下悉通邮路，其在华助本爵以成大事之人，无有更胜于中堂者。且中堂当国半生，已不止三分周之一（西人以百年为一周，三分周之一即三十三年有奇）。凡中国日新日进诸善政，皆悉力以为表率，用跻于今日之局势。所惜中国之人，罕知中堂之独为其难耳。我辈深知之，得不深敬之？中堂于筑路、开矿诸巨工，凡足以利国利民者，兢兢孜孜，惟日不足，今皆见有端倪。电报为国计民生之枢纽，则已连俄、印而达欧

深知中堂
独为其难

洲，其本國中亦復四通八達，溯自一千八百八十年創始以來，業已接長萬里（亦英程也）。且在華各電局股分，已皆有厚利之可分，此非本爵之妄言也。日前或告中堂曰，大東電報公司年息可獲七厘。中堂答曰，華電局亦有此息（按，近年有多至二分者）。藉非中堂之幹濟，曷以臻此？噫！中堂聲名洋溢，天下皆知，而豈知其累膺重任如直隸總督等類之外，尚有督辦電報大臣之重望乎？數年以來，大東、大北公司遇有交涉電務，皆與中堂商定，用以使水陸諸電帶節靈通。所冀異時中外往來，悉如電報之式好無尤，天下太平可永保矣。本爵等尤深感謝者，中堂為中國第一賢臣，而具愿與西方通電之卓識也。苟無瞬息相通之電報，則東西必多隔膜，安能如今之友誼倍敦哉？且試觀頃間僅相距廿四分鐘，倫、滬之人業已互通款曲，試推諸他人他事，亦何莫不然哉！

譯員以告中堂。中堂即囑羅觀察先答謝忒回台总局之盛意，且致詞曰：

我輩今在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世界，互相爭竟之至理，極急而不可解；即如合則同興，離則同敗，此皆兩理交爭之類也。（席間西人聞之皆喜，或傳言曰：“不圖西國之成語，出諸華人之吐屬也。”——蓋深美羅觀察之湛精西學也。——觀察更解其意曰：）今兩公司之所以待大臣者，誠可謂合之至矣。所望常存而同興，悉如流傳之古訓。至于大東、大北兩貴公司東來敝國開通電路，又派良師教華人以生電、用電諸法，華電之成，皆貴公司之功也。（原注：眾皆鼓掌稱善。）本大臣向謂，以歐洲至巧之法度與中國無窮之物料，若能併合而為一體，其興盛必出于意外。故常不憚苦口，遍勸華人。電報之通行，即其效驗之一端也。更望一切工藝皆隨電報而興，而各西人亦學兩貴公司之美意，以西方格物之學推諸中國，不特益英，兼以益華，則至天下胥受其益，豈不幸哉！（原注：眾益鼓掌不已。觀察又曰：）今日倫敦有會商事件，中堂業已允之，不能不先行告辭，乞恕不終席之慙。

盼歐洲與
中國合作

中堂旋举杯，观察亦举杯，遍敬合席，请饮“英国至巧法合中国无穷物”之福，即共离席兴辞。督办礼罗脱侯亦出席而去，英水师提督李嘉德军门代居主席。大东公司总办补答中堂致词之意，曰：

余与丹麦国大北公司先在中国海面安设水线，继又略安陆线，宜谢中国留客甚殷之谊。特二十六年前，余初入华疆通电时，华人未知电报关系之重，颇似不愿相迎。且寓华诸欧商虽知电报之有益，而以信息太灵，妨其垄断（中西未通电时，寓沪西商有守快船于香港者，一得西信即行飞报，往往独得厚利），亦有不喜于心者。余年少气盛，毅然为之。迨其告成，欧商即多乐用，华人亦复用之。嘻！华人之用之者，非如西人之用以传递消息也，断其线而铍作钉，以钉茶箱也。（此语未免虚语。）此不特慢客而已，实大妨余之生计。直至明于商务之华人，灼知电报非骗人之法，亦非弄鬼之术，始皆同于西人之乐用。

用电线作
钉钉茶箱

既而本公司又安陆电，以通四百兆人之音问。然而一入内地，仍有无数之阻挠，更有无穷之疑忌。回思艰险情形，至今犹觉心悸。然余气不少馁，前后十年中，投闲抵隙，停辛伫苦，要于必成。至一千八百七十四五年间，华官许余从福州陆地通电而至厦门，拟可期从此畅行矣。不料立竿接线甫历英程三十里，闾民忽大呼，曰“洋鬼子闹鬼，碍我坟莹，坏我风水”，纷起如狂，顷刻拆毁。余与华官商议一年，无奈让之，仅剩福州至马尾一短条及电报学堂岿然独存而已。似此情事，中国他处，亦复从同。华官虽勘定路基，预备通线，往往垂成中止。

纷起如狂
顷刻拆毁

幸而有今日座中上客李中堂留意审察，灼知电报之利多弊少，遂于一千八百八十年为始，力赞其成。且遇事妥为照料，既立津沪电报学堂，又与本公司商订由沪至津陆地合同。统计线长英路九百里，立竿二万一千株。（如系二亿一万株，分计诸华路一里约得电杆七十餘株；苟仅二万一千株，则华路一里仅得七八株，恐太疏矣。廉附注。）沿途所过江河若干道，则以水线接之。凡五阅月而毕事。

中堂以似此工程，似此期限，乃能无延无误，褒奖不绝口。余闻而深喜之。自此以后，华电竟日盛月兴，电杆如中国之笋，忽焉成竹，忽焉成林（欧洲无竹，故特云中国）。且各行省无远弗届，甚至天涯海角亦皆飒飒飞书，此皆丹国大北公司之引其端也。

忽焉成竹
忽焉成林

区区一小国，伊然为东方电线之祖，知英国必无妒忌之心。然若无英人之先立太平洋水线公司，显其胆略以为表率，则恐大东、大北两公司尚未必能成今日大通大彻之局也。余今请补足一言曰：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以来，中国与外国虽已酿二次战祸，而未尝一损电线者，盖众皆视为局外太平有益之物也，且中东之战彼此仍互通电报也。

旋举酒卮，请在席诸君同饮督办新立中国电报公司之福酒，尤望其日进无疆，有益于华及与华通电之各国。

名流合影

席将撤，有映象^①馆人通名入彩棚，愿为在座中外诸名流合映一图（原注：其人至他日，专为中堂独映一图），众皆许之。照毕，宾主相继各散。是时，中堂已乘格林尼次御火车，驰返伦敦考登侯邸，憩息于静室。下午二点钟，罗观察往拜礼罗脱侯，代中堂道谢电报公司款留之盛意。因言中堂所分外称奇者，厥惟极大之彩棚，既坚固而又芬芳，身虽返邸，心犹在棚也。

四点钟，龚星使至邸，中堂与之同坐朝车至外部衙门拜会沙侯，相倾谈两点半钟之久。传闻大半议海关增税事

^① 映象：摄影。

宜，且告别也。六点三刻钟返邸，来拜之客甚多，九点钟中堂始克入内食息，甚觉疲乏。而西报则谓是日之会为最良云。

英 报 豫 论

英报云：李中堂之来吾欧陆地也，大事也。且不特出人意表已也，问诸中堂，亦或梦想所不到。考中堂于此二年中，忽起忽落，甚至去其衣翎，人皆为中堂危。然中国似此处分，往往而有。且中朝又觉其为不可少之人，故与日本会商和局，必属中堂，他人亦不敢膺兹重任。岁在乙未，中堂经历之难亦殊不少。其在京师时，各贵人皆患之。至二月间（以西历计），忽尔新翻花样，派充头等钦差，竟代亲王行礼（诸大国贺俄之使，大半皆王公贵胄），是则又使之出人头地矣。三月间（亦西历也），中堂持节过津。寓津各西人闻之，无不喜出望外。迎面贺者，争先恐后。岂不曰沉则九渊，升则九天，为西方未有之事乎？然在华则不甚奇也。及至舍亚而赴欧，由彼得堡而至木司寇，深表中俄之辑睦，又以知中国至今日亦已洞悉钦使一官望尊责重，日后各国钦使至华，当不至目为入贡之陪臣矣。

英报论李
氏之出使

或曰：中堂之出洋也，不达时务之贵人妒而屏之也。其确否吾不敢知。惟念中国亲王，素不出京，猥曰出洋？其不能为头等钦

李氏与西
人之关系

差代大皇帝行事者，勢也。中堂久稔外交，各國亦深知其名望；且到歐之後，諸事又可突過他人。然則頭等欽差，舍中堂其奚屬哉？

吾等又知中堂愛西方長世字毗之善教，超出于諸華官之上；歐洲人又以中堂久為華人之領袖，愛之重之之心，亦倍勝于他華官。中堂胡為而不來哉？

且中堂蒙皇太后倚畀之隆，值茲國勢阽危，深懼報國心長，致身日短；幸有賀俄機會，得以遍歷各大國，永締和好平安之局。自天聞命，伏地請行；歐洲君相，亦共鑒其忠誠矣。是故旌節所至，車馬歡迎。及謁見各國君王，更愿按其官階、符其名望、合其品詣而優待之。

吾等尤望中堂與隨使諸員，既歷歐洲教化之善國，皆中心欽佩曰：歐洲之強，不第在形象之末也，道德與材藝並進，文學與武備交修。異時回華而仿行焉，庶幾不虛此行矣！

*

以西文著
李氏年譜

英博物院博士狄鶴壘獅，向慕李中堂之勛業，因而鉤稽掌故，排比心得，以西文著中堂年譜，紙貴一時。今見中堂至俄德二國，備受君相官商之優禮，忽作一論，刊于《太唔士報》，略云：

中堂與西人交，練習泰西國政者，二十五年。凡歐人之聰明材力，悉經心秤之權衡。特以疑忌滋深，故防閑滋密。中東戰事甫畢，遁而比于俄、法；非中堂之有愛于二國也，將借之以恢復遼東也。二國既建奇勛，必圖美報，

中堂固了然于心中。中国既受其惠，图免其报，中堂又跃然于言外。诚使北京政府之密议，一旦显豁呈露，吾知中国所予俄、法之利，断非出于感谢之心。俄、法强索之，中国斯不得已而许之耳。

夫就俄、法而言，既不获华人之感谢，中堂今至俄德，竟受木司寇、柏灵之恭迎。窃恐华人闻之，必将淡忘其敦睦之情，而反误会为乞恩之举也，奚其可者？且夫中国者，非日本能败之国也，骄泰败之也。欧人过示其撝谦，华人必重萌乎骄泰。异日者，中外交涉诸事，仍与战前无异，匪特无以便欧国，抑且非以福华人，俄、德何未之思乎？藉曰果有所求，故为是卑以自牧也。中堂亦

反对对李
过分应酬

犹是华人也。求者愈形其谄，许者愈长其骄，既非交际之正道，且试问中堂之来缘何事？中堂之许有何权乎？呜呼！俄、德行致敬尽礼之虚文，图牟利广业之实惠（俄人当不尽然，德人望订船购械之厚利，各日报昌言之矣），中堂目笑存之矣。

愚以为，中堂由直隶总督入阁办事，早谢封疆大吏之权，欧人固早有所知。今年奉命使欧，或曰：非中朝之倚为重也。与中堂意见不相合者，官贵而人众。日衅既启，水陆糜烂，中堂殊愧于心，若辈益腾其口，故屏之于外也。今俱不必具论，论其来欧之后。中堂固一国之老臣，且大臣而又能臣也。各国既承枉顾，分宜尊敬者也。惟俄、德两都城，待之溢乎其本量，是谓两无所益。吾愿此后诸国闻华大臣西来之报，一切供张酬应，去虚伪而崇真实，务

平允而戒高庞，则善矣。

*

只能恰
如其分

英《太晤士报》论款待中堂之礼，略云：吾英视中堂之来，为愿与敦睦之国之大臣，且关系于广通商务，自宜如款待良朋，礼从优异。但不可如俄、德二国之贡谀献媚，贻笑于人；人亦不可以逾格之尊荣，责望于我。英制，遇他国私觐之臣（谓非有订约联盟之任也），未尝尽视为贵官，亦未必尽加以异数。中堂华官也，道出吾英，初无宜受隆礼之故。且其在津时，待我英人固属宽厚，然其为英谋者少，为华谋者多，英亦似无甚宜申感谢处。至其品行、心思、政事之所共见者，有胆有识，有才有智，固超出于华人之上。英人爱之重之。特英人尤不可不知者，乃如此之人，待之宜适如其分量也。中堂灼知俄、德二国礼过从隆，倘忽触其藐视之心，能无莞尔？今将由法来英，英倘如木司寇、柏灵故事，或奉以帝者之上仪，或尊为中军之元帅，不特失英之体统已也。余谓英惟以应待之礼待之，中堂反重视乎英矣。

*

李中堂奉使于俄而兼游各大国也，传言中国通商税则，向只值百抽五，未免过廉者，今将与各国外部、商部诸大臣议增值百抽八之关税。（尔康按：既而知值百抽十。）香港、上海诸西商闻之，函牍往来，互商甚迫。或谓值百抽八，仅增三厘，商务尚无所碍。香港商务局公议曰：中国自有增税之权，今只每百增三，我辈无甚不愿。惟欲为商人除

大害，宜求中国免厘金。我辈事在必行，不问其有无藉口也。且各国驻华钦使、领事各官，亦皆知厘金为病商之秕政。及向中国剖辨，中国屡峻拒之，事诚无可如何。今李中堂既有增税之意，所望英国及与中国同盟诸国，皆共留意于此。或竟许其增税，而请其免厘，亦两面兼顾之良法也。然闻李中堂当越南过都之际，未尝有一语及于关税。然则人之多言，殆未可深信欤！

关于中国
增关税事

*

中堂至英时，英国将视为君主之客，故拟在伦敦西境与王宫、议院为邻之大客邸预备行馆。但中国驻英大臣龚仰莲星使之意，欲邀中堂居使馆。英廷遂拟照中堂之品望，以相款待。（按，中堂税驾考登侯故邸，仍英廷拨帑以代赁者也。）闻中堂携有国书，将亲呈于大君主之前。英国廷臣遇之，自必握手道故，欢若平生。即英国各制造厂，亦必仿德国之例，殷勤晋接。惟伦敦商务中人，闻华关拟增税则，不免嘖有繁言。或谓中国不必以增税为理财也。税增而货减，中英互受其损。若中国推广商途，使中英客货往来日益兴盛，则不增犹贤于增也？识者韪之。

英轺载笔下

光绪丙申乞巧节（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中秋），中国头等钦差大臣李傅相在英都，将往各名胜地，纵观新式诸

工艺。道出哲赐德，距前相格兰斯敦公珂里^①哈华墩不远，将往拜之。火车公司承英廷之命，特备上等客车四辆，俟于道周。七点十分钟，中国使馆参赞官马格里参使、行台导游官脱来西提戎等，毕集车站，候送行旌，而杳不见中堂之驺从。司车官以开车在即，望眼几穿。越二分钟，有

拜访格兰斯顿

飞骑自伦敦来报，称中堂适接紧要电牍，必需作答，约迟一时许始克成行。司车官遂命留下特备车，而任他车按候先行。迨报时钟正鸣九点，中堂乘马车至车站，改登特备车。随员等依次毕登。司车官别拨机车展轡效驾。

下午二点半钟至哲赐德，息辙于道旁闲轨，机车脱钩自去。哲赐德居民知伟人远至，绕车数匝，争思一见颜色。适值中堂息偃，从者转戒毋得喧哗。泊各随员共食点心毕，中堂始欠伸，盥漱整衣，下车与脱来西提戎、罗稷臣观察、司古德领事同登特备马车第一辆，赫政税司等分登后车，扬鞭指哈华墩进发。

初，地方官闻中堂将往哈华墩，商诸武营，拨兵敬迓；格相第中人亦预备款迎诸礼。惟先接电探消息，期以三点半钟戾止。乃中堂早到十分钟，兵既未集，主亦未出，威仪不免少损。然中堂不介意于怀也，驱车竟入里门。至格相梁孟金婚亭下（西例，成婚二十五年夫妇齐眉，亲朋交贺，名曰“银婚”，贺仪悉以银为之。至五十年，则曰“金婚”，

^①珂里：尊称人之乡里曰珂里。

贺仪亦改用金，格兰斯敦公更筑亭以示庆也），从者扶掖降舆。

格相之公子汉理（名）格兰斯敦（姓。西例称人姓氏，必冠名于其姓之前），牧师也，亦有声望于时，代父出迎，导至书室。格相迎于室外，格夫人迎于室内，主宾以次叙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今天下有三元老，一为德相俾士麦王，其二即格兰斯敦公暨肃毅伯也），同坐窗前，各恨相见之晚。罗观察侍坐于旁，充译员焉。

当今天下
三元老

中堂愿闻格相历官之次第，格相对曰：老夫忝执英政十有三年，先膺部务二十有四年，而充下议院议员尤久。中堂缕述钦慕之忱。格相谦逊不已，且曰：“人臣事国，分宜竭尽心力。顾回念半生来，犹多莘莘大事，未能安置妥帖；将愧怍之不惶，敢辱过誉。”既而纵谈至于行政通商诸事。中堂因言：“英人在华之商务，即使各国合以相较，犹觉不逮，其盛可知。”格相亦曰：“贵国以薄税为政，幾埒于敝国，此不仅仆之所甚钦羨者也。敝国朝野上下，惟冀通商之无阻，深望永著为令，俾益巩邦交焉。”中堂曰：“幸闻明谕，敢不服膺。特事有难一概论者。地球各国，或以重税寓制人之道，固不可谓为良法。敝国则缘库储匱乏之故，不得不于岁入项下分外经营。若夫贵国之海权涵天盖地，铁路亦纵横交错，此皆与商政相辅而行，相需而成者也。仆回国后，必更留意于路工，务使四通八达。”格相唯唯。

李氏与格
氏之谈话

座中有佐格相为主人者，亦与中堂相问答。格相乘隙退至书楼，亲检手著书数部，出赠中堂。中堂谢而后受。报时钟鸣五点，盖倾谈一点半钟矣。中堂握手兴辞，格相亲送登车，互祝福寿绵长，珍重而别。中堂返至哲赐德，重登特备之火车，检取上品茗芽四合暨小影一幅，遣人赠与格夫人。夫人正与格相评论中堂问答语，深致钦羨，适承清贶，即作书以谢之。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四十一页)初九日(西八月十七号),节相至英前相格尔斯敦私第(或作杞辣士端,省文曰“杞公”)。谈次,节相言:我国各行省必造铁路,期于四通八达。又道及澳大利亚洲(华谓之新金山)限禁华人之谬。杞公曰:澳大利亚洲虽属于英,然出于其人之愿附,英实不能遥制以权也。谈宴毕,节相乃归馆。

某报馆采访使者踵至,叩问:“远客丰裁吐属,相公于意云何?”格相曰:“老夫阅人多矣,与当代名流亦不乏缟纻之雅;不图今日一见李中堂之神采,一闻李中堂之警发,即不啻铭肝镂髓,使人不能去诸怀。至罗道之英文,亦甚精深粹美。似此远客,良足怡情。且尤有甚悦者,恒闻李中堂喜问人之素志,故早筹应付之语。乃中堂只问一语,云君与今相沙士勃雷侯志相同、道相合乎?老夫答之曰:‘与沙侯相视莫逆之事,不止一端。且沙侯之天生材力,非常人能望项背,

格兰斯顿
评李鸿章

尤觉钦钦在抱。惟其立朝行政，则与老夫之见解不免分道扬镳耳。”使者闻之，欣然告归，即记于报。并为中堂记行程云：五点一刻钟，哲赐德车站特开机车，曳客车四辆为一串，风驰电掣而去。八点钟，行抵否你残皮①。

是日也，中堂由威利士②过英伦而至苏格兰。计英国四省地，一日间已历其三矣。否你残皮官吏知节相将至，预饬人在车站内外遍缀青松翠柏之属，电灯光下，静气迎人。门左兼有乐工数辈，齐奏华音。地方官亦共出迎。旋以马车送至客馆，馆中供张悉备，使人有宾至如归之乐焉。

初八日，中堂在否你残皮。清晨，地方官绅晋谒于行台，盛称此地山水之佳甲于全国，已为中堂预备舟车，愿陪半日清游，借涤一天残暑；且冀品题于阁老，俾增声价于山灵。中堂以听水看云，宜有济胜之具，况疲于阮孚之蜡屐，必妨于富弼之骖征，纵多异域莺花，其若老臣虎节何？主人又以偶荡灵襟、稍纾荏念为请。从官亦共怜况瘁，力劝薄游，庶几石镜涵青，冰壶蘸绿，以调玄之馀暇，作招隐之先声，中堂始许之。

苏格兰胜地之游

已正，同上火车，转瞬间已至江干。相将登小火轮船，汽笛声中，鼓轮遄发。时正日轮朗照，不啻火伞悬空。而清风自水而来，宾主皆披襟当之，赫赫炎威，不知销归何许。午正，船抵蒲衲司。中堂先乘笋舆至山椒之客馆，盖

①否你残皮：Furness Abbey，弗内斯寺院。

②威利士，威尔士。

主人特就其间备山游之清供也。行台中随往之行厨，按时进膳毕。中堂拄笏看山，得少佳趣；从官则登临啸傲，饱览佛头僧眼。或赋诗而剔苔藓，或寻烟而话渔樵；惟齐非齐，各适其适，不数武昌秋夜、南楼理咏时也。

未初，始共集于山馆，略食糗饵之属。中堂亦步出长廊，与主人通情话，阶下乐工见之，齐奏泰西欢迎嘉客之曲。既而开筵列坐，英贵官翁哀德居主席，诸宾主依次登筵。宰夫供刀匕，饬簠簋，胾列烹龙炮凤，绝不类野簋山肴。饌具酒行，翁哀德先举觥致词以颂中堂。中堂使罗稷臣观察代答曰：

致词主张
中美合作

辱承山惠，幸畅水嬉。缠缔得朋之欢，脱略奉使之分。更观美景，良慰旅怀。伏念我声威远震之大皇帝，特命本大臣持节西来，庙算渊深，实愿本大臣与欧洲诸大国分外显其睦谊。且与英国共敦夙好，尤宜超越寻常。盖东方通商之盛事，惟英国实总枢机。在英制造诸品物，行銷中国，亦永远无穷也。（原注，众皆鼓掌称善。）本大臣今致谢筵主贵大臣翁哀德，传达贵国人民之诚意。始知英人于本大臣此来，深信中英之交，藉以弥亲近而弥坚固。本大臣恒谓：英之新疆^①、属国，遍布于五洲；华之土宇版章，固集于一地；揆形度势，固迥乎其不相同也。然以含生负气之伦言之，音容虽云互异，情性岂曰难通？诚举英人之才力心思，以合华土之土宜材料，不第两国各享美利而已，更可推广之于万国万民。无论孰为旧朝廷，孰为新世界，莫不暢然意满，溉蔬沾膏。姑就近且微者为之比例，不迨如今日范水模山之乐，在座诸君子罔不同之哉！（众益鼓掌。）

^①新疆：殖民地。

罗观察随举觞属客，同罄一蕉。又言：“本大臣深望贵大臣掌理之职大显荣光，更望中英两族类人于现在之交情永永不渝，且渐渐增广也。”

翁哀德谢中堂赐答之佳，复晋颂中国曰：“敝国之兴，实借铁路之助；一切新政，特枝叶耳。本大臣深冀不旋踵间，贵国亦同享铁路之遐福，则厚幸矣。”席散，同登小轮船，溯流而上，至安淳珊；复顺流而下，至蕾钩珊。浪花飞溅于蓬窗，岚翠静涵于衣袂。海邦胜赏，以较新安大好山水，诚未易遽分轩轻矣！然中堂当游目骋怀之际，系心君国，依然刻不能忘。同舟有伦敦中境铁路公司总办在焉，中堂即就之以叩英路之原委，兼问其年岁禄俸，总办一一答之。中堂称为槩槩大才，赞叹不绝于口，惟并未请其至中国耳。（记事者之谐语也。）

英国之兴
铁路为本

既而言返否你残皮，顺道观铁路自报警号（华人失慎，鸣锣报警，上海租界更鸣钟以告救火会。西人若铁路遇不测之险，尤须飞报前途。其云自报者，大抵取材于电，神速必无出其右），及各车自借车轮旋转之力以生电而燃灯，皆大奇之。至于铁路火车之瑰闻悬解，更仆难终。中堂遇事留心，随时启齿，必详必尽。答者告劳，而问者犹目想神游，殷殷不去于怀也。以视泉石怡情，烟霞痼疾，而置国事于度外者，岂可同日语哉！

初九日，中堂自否你残皮将往摆螺^①。英国上议院爵

^①摆螺：巴罗。

恶毒诅咒
太平军

绅岱文山^①袭公，巨富世家也。比来督理否你残皮铁路公司，兼理摆螺钢厂事。闻上宾戾止，先来旅邸迎谒中堂。为时尚早，相与倾谈。中堂问及议院规制、钢厂规模，因言：“日来秋暑正盛，贵议院例当散值，公以何事销闲？”岱文山公答曰：“闲往郊外猎雉为乐。不识贤者亦乐此乎？”中堂笑曰：“仆不甚与羽族为仇，惟曾猎发匪^②数辈耳。”在座中西各客，无不粲然。

既而相将登车，火炽烟飞，轮旋车骤，瞬息间已抵摆螺。总办钢厂某博士迎于厂外，旋导至融铁所，观生铁成片段之艺。继至炼铁所，观熟铁销渣滓之艺。又继至淬钢所，但见炉火纯青之顷，钢柔绕指，方圆广狭，短长粗细，惟意所欲，各适其宜；更有制成甲片者，盖用以包战舰者也。中堂囑罗稷臣观察（丰禄）传语总办曰：“仆阅钢厂多矣，顾从未有惬意赏目至于贵厂之极者，觉心花之怒放，喜眼福之骤膺。”总办谢不敏。岱文山公以本厂全图两册贻

参观钢厂
及造船厂

中堂。图用摄影镜映写而成，微特内外厂屋纷陈几案，可当卧游已也；下至一事一物，无不纤微毕具，既资考镜，益广奇观。中堂谢而后受。

及至制造路轨所，因言：“昨接京师电报，知芦汉铁路钢轨议定每长英度一码（合华度二尺五寸五分零）以重英

^①岱文山：Devon Shire，德文郡。 ^②发匪：清朝对太平军的诬蔑称呼。李鸿章将他镇压太平军比作猎取禽兽，充分暴露了他敌视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

权八十五磅（合华权六十三斤十二两）为度（按：钢轨之轻者，每码只四十餘磅；华路之重若此，取其不易销蚀也，然经费亦由是巨矣），日后想当照办也。”

钢局之游甫毕，主宾偕登火车至造船厂。初，美洲坎拿大邮船公司造三“皇后”船，往来中、日、美；其“震旦皇后”一船，为摆螺船厂所造。中堂异日回华，先已订定是船，故早耳厂名。今适在厂中，遇事审察，分外留意。主人先导至造头等巡舰处，见有容英权一万一千墩（合华权一京八兆四亿八万斤）者，正在动工。又至营造灭雷艇处，则有一小时行海程三十里（合华权一百里）之一艇，督工甚促。及至营造二等巡舰处，则一舰将成矣。

观毕，至摆螺镇议事堂。地方官行迎迓礼，且致词曰：“贵人辱临贱地，普被荣光，曷胜欣幸。此地惟以钢厂得名，不若贵国十室之邑亦有名胜。然若移此工程以至中国，收效必更无穷矣。”中堂答谢各官讫，罗观察复代达中堂之意曰：

本大臣今至贵堂，虽计候无多，而相交非暂。（众各鼓掌。）念吾华文物之邦，士民专讲书礼。英人恒惜其过蹈虚机，不若贵之国力崇实事。然英人之文章理学，亦复代有名流。以余所知，若培根（英前相也）之善格物理，若显根思皮儿^①之善为诗文，若施本思^②、若达文^③、若赫胥黎，则又皆文学、性理、格致选也；况其所口诵而手写者，复能身体而力行之？国于是强，民于是富。然究其命意，惟在于永保太

希望借重
英之实学

①显根思皮儿，莎士比亚。 ②施本思：斯宾塞。 ③达文：达尔文。

平。即如此地工程，或以主于武备为疑。不知国家能经武整军，斯克免敌国外患。是故武备也者，太平之枢纽也。中国不乏文人学士，特必当借重英之实学，庶造船开炉之类，皆有门径可寻。鄙人此来，深望中英之交日益亲密，而以英之光烈远照华疆，俾我华人渐能就虚题以实做，则厚幸矣。吾诚告君：吾甚愿与贵国为友；又甚冀我华于国政之所交涉者，联以爱心；工艺之所学步者，贞以定力也。（众益鼓掌称善。）

言毕，中堂告辞，登车仍返否你残皮客邸。未正，摆螺钢厂暨造船厂主人，就邸公备点筵，以款中堂。岱文山公主席，先酌一卮请座中同饮君主福；旋因申敬中堂，遂酹酒于合座，请同饮大皇帝福；次乃论及贵客遥临之喜，更举觞请众宾偕本爵同饮中堂福。乃宣言曰：

德文郡公
爵致词

中堂之来我英，非久淹岁月者也，其留意于工艺也，或曰，我英若利物浦，若曼拙司徒^①，皆有老于制造之各厂，乃中堂皆忽然不顾，而此地偏恣然肯来，此岂苟焉已哉？以余所闻，中堂思以工艺兴中国，而又恐论者不察，起累世莫究、穷年莫殚之嗟。前日，相节出自伦敦，窃意料量行李时，必先合群策以折其衷，遂来新地而赋壮游，其识见真加人一等矣。夫摆螺者，固向所谓荒凉寂寞之区也；数年间创兴新艺，几可与利物浦、曼拙司徒鼎足而三。中堂一览而知，异时移以治华，其速化岂有稍异哉？欧洲各国舆论，类多冀中国之幡然顿悟，一蹴而几于富强。惟其尤切于心者，莫若我英。盖中国诚既富且强，英国有百利而无一害也。至于中堂之大名，久已仰如山斗。今日者辱承明问，语必透宗；罗君传译语言，又丝毫不失真意；皆

①曼拙司徒：曼彻斯特。

令人肃然起敬。但愿回华而后，本其卓识，佐以灼见。振兴东方一大国，而肇基于西土一小镇，则我摆螺之荣幸，靡有比伦矣。

中堂先答谢督办钢厂、船厂主人之诚意，罗观察传译毕，复述中堂之说曰：

本大臣之于上公，诚有不胜钦佩者。第以我等今日所见之摆螺诸事而言，固未必谗之以宏富，亦未可称之以老练；但其新法之全备，英国即多大厂，当无有能驾而上之者。本大臣在船厂亲见两种新船，一曰通商轮船，一曰备战铁舰，此皆永保无疆太平有象者也。其营造也，借矿产诸生料，层累而上，由生铁以成熟铁，由熟铁以成精钢，复由钢而成船，亦皆见而知之矣。回念我华士大夫，皆以太平为主。夫太平有三美女焉（以美女比善政，非于英文深造有得者不能作此语）。农，一也；工，一也；商，一也。女三成聚，而实共争妍斗丽于太平之世，盖太平如是其足重也。（众皆鼓掌不置。）

罗中堂代
致答词

且本大臣之来摆螺，岂徒见绝大工作已哉？尝阅英之志乘，向日之摆螺，不过二百余人之小村落耳，今则成为五万余人之大镇。众皆知此事之成，翳维上公之力；而本大臣则于新兴工艺之明效大验，盖往来于胸中而不能去矣。且本大臣之西来也。冀以极东之国，与极西富教并兴之国，有同心宝带一条以相钩结。亦既观止，更深敬英国有盛名远噪之读书人，又有善于治国之大臣，此皆上公之良友也。中国文明四照，今不过如是而止。惟望回华以后，益赞文明之治化，而补以见闻所及之盛事。俾亲见农、工、商三美女蒸蒸日上，兴会淋漓，一如上公在此昭示我辈以淳兴之势（众又鼓掌），则庶几无负老怀矣！

同心宝带

观察宣讲毕，中堂擎杯，请在座诸君同饮岱文山上公、主理摆螺钢厂船厂大公司之福，始各撤席散坐。

四点钟（申正），中堂率诸随员登特备之火车一串，将往格兰司沽^①。否你残皮人空巷出观，夹道欢呼不绝。送者则自崖而返，上宾风度犹恍悬心目中也。八点十二分，中堂至格兰司沽车站。城中大小文武各官纷纷出迎，请登

到格
拉斯
哥

官备马车，迤迤至大行台。凡历英程三里许，皆广衢也。两旁耸立聚观之众，多有脱帽欢迎者。时则斜阳尚挂树巅，中堂端坐车中，历历见之，即一一答之。

初十日，中堂在格兰司沽。清晨，格兰司沽大吏趋诣行台，追陪使节偕往造机厂。厂中监督出迎，先导入铸造兵舰汽炉铁甲局。中堂随处勾留，遇事下问，不顾心目之乏，不惮口舌之劳。旁及成本几何，获利几许，亦复周咨博访。盖从政与理财相表里，息息以国计民生为念者，自不容有一物之不知也。局中时正熔钢，询知共重英权四十墩（合华权六万七千二百斤）。乃热度所加，倏成铁汁。诸铁匠引汁流入模范之中，顷刻间遇冷而凝，圆璧方珪，悉成大器，中堂尤赞叹不置。

既至铸造车机局，极称监督之巧，因问异时能代吾华略破工夫乎？又曰：“百年之后，吾知此局必废。”众皆愕然。中堂笑曰：“无诧也。良工心苦，日臻进境。机车坚凝密栗，永无损坏之时，即无事重烦铸造也。”众皆笑。为问，复问曰：“华人非无能造车合辙者，不识君愿为领袖乎？”监督笑

^①格兰司沽：格拉斯哥。

曰：“如以利，在华苟胜于在英，诘朝而降，我辈皆中国人矣。”中堂不觉轩渠，既而曰：“贵监督艺精俸厚，自不必远适异国。特左右必有奇材异能之士，倘推荐而使之俯就，已厚幸矣。”监督对曰：“贵国需才孔殷，甚愿荐举数人，藉供驱策也。”中堂曰：“苟得其人，我国自有可炼纯钢之铁质，亦能如贵国之细门司，又如拔雪马之可以炼钢。”监督曰：“甚妙，甚妙。”

请英专家
为华效力

遂导至制造缝机（沪谚称为“铁裁缝”）局，局中所存各机，大小不等，且或以手摇，或以脚踏，形制亦不一。中堂亲摇其机，但见针动线随，缝布数行，宛转如意，心极爱之。请选一佳者，不吝重值，将以进呈皇太后。监督曰：“不敢领价，愿敬献也。”中堂必欲给资，监督决计奉赠。中堂之归也，乃赠两缝机，皆极贵重云。

购缝纫机
献西太后

旋相将入船局，见船坞中有极大铁甲船一艘，将次落成；又有灭雷艇三只，工甫及半，皆英廷命造也。别有一铁舰，则为西班牙代造。监督语于中堂曰：“此两大舰者，皆每一小时可行海程三十里者也（海程三十里，合英程三十五里不足，各船行水皆以海程为衡）。其纵观船局也，以水行为便。监督已预备小轮船一号，轩敞而华美。中堂与诸随员登之，监督与诸贵客陪之。汽升轮转，缓缓江行。

舟中有格物师客丽雯，中堂早耳其盛名，就与握手，遽曰：“君非天下格物家第一人、英廷嘉君之功而荣授议院大臣职衔者乎？”客

与科学家
之谈话

丽雯谢不敏。中堂曰：“门下高足极多，敢问教授成材者，岁约几人？”客丽雯曰：“大约岁得二百人，然皆按班而升，非躐等而进者也。”又问：“有诣力精卓，材识微至，与君相伯仲者乎？”客丽雯曰：“仆不敢以自高位置者，并以高诸生也。诸生自书院出身，类能致力于实学；似于国家敦崇实事之道，不无小补。惟仆之毕生心力，尽在于格物之一途，矻矻孜孜，期学成以致用，诸生则或多泛骛，其不逮者此耳。”中堂曰：“君初在伦敦，为格物大会之主席。厥后继君而起者，谁也？”曰：“有栗赐德者，学问宏深，且伦敦城中第一疡医^①也。”中堂曰：“若人为伦敦疡医之冠乎？”曰：“然。特其人新得一法，不且冠于伦敦、冠于英国，且天下凡有教化之国，无不是则是效，斯诚天下才也。”中堂曰：“若人之新法，可得闻欤？”客丽雯曰：“所可详也，言之长也。若以一语蔽之，则凡为诸物所伤者，用其新法，能使伤处不红不肿，不溃不腐，不流脓不出血，不觉痛苦，自然而愈。”中堂矍然曰：“栗赐德之名，吾未之前闻也。栗赐德之法，则吾深受其惠矣。”既而喟然曰：“去年，本大臣与日本议约于马关，突受凶徒之害。德国名医以药洗之，谓可辟空气之毒，果然日起有功，今而知即栗赐德之法也。”

谈马关
被刺事

舟行时，中堂露坐舱面，大江两岸之景色，一览无遗，且船局濒江而立，路甚绵长。中堂留意审察，见其规模宏

^①疡医：此指外科医生。

远，结构森严，欢喜赞颂，不能自己。又知轮船招商局定制两新船，即托是局经营缔造，益复精神贯注。况尤有荣焉者，监督喜逐嘉宾，视为令节。一切子局既皆悬旗以申庆，且局中人多如蚁，无不辍业而嬉。及见宪舟将近，纷纷脱帽欢呼；前者甫绝，后者继之。中堂一一拱手作答，各工匠如膺九锡，相顾而诧曰：
“向尝见他国贵人往来，如土木形骸，今幸遇中国李中堂，独能纡尊降贵，不以吾侪小人为可鄙，诚哉名下无虚也！”

不以小人为可鄙

江游既竟，舍舟登陆。时交午正，监督邀至工程局（上海租界有“工部局”者，以都城大部之名，统诸一局，轻重倒置，不伦甚矣。格兰司沾城亦有是局，体制正复相同。为定此名，以正称“部”之谬）大堂盛设点筵。中堂虽与主宾列坐，仍携自备行厨，按照医生所定食谱，如常进膳。毕，主人捧觞为寿，且循例特晋颂词。中堂亦离座擎杯，使译员代答云：

本大臣今至大英国第二大城，喜悦自不言而喻。又蒙贤地主相邀之盛意，得遇大有名誉、大有材干之人，寸衷益深感蒙。念本大臣之素志，欲取格物兴国之功俟传入中华，俾四百兆之华民同被其益。然向不过耳食也，何幸而既遇诸君，又得亲见欧洲教泽之尊敦，成此明放大验。他日者，航海东归，亟愿大声疾呼正告华人，且重言以申明之曰，此非向者耳食之谈所可比也！

众皆鼓掌称善。中堂复举一卮，祝格兰司沾全城后此更分

外鼎盛，遂兴辞而出。英廷特备之御车一串已俟于厂外，中堂率随员登之，向福赐桥进发。

天下第一
大铁桥

福赐者，天下第一大铁桥也，遍采各国无限之新法，合而成之，上通轮车，下通轮船。中堂预定于是日往观。凡居近桥畔之达官名士欲见中堂颜色者，皆在此间鹄候。及见御车遥至，共知贵客将临，相与整肃衣冠，候迎车站。中堂降舆，徐步至其前，一一握手为礼。英国世袭爵绅兼督办大东电报公司事脱薇台侯偕其夫人率其子女，前宰相兼上议院爵绅罗士勃雷侯率其子女，同在奉迎诸地主中，皆贵人而素著盛名者也，与中堂各道仰慕之意。中堂素爱幼孩，见两侯家贵胄，皆娟洁如玉雪，尤不禁喜形于色。

时则英议院大臣达弥你，与中堂同车而来，又与脱、罗两侯有寅谊，因代中堂告罗侯云：“李中堂甚欲至贵邸拜候起居，所惜行程匆促，不克如愿，特奉一帧小影，请为莞存。”又取银牌两面，分贻两女公子。篆刻精巧，人物皆宛转如生。在英固不以为奇，所奇者，出于华工之手耳。

款迎之礼既毕，脱薇台侯复代大英北境铁路公司恭请行安，且指福赐桥而曰：“此桥为天下第一大工程，中堂既见而知之矣。深望中堂回国以后，凡措施之新政，多原本于远游，俾中华无数子民感受中堂之福也。”中堂使罗稷臣观察代答曰：

本大臣得见福赐桥绝大工程，益信全英格致之精、工艺之美，实足与中国北地之长城、南境之运河古今对峙。况又蒙贵侯之礼接，尤觉惓惓于怀。

极东极西
一桥相联

伏念贵侯督办电报公司，又代铁路公司为东道主。因念声教广通之大国，惟电线、铁路两端，一日不可欠缺。本大臣回国以后，必将力劝皇上以电报开铁路之先声，即以火车微电线之实用。俾中国各行省四通八达，罔有扞格；而且两地（半）球东西互接，亦如贵国一大桥之南北交联。从此极西之大国可与极东之古国绮交脉注，沆瀣一气，岂不美哉！

众皆鼓掌称善。于是，主人特备游车请中堂乘之，纵观是桥。中堂称谢者再，将执绥而升矣，忽见小孩一队，连臂踏歌而出，齐吹苏格兰喇叭，其声震耳，不禁莞尔而笑。俟其吹毕，使罗观察传语致谢，且曰：“听汝辈吹此苏格兰喇叭，绝似中华之乐。老夫耄矣，缘此而未免思乡也！”主宾各大笑。中堂旋升车直趋桥畔。其桥下有旧桥焉，车驱而先过之，以便中堂观桥底之形。既而绕登桥顶，纵观桥面之形。中堂叹曰：“似此工程，实属绝无而仅有。藉非神工鬼斧，何以能成？念我中国渤海之大，极目不能见彼岸，若亦能造一桥，则突过此桥矣。”

苏格兰
喇叭

下桥辞别众人，仍登特备之火车，向克腊山进发。制造厂名人兼议院大臣阿姆士脱郎（中国官文书作阿姆士庄）迎于车站，导入其家。不暇修宾主礼，即下徐孺子之榻焉。

十一日，中堂在阿姆士脱郎家。连日舟车劳顿，且遇事皆萦心目，不觉形蕊神茹，晨起仍息偃于客厅。主人素

未谋面，因请与中堂相稔者为之介，更延多宾预备导游之助。中堂整衣延入，叙坐既定，互道钦迟之意。阿士脱郎霜雪盈颠，而精神焕发。中堂问其寿，则曰：“痴长于中堂者十岁矣。”座中有英贵臣璫钵及其夫人，并居于邻近诸显官，皆先一夕同宿于阿士脱郎家，今日本拟陪坐马车，绕游于半村半郭之间。适遇天雨，中堂不果出，惟与主宾男妇列坐一堂，清谈消遣。

在阿士脱郎家

阿士脱郎本以巨室而兼富绅，家藏古玩名画，以及中外各国诸珍物，触目琳琅，恐稍次之博物院尚觉不逮也。其电灯线、德律风线、自来水管等，则皆与各地相通。苑中有玻璃房焉，中储一切花果。又有极大瓷盆，盆中果木倘有宜迎阳避暘者，但以手拨其机，便可任意移置。中堂随观随问，众人随听随答，忘形尔汝，其乐陶陶。主人出一名册，请贵客留名，中堂亲书全衔及名姓而归之。因检小影一帧，书己年及阿士脱郎年，并以为赠。是日之晨，主人以茶点进，中堂食馒首一片而语主人曰：西肴多不甚知味，唯嗜此耳。

下午天略放晴，议院贵绅晏田，亦皤然一叟也，中堂邀同主人与之共映一图，三老须眉，维妙维肖。入夜，阿士脱郎特设盛筵以款中堂。远客之冒雨而来者，亦如雨集，盖皆求一见颜色耳。中堂寝于西楼，登降之际，入一小阁，辘轳导之，不觉其劳也。

十二日七点半钟，中堂自阿士脱郎家出，乘火车至

钮监师^①城。阿姆士脱郎之船厂、铁厂，皆在是城所属之爱思活镇。地方官闻信，早迎候于车站。中堂知初创铁路之施蒂芬生^②故宅离此不远，先造访之。其文孙出谒于道周。问其先祖之遗事，不禁相与太息。罗稷臣观察先操华语以商诸中堂，旋以英语语于众曰：“中堂服官于中国，深知铁路之可以开化。每当入告我后，出语同僚，常劝以陆续通行，罔间山陬海澨。今远游贵地，知为首创开化妙法名人之故里。呜呼！贵地可夸之事，孰有过于此者哉！”又曰：“中堂所最喜者，天下太平且中外辑睦而已。今将游观于阿姆士脱郎公之名厂。夫厂中所制之具，非为害人计乎？然惟能害人者，斯足以保己；且人惟知物之能害人，斯不敢以害人者害己。故战具也者，和好之铁券也。阿公知之矣，与中堂殆具有同心矣！”

访史蒂文森故宅

中堂旋偕众人共登马车，遍游钮监师城诸衢路，遂至爱思活镇。阿姆士脱郎导入厂中，诸地主相率随行，争为中堂言厂事。因知是厂工匠人等共一万九千名，倚以为生者多至八万人（盖工匠等之眷属也），悉住本厂隙地。至爱思活全镇，除厂肆、住屋之外，更有礼拜堂，有学堂，有工艺格物分班肄习书院，有藏书楼，有文会，有保险公司，有医疗伤疾善堂，有打球场，有赛船水道，与夫人生日用必需之物，大都无

近二万工人之大厂

①钮监师：纽卡斯尔。

②施蒂芬生：史蒂文森。

待外求，英国各制造厂无有能及其完备者。求诸外国，亦惟德之克虏伯厂差可并驾齐驱耳。若夫工匠之数，以英国论，即威林治^①之官厂亦尚自愧不如。且此数月来，工程具足，非多养闲民之比。故每一礼拜需发工价英金三万磅，每年合一兆五亿磅（以华银计约需一千万两）。若考是时承办之船工，通计战舰十四艘，且内有极大者。吁，其盛哉！

中堂先入大炮厂，问重英权五十墩之大炮造法若何。继至雷管厂、铜帽药弹厂，皆详细观之。初，中堂至威林治官厂，欲观燃放水雷之法，英官以不便辞。至是又以为言，阿姆士脱郎即命试放一雷，有石破天惊之势。因问是雷需价几何，或对曰：四百磅。中堂曰：他厂似较廉也。又观于第二大炮厂，遂折而至船厂。

详询兵
舰造价

厂中悬挂龙旗，工人辍业欢呼，盖皆以敬中堂也。见大铁甲船一艘，业已下水。询知自开工以迄落成，凡历十有三月，系南美洲智利国所囑造。智利本有铁舰，为日本购取而去，（按中东战务初兴，中国曾有购取智舰之议，今乃为日本购去，何欤？）故以此弥缝其缺也。中堂详问无遗，兼及于价值。某大臣曰：约英金六亿八万磅（年来金价愈贵，将合华银五百万两）。

继见一万二千墩之大铁舰，询系代他国营造，而不指

^①威林治：乌里池。

其名。主人盖深讳之，恐伤嘉客之心也。然中堂已洞知之，穷加究诘，且问一小时可行海程若干里？曰十八里半；若使惜费缓行，犹可十三里；舱中储煤，可行万里。中堂问计值若干？聆其声，一似深抱隐忧者。旁立之某大僚代答曰：“不能言确数，大致约一兆镑左右。”罗观察转述于中堂，中堂瞪目咋舌者良久。又问经营几载始克告成？某大僚曰：“中堂倘欲定制一艘，愿以二十五月为期。”亦慰之也。中堂则指此船为问，无奈而对曰：“自开工以至今日，二年有奇，大抵今年腊底可以完工矣。”

继至钢厂，其声猛烈，震耳欲聋。中堂逐一详观，不以为苦。退至弹厂，亦复详观细问。主人命取口径英度六寸之快炮，试放一门。中堂出自轿车，薄而观之，曰绝似法国所造之后膛炮。或对曰：“此瑞典人所创者也。”中堂重入轿车，笑曰：“法人之法，似更巧妙。”及入无烟火药厂，某大僚逐一指陈，且试焚两块于中堂前，火力甚缓，绝无烟焰。末至炮车厂，大小高低，诸式毕具。

六吋快炮
试放一门

是日之游，历一时许，主宾皆不免疲乏。相将出厂，至写字房同食午点。阿姆士脱郎主席，食毕举觞，惟主宾互颂而已。戒行有期，阿姆士脱郎送至车站，与中堂握手道珍重，且盛称罗道传译之善。下午一点四十分，火车开行，中堂与诸随员乘之，同返伦敦侯邸。

十三日，合肥使相返自苏格兰，小憩邸中，聊纾况瘁。然自晨至晚，来谒之客踵趾相错，且多有不能入座，仅留

名刺而去者。西例，有客在座，他客不容阑入，实与中国官场无异。故不蒙款接之客，不敢为使相咎也。其请会者，厥有政府之大僚、商途之巨贾，彼此推襟送抱，欢若平生。俄而外部司官衰典至，则以上客遥临，诸多輶裘，代英廷道歉忱也。

银铸小炮

又报某炮厂主人某君求见，并携银炮一座以来。使相念初与其厂订期往游，而有他阻，具函告辞，心殊耿耿；今又承厂主造访，即命延入，寒暄数语。厂主言：“某奉敝厂诸主人（盖公司也）之囑，敬谒中堂，兼呈特铸之银炮，倘蒙晒纳，抑亦敝厂光也。”使相谢而后受。见其炮仿照口径六寸之快炮，具体而微，喜不自胜，不啻书院之学童考列前茅，得邀珍品之奖也，把玩不忍释手，叩问更不能绝口。厂主逐一详对，始知炮质实系真银，炮中机括悉具，虽属小样，真可开放。惟绕屋有墙壁窗闼，满室多几榻镜屏，倘遭摧损，殊不雅观耳。使相乃如珍藏古董者然，饬纪纲之仆收储行篋。

傍晚，又有以至宝献者，则仿抟沙捏成睡嵇康故事，而捏立戈登也。神采如生，呼之欲出。使相益喜。是日，行邸正收拾行装，预备登程。凡至英以来，各厂肆所贻巧艺诸小品，多至不可俛指。别选精奴，妥慎安置。今又得此二物，堪为诸品之冠，尤宜细腻熨贴，毋为舟车所损。

邀请观剧

入夜，戏园总办请使相观剧（英俗演剧者为艺士，非如中国优伶之贱，故戏园主人亦可与于冠裳之列），兼邀诸随员惟遍。八点

钟，使相驱车入园。园中齐呼曰“愿迎宪驾”。且满园皆花为栏楯，旗为帷幕，间以晶镜，照以电灯，灿烂荧煌，目不暇给。总办则迎于门首，肃入座中。其为使相特备之一座，尤觉雍容华贵。伯行、仲彭两公子（经方、经述）及罗观察（丰禄）侍坐于侧，中国使馆之马参赞（格里）及使相中外随员于（式枚）、联（芳）、林（怡游）、长（龄）、薛（本瑚）、黄（家玮）、麦（信坚）、步（斌）、洪（启昌）、安（温）、赫（政）、师（古德）、曾（广铨）、龚（心湛、心钊）等，分左右列坐。台端细乐初鸣，绣帘已揭，艺士登台奏技，以博嘉宾之一顾。惟使相善自珍摄，不敢晚睡，九点钟先辞总办而归。然使相寄宿英都之良夜，亦犹搬演昆剧之尾声矣。

十四日（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二号），中堂将去英至美。盖甫当入境时，早已屈计行踪，详开日行事实。既公私之交尽，

将离英国

即于此日登程也。英人亦先知之，纷纷恭送行旌者，或远传电报，或近致手书，或投刺于当门，或免冠而入室，令人应接不暇。重念宾至如归之乐，今将愀然长往，不免黯然魂销。英前相罗士勃雷侯，自苏格兰以电书至，谢前日惠顾之辱，并问奉贻小影曾否检收。使相方答电间，外部司官哀典踵至。使相之莅英也，哀典奉命导迎；至是，外部又命料量攀送云。

报时钟指八点有半，英廷遣公车至邸。每车驾以四枣骝，纯毛而齐齿，盖皆十有二闲之上驷也；御者仍服红衣，

弥觉标新领异。使相出考登侯邸，与龚仰濂宗正丞（照瑗）、马参使（格里）及美洲英属坎拿大长铁路公司来迎之使者，共登一车，载驰载驱，径诣滑铁潞^①铁路公司之车站。为时略早，姑舍马车而俟火车。英人喜使节之早临，得以多瞻丰采。但见三叉路口，奔走偕来，联袂成帷，挥汗如雨。九点五分钟，英廷特备之火车汽笛骤吹，展轸遄发。

同车者，龚星使、马参使、伯行仲彭二公子、师领事、赫税司、脱军门（来西）及诸随员也。中堂精神爽健，思有人与之畅谈。久在天津督署、今随使节之西名医安（温）知之，其已嫁之女弟，时适同车，即引之以入谒。使相问事甚多。惟日前屡问妇女之言，则不问矣。（此西报之谚语也。）问其子女若干？曰六人。曰：“尔甚多，而尔兄则无有，能分一二以与之乎？”女曰：“吾兄若还本国，则甚愿也。”使相曰：“吾必需令兄之调护，必坚留之。”既而与送别诸人共谈琐事，或问财产，或询衣服，或忆戏剧之美，或溯音乐之源；及至道及铁路，更觉津津有味。

西报谚语

俄而车抵骚脯哼墩海口，已有马车俟于车站，即送登“圣鲁意”轮船。地方官先在官舱预备送行仪节，曾君（广铨）司传译。礼毕，握手谢别。骚脯哼墩商务局诸总董事亦来送行，因言：“敝国款待中堂，并无逾分。凡有主持商

^①滑铁潞：滑铁卢。

局之责者，皆甚慕中堂之名望；且知中堂之在贵国，遇事期有益于通商。幸而旌节遥临，区区敬迓之私衷，自然流露，以视矫揉造作之事，迥乎不同。今由敝地启行，敝地僻在海滨，深愧无可申敬。惟有自古流传名物中之一物，为中堂所心乎爱之者——非方珪圆璧之奇珍，亦非乐石吉金之古玩也，躬提珪璧、诚贯金石之戈登将军也，且于英垂大名、于华树伟绩者也——为敝地光，敢以为中堂告也。此外，惟祝中堂一路顺风，万事平安，千秋长寿而已。”罗稷臣观察向中堂备述华语毕，又共略商数语，旋向送别诸人宣言曰：

离英时之告别辞

时至矣，吾去矣！然而将来去之时，仍有不能自隐者。回忆至英之后以迄于今，深荷诸君子相见以天，相待以诚。初不意暮景之颓唐，竟得此遐陬之眷注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至于骚脯呼墩一海口，来时在此税驾，去时又在此成行；他时言返故都，云水苍茫中偶一回思，尤觉慧诸心目；况蒙临歧话别，情深于沧海千寻哉。

抑重有念者：贵国之聪明智慧、天财地宝、物力人材，向尝心仪之，今得目击之，且见其日积月累，高不可攀。于此而不能刻骨铭心以载之东归者，所谓“非人情”、“不可近”者也。又见贵国之人，大都理境澄清，胸襟坦白，诚实无伪，贞固不摇。永言思之，难忘寤寐。仆更知英人之素著盛名者，在此国中，皆望中国有出类拔萃之事，庶几掣肌为纸，铸肝为墨，迢迢东望，永矢弗谖。呜呼！仆岂愿英人忘中国哉？

深冀回华之日，再握大权。非仆之妄敢贪之也，远适异国，颇扩灵明。以一人之所知，补一国之所缺，分在则然，贵无旁贷也。然又深愿得贵国才高望重之人，啜肯来游，以匡仆之不逮，且不以道阻且修为虑，而共成中国之所能成。行见本量日恢，不虞此一席之话。俾莫须有之疑

深冀回华再握大权

忌，一扫而空；抑无尽藏之珍奇，兆民同乐。益复讲信修睦，以无负乎贵国之所重，不失乎鄙人之所愿，而中英共被其福焉。揆诸上天好生之德，圣人民胞物与之怀，亦庶乎其窈有合矣。（原注，罗君讲论时，舟中人鼓掌称善者，恒如春雷之怒震焉。）

至于本爵大臣感谢之忱，今当将次首途，愿重言以申明之曰：自初至之款迎，泊溯行之饯送，诸荷殷勤周挚，皎如白日当空。贵国素著真实之名，鄙人备受肫诚之惠。深惜无缘久住，不克再与诸君子相周旋。特念今朝饱挂风帆，将诣大英同气连枝之弟国；则虽去之日，犹住之年也。（原注，众又鼓掌。）

戈登遗属

当是时也，送行之冠履裙钗，纷如雨集。有毛妃德者，戈登将军之女弟也，携其二子一女亦来求见，使相许之。即呈遗书六卷，为言先兄在军，手著此书，及被困于加东^①（戈登奉英廷之命，进征埃及国乱党。既克加东，乱党合重围以困之，粮尽援绝，自裁而卒），自知不免，设法寄出，盖距殉难之期仅数日矣。使相离座敬受，悲感于怀，见于辞色。罗观察即代致词，极口道谢；且言“中堂来英后，即曾问及夫人，尔来何暮也？”毛妃德称谢者再，并谢垂吊先兄之盛意。罗观察曰：“中堂言，令兄余之良友也。既来贵国，纵使墓留宿草，亦宜环献鲜花。迨至略展敬忱，则又老泪决澜，不能自己矣。”因缕叩戈登家事。毛妃德对曰：“先兄生二子，长者二十六岁，今在美国；少者二十四岁，今在印营。妾所居者，离此约二里许，即先兄老屋也。”中堂知将军有子

^①加东：喀土穆。

克家，则甚喜。毛妃德又请译官转告中堂，云中堂有小像，今悬妾家客座，凡曾经瞻仰者，甚钦崇焉。旋有他人入谒，毛妃德告退。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四十二页〕十一日（西八月十九号），节相将去英赴美，为期已近。前曾增筑英将军戈登空墓，并修伟像（发逆之乱，戈登将军曾为中国出力。又泰西凡有功在人间者，皆筑空墓，并立伟像，以寄仰慕），欲于像下添筑垫座，以壮观瞻。今以行期已促，特嘱英员代为修筑。其像在曲兰翻尔革，空冢在圣堡尔。节相并于冢上献以华丽花球，用表景仰。

少焉，诸客俱退，中堂与赫、师诸君握手言别，曾君（广铨）等亦将辞归使署。中堂见英廷代备舱位整齐华美，又嘱曾君向赫君等致谢数语，遂憩息于内舱。午正过数分钟，解缆展轮。沿岸诸人皆循例免冠，又以右手向船仰扣数四，敬送行旌。英国巡海铁舰适泊于此，鸣炮十九门，仍遵敬送头等钦差之礼也。

乘轮赴美

英轺伟论

合肥傅相奉使俄国，历聘诸邦，辙迹所经，咸待殊礼。英国情尤恳挚，义更谨严，于仪文最渥之中，寓分量适符之意；以视法德诸国爱敬而迹邻谄媚者，相去不啻天渊。故其里巷之人、市井之子，共知国有贵客，争以得一识面为荣。各报馆染翰操觚，亦复矜持特甚。今择大论若干首，而先之以随笔记载诸条，译录如左。阅者循

环浏览，于其案而不断处，味其所津津乐道者，知中朝元老实足以倾动他洲，初非行李往来、循例咏《皇华》五章比也。丁酉新秋，海疆下士蔡尔康追述。

名城巨镇
先后恭请

伦敦《特报》云：李中堂既至伦敦，众知有问俗采风之意，于是若翁飞^①，若曼拙忒^②，若利物浦，凡属名城巨镇，皆由地方官及公举之下议院绅士，先后具柬恭请，大有“嗟肯来游，中心好之”之意。中堂囑记室缮书作答，略言“甚愿克副盛意，借恢眼界；所惜时日迫促，未能远诣名区，惟有铭佩五中，永失弗谖而已。”路登^③ 商务局董，乞英相沙士勃雷侯转邀中堂，亦以无暇辞。

*

伦敦《特报》又云：中堂在英曾以上品名瓷古花瓶一对送入宫中，藉表诚意，又作一诗，亲书于君主空白留名簿。异日，君主始见之，因电致罗道（丰禄），囑译其意。罗观

女王簿
上留诗

察遵即译告云：“远行之客，如海上之鸥，浮过大洋，足迹遍于东西南北。但见终岁常青之松柏中，有路两条，车轮瞬息飞去。”^④ 其题为《晋谒君主于奥峙澎行宫途次有作》。观察译毕，附注数语，并引唐贤杜甫诗一联，译其意曰“西望安乐园有王母，东瞻紫气来老子”^⑤，盖隐指君主及中堂也。两面兼顾，

①翁飞：设菲尔德。 ②曼拙忒：曼彻斯特。 ③路登：卢敦。

④此为罗氏英译李鸿章诗之汉文意译。 ⑤此亦英译杜诗之汉文意译，原句为：“西望瑶池降阿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欤！（中堂天才藻掞，兴会飙举。尔康前辑《花团锦簇楼诗》，曾得公车北上时题壁十餘律，以为第二卷之冠；第八卷复录与醇贤亲王唱和诸诗，服膺日久。今西报录罗观察译语，而不见其诗；自顾菲材，未敢拟作。至杜老一联，暇当于《浣花集》中求之。）

*

伦敦报云：英国有善于绘事之闺秀，甫值破瓜年纪，其画幅已悬于雅艺会（西人以绘事为雅艺之一，常设会以较优劣）。人之见之者，咸不信芳龄仅尔许也。中堂聆其名，延至行台，囑绘褒鄂丰神。先赠中国玉盆一具，下安红木座，以供设色之需。女郎受之。少焉，中堂盛服而出，冠缀红宝石顶、三眼花翎，身穿黄马褂、五爪九蟒绣袍，南面正坐，后衬紫色缎幃。女郎对坐挥毫，丰神淡远。中堂偶言，出洋以来，最喜英女之淡妆也。凡图中点缀诸物，无不殷殷注问。女郎出，语于人曰：“中堂向光端坐，意态庄严。倘欲有所移动，必先问可动与否，是真能体贴良工心苦者。”

女郎为
李画像

*

《特报》云：罗君（丰禄）之来吾英，有不得不令人羡慕者。聆其传译之言，既巧且妙。不知君之在华与在天津也，得有何种名誉？然在此间，辩才无碍，能善达主意以成英文，兼能化数语而作一大论，美哉君乎！君于数年前，曾在伦敦读富国策及文法、格物、化学等书，又曾学德、法两国语言文字盖无异于我国读书种子也。

*

覆禁烟
会公函

又云：中堂在伦敦，接禁烟会诸善士公函曰：“不知许赐清暇，俾会友得亲聆靡悔否？抑先有请者，中堂曾言中国今能自主禁烟之议，且能任意以增烟税。论者皆曰信有之矣，顾何以不行也？”中堂使记室答书，辞以“实无暇曷以聆清海。至诸君垂问之言，鄙人作客在英，颇不便直陈其事矣。”（原注：意盖谓有约在先，实未能于禁烟增税之先，不向英人关白。然理之所在，英人未免不公也。）

*

又云：中堂之在英也，遇事究心。然有按照西例实属不能根问者；亦有所问之事，其人实茫无所知者。要其不耻下问之意，则诚加人一等矣。

不适当
的问话

犹忆中堂往访英前相格兰斯敦公之时，先坐轿车，雇人舁至吃司得地方，以俟火车。因呼车站御者而问之曰：“汝有妻乎？”曰：“无。”“何以无妻？”御者不能对也。

又问之曰：“格兰斯敦公年几何矣？康健犹昔否？其嵌雪儿邸第中有女儿否？”御者仅对曰：“惟知有一女在家。”问：“已适人否？”曰：“未也。”“何以不适人？”则御者又断不能知矣。

又问：“哈华屯（格前相所居名也）四周之人，指目格相云何？一国之人多仰之如泰山北斗乎？是巨富之家乎？”御者对曰：“但观纷纷晋谒之人，类皆各国之名公巨卿，实

足令人羡慕；至其大富与否，小人不敢知，然大抵已足用矣。”问：“若非大富，英人何不捐资以供其乏也？”则曰：“亦不知也。”

又以铁路事为问，御者似略知一二，中堂乃称谢而别。火车将次开行，中堂赏昇车人法金二十福兰克，见者颇羡之。

*

李中堂既至伦敦，英人之共谈者，谈中堂也；报馆之作论者，论中堂也。君主亦俯鉴诚意，纳其私觐之仪。其中有绣花美锦、博古奇瓶；而麻姑仙像一尊，隐寓仁寿之意，君主尤愜于怀。

满城听说
李中堂

*

英人某言：四年前曾见李中堂，长身玉立，精神矍铄。今则甚形衰迈，背伛而发白，举动需人扶掖，登楼必以椅轿，两足似一无能力者。且延英医安温，常从后车，饮食起居，小心调护。据安温言：“中堂自上海至此，精力日以健，容貌日以腴。又能乐听余言，使人依时按摩，以和筋络。日食之物，清洁而淡泊，善葆脾胃，皆经余选定者也。每赴盛筵，必挈庖丁偕往。例进客肴，或仅领微诚，或略尝片脔；若夫葡萄佳酿，则尤不过沾唇耳。”

保健医生
谈李氏

*

《特报》云：中堂既至欧洲，无事不惊创见。其尤在意

中者，铁路之善法也；尤出望外者，高大之古城也。至于欧洲教化之善，中堂在华时业已略有所见，略有所知；今更目击道存，叹美不绝于口。即如各国之金枝玉叶，不论为男为女，绝不自恃尊严。而又性情通脱，不拘礼貌。既见中堂，共待以长者之礼，慰安问好，出于至诚。此岂寻常意计之所及料哉？

*

印象最为
深者三事

或问中堂所见之事，有铭心刻骨者乎？
曰：有三事焉。俄主升冕之大荣，一也。德营操兵之大盛，二也。英舰列阵之大威，三也。至于英廷接待之优，尤属隆恩异数。今又嘱巧匠为造两椅，专合老年之用。一椅背有小轮，可以意自升降，或坐或睡，无不相宜；其下有褥，甚为温厚，罩以红绒，又甚灿烂；睡则背得所护，坐则股得所安。一椅脚有活轮，可以意自为往来；轮以橡皮为之，行走绝无声息；贯轮之轴则用法条，亦不患其颠簸；坐处亦以红绒为褥。此皆英匠别出之心裁者也。

*

有知中堂为商加关税而至英者，或曰：噫，中国误矣！中国今欲于江海各口多求财利，而乃以阻遏通商之益为言，庸有济乎？若能通盘筹划，一变而推广商途，则区区关税之微，早有不加而自加者。何况华民以通商而日富，尤合于“民富，国无不足”之道乎？然此意也，难与中堂细辨。且北京诸官，即

反对中国
增加关税

使熟闻其语，亦不能洞启其心也。至于英商之私计，倘使中国全地尽许外人来往，无论值百抽五之税，今议增至值百抽八已也，即使抽十、抽十五，亦复何所不可哉！

*

中堂之出也，旁观之人各有意见，盖知其与邦交国政、文治武备、商业工艺无不相关也。英报之各主一门者，即皆本其命意以立论。华人苟尽取而阅之，见多识广，昨日可知明日事，今年不比去年人矣。

*

中堂之奉使欧洲也，中国之盛名显于四远之始也。人之敬之者，非敬中堂也，敬中国也。然中国不得中堂而使之，各国虽欲用吾敬，乌乎用吾敬？是故中堂之与中国相辅而行，即相合而显也。且中国之良友，亦甚多也。各国皆望其蒸蒸日上，无有深恶而痛绝之者。即前与交战之日本，亦未必望其倾覆（《泰晤士报》所论如此），而况乎他国？

非敬李也
敬中国也

*

《泰晤士（时也）报》云：李中堂之来吾国也，惟改前约而整税则，斯为驷龙颌下珠，余皆鳞爪之属耳。今无以窥龙之全体，而遽兴辞，窃料词色之间，必含愠意，且或有甚怪乎英者。盖中堂当未谈此事之先，必谓吾苟反复开陈，英即允许酌加，易如反手也。乃英偏故故靳之，直似商途之诮价勒资、不肯全盘托出者然。诚如是也，固无怪中堂之愁锁双眉矣。

中国开放
不如日本

不知吾英于此，虽有不为已甚之心，却有无可奈何之势。倘中堂欲援英任日本增税，并不索取利益以相抵制之成例来相责望，则误会殊深矣。日税既增于吾英，英商即可全通于彼日；锱量铢较，岂毫无利益之相偿哉？且其内政之所措施，一切加以整饬，务期合乎吾辈之定律。此中关系，尤觉获益于无形。中国试返己自思，亦尝有一于此否也？

更可借者，中国举动乖张，每令人难以取信。中堂即膺物望，犹是人情。故虽甚言之曰“通商之经，今将整顿；理财之道，尽欲更张”，特其所谓整顿而更张者，吾辈西人第闻其有此治内之一说耳。质言之，中堂之而目心思，但见其为中国谋得财，未尝显其为华人谋生利也；或亦曾以生利之词告诸吾英，然又未闻其奉承朝命也。即使姑先允许，亦未必能实见施行也。且侧闻其允许外邦者，颇以施德泽于远人，而不知其推广商途者，实更扩利源于本国也。

惟有开通
全境一法

噫嘻！吾为中国借箸而筹，惟有开通全境，尽许各国通商之一法（日本即系如此办理），为能驯至于富，且由富而日强耳。欲舍是而别思一策，无论海关税则仍率旧章，抑或竟照新章信徵货税，均之无当于理财之道也！

*

《士丹特（总司令旗官名）报》云：中堂去矣！智慧益广，识见倍增矣！而异日回华，于通商行政之大经，未必

真有关系也。呜呼！中国自此以往，实有无穷之关系，冠万国而遍五洲；特欲就现在以料将来，利害殊难悬揣。

吾英外部古尔逊侍郎有言：“中国今日如冬尽而春回，草木蔬果之根萎，行将句毕出而萌毕达。更能煦以暖日，薰以和风，今年更胜于旧年。事有固然，理有必至。非如北极苦寒之地，根株绝而芽枿不生也。特中国将迎其机而生之欤？抑将遏其萌蘖，甚或牧以牛羊，而乐其濯濯也？则非鄙人之所敢知也。”呜呼！古侍郎之言，洵不磨之名论哉！

中国前景
殊难预测

*

《台笠纽师（日日新闻也）报》曰：他国名流之远至吾英者，岁凡数辈矣。顾使人欢喜赞叹之嘉客，遥遥数载，莫若李中堂。试共读新报所纪问答之语与所经历之事，恒觉其意兴郁勃，姿趣横生。每一把玩，辄不思释。殆所谓诚能动物者欤！

*

《克老尼格尔（记事也）报》云：李中堂在英，预期整顿中华诸要政。无论其无穷之宏愿异日能成与否，惟英国于意外得此嘉客，我辈永不能忘。犹忆使节在英，与人问答之语，及其措置之事，但觉心地灵敏，胸次和霭。乃如此之人，使之周游天下，吾知过路既远，更事既多；重以生平阅历较深，磨炼较久，其关系于当世大局者，良非浅鲜。今将言旋故国，纵不能尽释愚人之疑忌，然窃料中堂必将显其胆略，出

慰外人
之期望

其才能，以振中国之声灵而慰外人之期望也。我辈能不翘首侧耳，共俟贤相之经猷哉！

*

《颇使得（邮递也）报》云：人之言曰，中国漠视我英，异于当年之亲热。此语亦或不谬。李中堂素与英睦。当东祸^①正亟之际，亦谓英竟旁观袖手，使人顿失倚仗之心。然窃观乎中国之枢廷，仍共怀敬视英人、重视英权之意。

至于中堂历聘至英，意在于酌加关税。因与我宰相沙士勃雷侯熟商数次，沙侯顾峻拒之。传闻侯之拒中堂也，非不愿华税之酌加也，特不能副中堂之所愿也。侯若曰，

美国之网
项要求

我倘助华以生财，华必宜有所酬答。但论目前二事：英人入中国内地，顽民动詈之曰“洋鬼子”，殊乖修好睦邻之意，而不闻华官之按律笞责也（华律骂人坐笞）。涓涓不息，将成江河，在在可危，难为羁旅。今欲英让华以增税之利，华必遍谕地方官，保护内地英人之性命业产，一也。中国只有增税，而不思推广商途，是欲灭英现有之商业也。关税信可加徵，商埠必宜广辟，二也。

*

《曼拙忒城大日报》云：中堂之来吾英，上而政府巨公，次而格物名师，旁及局厂督办，无不倾襟款接，欢若平生。顾不耻下问之中堂，往往口若悬河，出人意料。每当主宾

^①东祸：日本之祸。

列坐之际，不顾人品之有贵贱，亦不明国俗之有宜忌，大率根究年岁，研讯禄糈，甚至连根带叶，牵涉妻孥。英人固和气一团，问无不答，然颇似缘敬客之故，不得已而答之者。及退而自问本心，皆不免如孔子之哂子路也。

日者，中堂与少妇晤谈，直问芳龄几许。少妇久注凤目，始转莺喉，然仍不以告也，惟语之曰：“天下只有一人，许其问依此语。”中堂问何人，曰：“李中堂也。”一日，又晤家财盈京兆之富绅，知其董理某大局事，问月得薪水若干，曰：“不选一钱也。”中堂即极口奖之。又见其身佩大金钢钻，问何处得此至宝？值价若干？盖不知数京^①金资本之局厂，英人肯轻于付托，必其身擅威名，家擅巨富者也；乃奖其不受薪水之廉，岂非辱之已甚？若举此语以属法人，恐性命相搏之书，即日送诸行邸矣。（法、义诸国人，若遇意外之辱，辄共贻书约斗，视为西江之濯，死生在所不顾。若有畏首畏尾者，则国人皆贱之。比其斗也，只以胜负分曲直，绝不计情理之短长。丁酉之秋，法亲王作《阿比西尼崖^②游记》，辱及义公，义将即约以手枪互斗。盖好勇斗狠，风会使然也。）

对李鸿章
的批评

*

《沛而末而报》云：或云华英二种人之性情，相同处甚多，相隔处甚少，即如视通商为本分之业，遇事必寅畏小

①京：千万。 ②阿比西尼崖：埃塞俄比亚。

心，谨守绳墨，此皆显而有徵者也。又如固执而流于偏见，倨傲而肆其骄心，华英之人多犯之。中国古于英国，华人之病根，或更深于英人。要其敬古而薄今，足证同根而并蒂。中堂之来英国，宜乎如琥珀之拾芥，磁石之引针矣。

*

预料李还
华以后事

曼拙忒城某名报录伦敦访事友书云：日前与熟谙华事之西友，预谈李中堂还华以后事，因知中堂与其随员，当自料能入总枢机，俾得逐一整齐，跻中国于郅隆之治；苟或不然，岂肯轻许措施之实政（如许筑铁路之类），使人窃笑夸耀之虚词哉？

且以余观之，亦似可望其有成。何也？中堂在华，虽人多不愿其掌权，然岂无愿其掌权者？而况皇太后之于中堂，于深加信任之中，更怀隐示感激之意。（爽子曰：当穆宗毅皇帝之既弥留也，皇太后慎选元良，入承大统，遂以顾命奉迎今上。时则群情震撼，祸变之来，朝不保暮。李中堂在天津行馆，钦遵懿旨，密选淮部健儿，倍道星驰，入都哭临；旋传军令，分驻各宫门外。越日质明，不轨之徒阴谋起事，但见淮军旗帜飘颺风前，赳赳桓桓，过于临淮之精整。逆谋顿沮，帝位永安。中堂翊戴之功，举世实无其匹。流传至于西国，更共佩应变之长才矣。——谨按，深宫密勿，中国莫知，西人乃凿凿道之。西报‘隐示感激’之言，亦即由此而起。）又有俄、法驻华两星使，素善中堂（中东战后，俄、法两使颇揽华权，西报故特言之）；他国诸星使，亦喜中堂之明于事理，熟于交涉。今适远游而返，必能本其见闻之所及，以完其志愿之所恢。似此中外一心，官府

一体，中堂雷雨经纶之全量，必由“屯”而大见其“亨”矣。

抑尤有进者，今日关系之大，内莫过于改新政，外莫过于联旧交。天下皆然，中国何独不然？然而中国则只此一人焉，为能烛照而数计。比来历聘各国，各国因中堂而重中国，又因中国而更重中堂。中堂虽新挫于东洋，盛名不免稍替。特其宏济艰难之声望，久播寰区，断不缘一眚之微，遂怀藐视。侧闻各国优待中堂之消息传至北京，已有重念老成而深悔其投闲置散者。吾辈不知华典，但以欧洲掌故言之，古今来尽有才猷迈众之大人，一败而忽瘪气球，再振而重磨远镜，考其勋业，突过于前。中堂奄有众长，何遽不能媲美哉？——友言如此，愿告贵馆。

中国只此一人

余更愿为之跋曰：中国倘别有贤臣，赞襄枢府，本其心得，用济时艰；则中堂劳瘁之余生，予以宽闲之善地，事既无关紧要，人亦相与淡忘。而无如华人之能稔外情者，莫中堂若也；中堂奈何而不见用？中国奈何而不欲兴哉？

（外人优待李中堂，一则敬其为中国之大臣，久代总督，掌理外交，政府咸识其姓名，天下共钦其勋烈；今既远道而来，上宾自有体制，本国亦自有仪注。二则中堂去拘谨之习，乐与远人相近，彼此自相视莫逆。三则中华为亚东大国，中堂恭膺简命，皇上倚之以尊国体，各行省赖以显声名，各国既敬皇上，所谓敬其主以及其使也。而中国之体统威严，籍籍然遍于四海矣。实言之，中堂熟于各国之人情国势，深知外人之来中国，非有隐图祸我之心，故遇事每多曲许。然又非

林乐知附记

畏葸不振者比也，深信不疑，自慨然乐许也。各国每措一事，得行其志于中国，无不称中堂之明决。今此之致敬于中堂，即中国声名施及之初阶也。侧闻京师有无识之流，反以中堂见信于外人，妄加疑忌。此等井蛙之见，岂足为大雅道哉！——乐知附记。）

*

《白腊窝德大月报》云：李中堂之衔命而西也，实为贺俄之专使，顺道历聘各国，类于牵连得书。欧人乃妄冀其购器订船，一若各制造厂之生涯可借以鼎盛也者，殊自惑耳。

特是我客戾止，亦不但修寻常聘问之仪也。当陛辞请训时，中国大僚正筹日债，纷纭建议，筑室道旁。中堂奋然曰：海关所定税则，实属太廉。今若借还债之名，收增税之利，商诸各国，度无不从。语闻于莞度支者，无不喜动颜色。

赫德的
建议

赫鹭宾樞使独语中堂曰：“各国自保其商，自谋其利，无端增税，心必不甘。中堂纵善说辞，恐不能扼憐夫之咽喉而噎其实。且即以竟许倍徵而论，西商知牟利之不易，出入口货仅半于前；有增之名，无增之实，中国其何取乎尔？以仆之愚，莫若遍开内地，尽许通商。西人知商利之大开，辐凑而来，捆载而去，海关税项，自必倍增。而又避厚敛之恶名，示睦邻之雅意，计似彼善于此，中堂盍善图之。”然而中堂不以为然也。

我辈西人久知中堂于富国养民之学，素未究心。（华人

动言通商以来，金银外溢，中国贫乏，实由于此。此不知富国养民之学者也！天下之善营商务者，莫若英人。乃其本境之出口货价，常年不足敌入口之半，而又薄其税敛，甚至有全免徵税之例，以广招徕。及问其闾里之盖藏，则日富一日也。此其故可深长思矣。）故只能计及目前，不愿谋诸永久。且值百抽五之易为抽十也，事异更张，不必通盘筹画。是以星轺远迈，遂持本意历劝各邦。各邦以英国为辞。中堂至英，自必持之益力。然而今将回国，议尚未成。窃窥老臣利国之深心，当必有愀然不乐者。仆则谓（《白腊窝德报》自谓也）中堂如力排欲速见小之众议，而以遍开内地、尽除阻碍为通商扼要之关键，即理财开辟之机缄。吾知不数月间，区区许偿日本之数垓^①金，屈计必无不足。

不知富国
养民之学

英相沙侯亦即本此以立论，且明告中堂曰：“贵国倘照此议，敝国即愿纳倍税。责敝国以隐谋抵制，固亦不辞。然为贵国计，向之徵税五分者，今岂特增至十分哉？各处大通大彻，出入口货价定倍于前，从而照例增科，实共收二十分之关税矣。”（丙申年海关徵收各项税钞及洋药厘金，合关平银二京二兆五亿七万九千馀两。若如沙侯之言，计可徵九京零三亿一万七八千两。是一年中所增者，凡六京七兆七亿三万八千两。核诸许偿日本之二垓三京两，约需三年零三个

英国首相
的条件

^①垓：万万。

月始可清付。《白腊窝德报》乃谓数月中即可清付，未免失辞。)中堂闻之，似已默会于心，顾尚踟躇不决。(窃谓此议陈诸黼座，诸大臣必共阻挠。中堂不免踟躇，厥惟是故。惜哉惜哉!)故欲问中国之得以增税定在何年，吾欲测之，孰从而测之？

蔡尔康
的看法

沙侯闻中堂增税之议，即曰：必先于中国内地推广商途，始可照办。骤观其外，未免以通融济固执之私。其实，内地通，而入口货可增一倍。重以税许倍徵，是海关岁税五分增至二十分；中国之利源，竟已倍而又倍也。或犹以外人覬觐内利为疑，无论内地华人自有厚利之可图也，且人若一无所利，我岂能独享其成乎？酌盈剂虚，是在当轴。——蔡尔康附志。

英轺后论*

李仪叟傅相之通聘欧洲也，以上相之尊，膺特使之重。各国君臣，欢迎恐后，自郊劳至于赠贖，礼仪优渥，情致缠绵。宾至如归，三生有幸。泊持节而莅英，晤宰相兼外部侍郎沙士勃雷侯，会商时局。傅相以万国通例，徵收进口货税或轻或重，皆得操自主之权；中国今将援例增科，惟念与英敦睦有年，破格先行关白。乃沙侯辞以“权非我属”，言外有不允之意。英国各报馆援笔纪述，并代录送来论稿，洋洋洒洒，累牍连篇。

为中国
说话的名人

《泰姆士报》则录名人（或即向在津门之宓鸽欵）之说曰：李中堂初来吾英之日，余作一书，略言中国外交于英最昵，且官商来

* 本节原在《归轺新论》、《俄使报聘记略》之后，今移置于此。

往密如梭织，其互相维系之故，大莫与京。中堂既至欧洲，不得不过来英国，且将以增收关税之事，探问英廷意旨，未识能悯其苦况而还其利权否也？此书曾蒙录报。今中堂去矣。濒行之际，复举其命意之所在，嘱余代述之曰：

“某既莅英，凡向所倾慕之端，皆得身亲目击。且上而皇家，次而政府大臣，又次而通商局董，竭诚尽敬，出人意表，令人永远不忘。夙闻英人雅善留宾，某幸身受之，愿得亲证之；所惜行程匆促，不克久居耳。然回华之后，必将敬告我皇太后、皇上及诸大臣曰：英国优待远人，必诚必信，实驾各国之上；且能将一切生料制成熟物，造诣日益精进，遂成天下无双之大制造局，而全国之强盛亦即由是基之。深冀吾华能自得师，庶几远在大东者，亦成既富且强之大国。与英交相益，即交相助也。”——此皆中堂之说也。

余观中堂中心欢悦，故其措词并无分毫假借。凡冀中堂之辅佐中国蔚成中兴之业者，又冀其火速回华，星飞奏绩。否则岁不我与，精力渐颓，所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者非欤？然余窃有说焉。

认为李氏
态度诚恳

中堂航海西来，目睹夫财产之雄，耳熟夫威权之盛，类多镂肝铄肾，永志弗谖；然酬应纷繁，尚似青山乱叠耳。今舍陆地而登海舶，篷窗欹枕，将越三旬。尔时心静身闲，度必次第安排，预谋下手之先着。吾辈身居海外，固未能预料及之也。第论其心，则实思整顿朝纲，一变至道。且

曾明语英人曰：“某道出各国，今来英国，绿杨眼见，红烛心知，他日东归，得参枢密，明师益友，左右逢源矣。”寥寥数言，虽不能悉窥其蕴蓄，然于理财、通商二事，窃料其志在必成。若夫行政之大纲，则其意若曰，前二事利有攸往，后一事自迎刃解也。职此之故，中堂乃锐意以筹岁入之的款，遂展铁路以通商利，兼广新工以振商情。中国自强之基，实在于此。

与沙侯
之争论

若其予人以可见者，厥维来英而议增榷税之一端，英人亦备知之矣。然与沙侯密商之语，仍未宣示于外。外人多凭空揣测，不免啧有烦言。以余所闻，中堂初晤沙侯，即与倾忱请益。沙侯曰：“鄙人心甚愿之，贵国理亦宜之。惟须先问诸上海等处英商总会之意见，始定进止耳。”中堂曰：“商局固有参谋之责，君侯实操定议之权。且明明有近事之可援者，日本请改税章，贵朝廷独执国权，不崇朝而定议。英商寓日岂无总会？未闻有一语之下问，于意云何？”沙侯曰：“日约非仆意也。藩部金伯伦（或译作铅不灵）尚书贸然允许，大拂寓日英商之意，遂致谤书盈篋，金尚书亦深悔于厥心矣。”中堂曰：“此贵国之内政，诚非仆之所敢知也。就外貌言，惟知贵国之让日人，不闻日廷之谋琼报也。今贵国不肯移待日之道以待敝国，又惟知英人之歧视东土，而任华人之憾抱向隅也。”中堂清辨滔滔，沙侯喜盈眉宇，且益重中堂之伟略，然仍犹豫不敢决者，则鉴于金伯伦之前车也。中堂心知之，而又不肯先许之曰，英诚让我增税，我亦让

英某事也。其心曰，此事公平正直，华人自宜向索。英若还索酬报之价，亦惟任其自行启齿，然后权轻重而量长短，可许则许而已。

余敢质言之曰：今日华关之税则，固曰值百抽五，如约徵收也。而不知金价日贵，银价日贱，英商货值，不啻倍增银数；而关税则依然故我，是特值百而抽二五耳。中堂意谓“英廷许日本之增税，大抵即缘此故。（按，日本向亦以银为币，今则改用金币矣。）今中国援以为例，而独不能利益之均沾，华人丛怨于英，亦固其所。余甚愿振兴中国之商业，一切解羁释缚，兼尽辟海滨诸口岸，任人奔走借来。特非借此以赂英，而冀英之许增关税也。且英于谊所当尽之事，故靳不许，而默待华之先开利藪以待英商，交谊何存？道心何在？”

交谊何存
道心何在

中堂又语人曰：“熟察英国之舆情，多冀吾华急起直追，绝尘超轶。似此命意，具徵公道。然冀华之集事，而顾塞其足以集事之源，非欲其食而扼其吭乎？中国今徵关税，仅堪抵日本之偿金^①，安有馀资供筑路兼谋兴利？万不得已而筹增税，又念英国往来商货实居华关十分之八，是以先商诸英。英而愿华之兴，即以自顾其商利之兴也，宜必一切允行，庶几不失公心，抑且顿恢大业。鄙人区区之私愿，窃谓中国

欲其食而
扼其吭

^①偿金：赔款。

海关税则诚能增至值百抽十，大抵续借英金五京镑，以之为质而有馀。于是就此巨金，以筑铁路，以造铁舰，以铸各种铁机器，而永不忘英国玉成之德。且愿独显其实有进境之铁券，不啻为质于英。英人其许我乎？”

中国为英
第一市场

余谓中国为销流英货之第一市集，他国无能望其项背。历年以来，幾为英商垄断之区。然内地盈京累兆之民人，尚有终日埋头，英货无从入目者。英诚欲一切通流，不得不望京师之允许。今诚以增税为市惠之地，中国即如其所索而予之，皆所谓惠而不费者也。乃英于持平应让之事，靳惜至此！中国大臣以及译员，皆所不解，且曰：英苟幡然悔悟，自明日起，速允华关之增税，即可博得中朝之明谕，而俾沿海诸口岸皆有英商之车辙马迹焉。其馀别有阻商之小事，亦可冀其从速铲除。至欲以略增微税之故，要华以蠲免厘金，悉如日本成规，则蚁力尚有未逮也。夫厘金为病商之秕政，通人类能言之。苟能力予蠲除，不但有益于华商，实亦大裨于洋货。特为中朝计，必先能弥补此款，始敢议及免厘。万一英廷竟许华关逾于值百抽十之数，或即如洋药运华，税、厘并徵故事，中国何敢不从？特为华英通商言之，英货运华，必先经过海关；关税定于先，卡厘始可议于后。天下事循序渐进，大抵如此。

改弦更张
万难再缓

鄙人敢再括中堂之意，以告我英人曰：“整顿关税一层，实为中国目下最亟之事。英国视华为良友与否，惟于此事徵之。然料英

国必与中国心心相印。且沙侯与老夫神交有素，必将曲意允许，以增耄耋之辉光。”岂料事与愿违，只博沙侯嘉奖之虚词，而又曰“按理确不宜峻拒”耳。中堂当爽然若失之时，释之者曰：沙侯今发此言，他日必行此事。所惜中堂不能久待，中国又值急不可解之际，望梅岂能止渴？故稽迟之与阻格，两意几无所区别矣。呜呼！中国之情形，我英人固未尝须臾忘者也。况凌夷以至于今，厥有理财经武两大端，尤宜熟审其端倪，而烛知其改弦更张，实属万难再缓。

乃就理财言，仅李中堂愿助之，且能助之。就经武言，练兵必先筹饷，饷源端在税关。今既指关税以质偿金，岁入之馀无几；仍借以筹兵糈，水陆均有坐废之忧。中国耿耿于心，不得不以理财为经武。顾财之所生有限，断难任意诛求。则曰：“其地丁钱粮乎？”中国摊丁于田，先皇于惠元元，定制永不加赋；今即暂增零款，已恐不洽輿情。况乎银米并徵，不能悉抵度支，岂可借充质押？又曰：“其坐贾捐输乎？”铺面等捐，偶一为之，已有胥动浮言之明证；何堪悉索，致启驿骚？舍此言财，其惟税、厘二大宗矣。

中国财政困难

夫关税之能否加徵，其权操诸英国。（榷税为本国自有之权利，乃竟操诸英国，不得不为中国叹也！）英而能允，财即倍增，司农不兴仰屋之嗟，将军可免量沙之诳。英而不允，无财患中于无兵。然而有厘金焉，英国而忘诸乎？税不能增于关，厘尚可增于卡。英商受累，既不胜数；华业就衰，更多可虑。是故即此以观华事，欲图治理，非钱不

行；欲策富强，非英奚赖？英则欲以保华者自保，莫善于速允关税之增。以较中国增厘，日后致肇衅端，始无奈而允其增税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况乎英人之素愿，在于中国之免厘，今奈何以靳税之私心，反予人以增厘之藉口哉？

深知中国
不可苟安

若就李中堂言之，中国实宜视为向导之大臣，西人亦久信其历练有年，而为鼓舞群材之领袖也。中堂心灵手敏，善能兴利除弊。今正乘轮船而回华海，默溯泰西有进无退之气象，必觉中国之不可苟安。且中堂尝有言曰：“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竟一往而深。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然华人难于图始，欲假数年之心力，遽奏万祀之肤功，不得不求助于大英，而望化难为易也。”仆聆其言，不禁肃然起敬曰：矍铄哉是翁也！其志克成，其道大行，岂徒中国安，天下万国举安矣！

主张支持
李鸿章

抑又思之，中堂求助于我英，冀成诸葛之大名，即以佐觉罗^①之郅治。英人爱之重之，且更深怜之，曷不速允之？夫使英而

^①觉罗：满清皇室姓爱新觉罗。

速允中堂以增稅也，不但來日無多之賢相，可藉手以告成功；且來求此事者此人，能緣此事以成他事者亦即此人也，英其尚有後言乎？況此本秉公當求之事乎？仆以為，事有決然無可疑者。中堂惟望英廷之允增關稅，庶幾言返北京之日，緣大榮而生大力，俾抗拒新政之朝士，不敢妄肆訛評；然後中國日新又新，與各西國攜手偕行，相視莫逆。天下大同之局，實即於是基之。藉非然者，華人疑忌多端。中堂斷難復其前權。中國即不克躋于隆軌，而我英無形之受損，不知其何自始，亦不知其何自終也。豈不大可惜哉！

*

倫敦《每日電報》（亦喻其速）云：李中堂商增關稅，我英必先計別無窒礙，始可允行。不然，不啻自扼商吭而絕之食也。嘗讀英人新著《富國策》中有云：貨之有稅，非制貨之人所付也。付稅者，運貨之人也。然運貨之人特暫付之，而仍取償于收稅之國之人。執是以觀，又進一解：中國名雖增稅于英貨，實則仍斂財于華民，英奈何而不之許哉？惟欲求商業之廣，必先求稅則之輕。苟充類而至于暴斂橫徵，甚至需貨之人嫌價貴而皆縮手，必致害貽運貨之估客，累及制貨之廠商。

每日電訊
報之評論

沙侯知其然也，故遲疑而不遽許。惟其意若曰：倘中國能以築路、展電、開礦諸利，及事涉通商之益者，俾英商樂利均沾，區區關稅之增，未嘗不可通融辦理也。鄙

在华英商
之评论

人（电报馆自谓）于宜许不遽许两端，未能骤决从违。因以李中堂在华之权，访诸商华而返者，则皆曰：华人仰望中堂，本多如泰山北斗；及至一战而败，声誉渐不如前。成败论人，古今同慨。且溯其久任北洋大臣之岁，常与外人酬酢，多联缱绻之欢，因时制宜，具见才人作用。乃京中且食蛤蜊之老物，将律以“人臣无外交”之义，谤书竟达于朝廷；迨至战败入都，益复藉为口实。其权日替，自不待言。今垂老远游，而有商增关税之举。意者，得请而返，不啻奏凯而还，昔日之权，或即由之而恢复矣。

鄙人又遇商局中人，即踊跃迎宾者，其言曰：中堂得复大权，中国外交自可无虞丛脞。惟就内政而论，中堂来英而后，未遑而考吾英之善政，而惟留意于船台枪炮与夫铁路电报之属，未免逐末而忘本。且工厂为便民之大要，中堂既忽然而于心；而于财源辐辏之区如汇丰银行也者，则乐与周旋晋接；见成衣机器（俗呼为“铁裁缝”）则视为玩物，而不知为救苦之良材。此皆仆等之所不甚佩服者也。

未免逐末
而忘本

其出聘也，罗观察（丰禄）实随之。观察向为英书院高才生，英人相视莫逆。又有中国名人曾侯之令子（广铨），在英垂二十年，言语威仪，俨然英产。中堂象胥妙选，得此二人。吾知贵使之令名，将长垂于我国矣。

*

有旅华二十五年、素稔李相且熟谙中华国政商情者，

言于露透电报新闻馆主人曰：李相来英，志在增收关税，而因以探吾英之意旨，冀藉手以告成功。若谓兼操立约之权，则殊误矣。夫欲审李相之分地者，必先明中国之情形。中国败于东瀛，纷纷归咎李相。虽议和一局，如北门锁钥，非準不可；太后更知人善任，恩眷不衰。然谤书既满于朝端，相权即忧其中落。吾辈惟望皇上深知李某之才堪肆应，诸臣僚莫与比肩，而不任其置散投闲，斯入赞丝纶者，或更出膺节钺矣。惟就今日而论，北京显要之辈，无不妒而譖之。其幸而免于放归田里者，特目之为郑当时之译，而藉以通中外之交耳。

谤书满
于朝中

其来欧洲也，先赴俄国。闻其在俄之日，颇似沆瀣一气。我辈固不能窥其底蕴，亦料其未必让地于俄。外间谣传，或曰已订约章，或曰已让海口，要皆不足信也。惟俄国鲜卑大铁路，甚愿与中国将筑之铁路彼此相连，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也。然俄亦第托空言，李相或亦仅代皇上允之，初未尝形诸笔墨。乃人言籍籍，又疑华将任俄入内自治路工，则误会亦深矣。

不信中俄
已订密约

要之，中俄日后之事，必曾互相商酌。其已定者，惟知加税一层，李相言之，俄国愿之耳。既而李相商诸德国，德人亦颇首肯，惟谓须视英之迎拒以定德之从违。及至法都，重提增税。法人曰：“此宜先问诸敝国驻华公使，以审商情，如曰可行，断无不许。”鄙人（言者自谓）窃谓法国

驻华公使施大臣，为法人所倚赖，自必能斟酌情势，而索中国西南各省之利益，以抵关税之倍增。

英愿兴商
俄欲称霸

惟李相则喜于三国之未有违言，因而就商于我英，冀英亦同此季诺。而不知英之素志，惟愿兴商以强人之国，非如俄之争权以弱人之国也。故沙侯不能一诺无辞者，理也，亦势也。然仍自明之曰：英实愿助中国，以裨库储而苏辙涸也。李相虽失望于一时，需其回华，必深信英人之足恃，而甚慰于心矣。犹未已也，李相必见伦敦各大报，一切主持平议，且所以索报于中国者，如筑路以通道，开矿以富民，凡皆为益华计也，其何疑之与有？李相于报馆之外，更承各大臣之优待，主持工厂商局诸贵绅之礼遇，必皆钦其秉心之公。他日薄游美国，美人恭迎敬待，亦必与英无异。李相若问及加税事，美亦必以待日者待华。李相当之，必更恍然大悟矣。（按：美许日本增税事，具录《万国公报》。）

其人复曰：若论增税一层，英宜乘目下之机，速许李相，而索中国即日广通内地铁路以作报琼，此诚彼此皆有

英宜乘机
速许李氏

大益者也。且又有进焉者，再越数年，中国与各国所订之通商条约又届满期，中国必以某某等条必须修改为言。增税一端，自必亦与其列，他国自亦断无峻拒之理。然即就关税言，英允之，各国从之，犹之可也，顾独不肯先允数年，以冀中国之速兴，此何故欤？况届期而英仍不允，他国自亦必不允，是必令中国再迟十年或七八年而始有更新之望也。试问英商

损乎？益乎？

呜呼！我英今允华增关税与否，关乎李相一身之荣辱者，尚其浅焉者也。李相之来我欧洲也，沿途躬亲目击，而深知欧洲工商之盛，实缘于铁路之多。故在英公宴之时，尝扬觶昌言曰：“以余观之，中国若再无铁路，即使孳孳吃吃，再过一世，亦不能兴。”此语也，实从心坎中流露而出，非漫焉谦逊已也。故其他日回华，必以增筑铁路为第一义。且皇上已早鉴及此，复得贤相之辅助，当能相与有成。然使李相不复其赫赫之名，又恐守旧诸大臣此阻彼挠，必致迄用无成而后已。吾辈设身处地，深知铁路之求集事，在于李相之能得名；更知李相之求得名，在于英国之许增税。藉非然者，人多物富、天下莫与比隆之地，窃恐其终莫之兴也，岂不大可惜哉！

*

伦敦《特报》录英名流密饷之论云：中、东交涉诸事，一似人甚近而心甚远也者。今姑不暇穷其究竟，惟追溯两国舍旧谋新之始，

中国日本
之比较

大抵岁月同而法制亦同，譬诸农家，比邻同此良田，分秧同此嘉种；他日由苗而秀，宁有大异焉者乎？乃由今思之，之两国者，初立学塾，讲求格物，参考方言，更选幼童，就学外洋，分班肄业，骤观外貌，岂曰两歧？而不知细察内心，竟有相悬天壤者也。

日本之心乎实学（或曰西学，或曰新学，或更曰时务、洋务，皆不通之尤者也。质而言之，实学而已矣。然而知

之者谁欤)也，全国皆意兴郁勃，甚至枋国之大臣，亦皆有一鼓作气之概。中国不然，其兴高采烈者，不过主持此议之数人。质诸舆评，不谓然也。甚至垂绅搢笏之显官，诵诗读书之儒士，类皆深恶痛绝，斥为“用夷变夏”；而于他国之良法美意，非闭目而无所见，即掩耳而不欲闻。

是故日本则自以维新名其朝，新气一吹，如春风之来广陌，衰黄全退，嫩绿丛生。中国则一傅众咻，偶有见明识卓之新人，悉遭地下陈人之沮尼；虽以责获之猛，不能曳潜蚪以附青云。似此两两相衡，后来之收效何如，盖不待智者而始决矣。

为李鸿章
作辩护

夫中国之有李中堂也，固所谓见明识卓之新人，且兴高采烈之谋主也。其于日本也，初有携手同行之乐，继有背道分驰之苦。迨至东成而中败，彼平日之痛诋实学者，反共摇唇鼓舌，指为李某之实败之；而不悟当日之厄其成者，即吾辈也。如行海然，全船遇险，一人独力以理帆舵，众人皆袖手闲坐，或更从而挠其旁，既而浪骇风狂，遂及于难。同舟共济者，独责此人之不善操舟。试问印须我友之时，将伯助予之顷，彼此齐心并命，夫何至问诸水滨哉？呜呼！天下至大之国，世间至众之人，而仅此一手足之劳，以挽回而拯救。后来之貽羞覆餗，又不待智者而始知矣。而顾哓哓焉专责中堂也，万国尚有公论哉？

仆尝窥中堂之用意，专在纬武以经文。故历年以来，以训练陆兵为第一义，益复出其全力，大治海军；更筑炮

台，俾进可战而退可守。乃事有出外人意外者。他国易练之陆兵，中国反更无明效也。

论李所练
之陆军

仆尝深维其故，因知中国历代，恒有名为兵而实非兵者，今皆具在目前，猝难离尘而独立。非无新布，乃补旧衣，牵缀支离，反不如任其绽裂也。是故，以老兵而予新枪，反不如旧日之抬枪，尚可冀铅刀之一割。种种旧气，扑面灰尘，归咎中堂，抑亦不怨之甚矣。

更论海军，似较陆兵为差胜。此盖中国古世略识海权，唐人曾伐高丽，元人曾征日本，帷灯匣剑，影事犹存。及至近年，共知窳败之师船，断非铁舰快艇鱼雷大炮之敌，因而任人创设，退无后言。遂如小鸟之由卵而雏，绝无老畜之相与牵绊。而未已也，战舰必出大海，不特守旧之官吏不敢身犯波涛，即久在行伍之老兵亦未便递相挑补。于是挟偏见以阻新事之辈，类多梦想不到，即亦别无罅隙，以快其参劾之私。且犹有进焉者，华人多未识海军，既无谬种之传染，政府亦即委诸愿治能治之人，而不遽掣其肘。故北洋海军之声望，直将超中国而上之。

北洋海军
颇有声誉

至其终于无成者，则缘将成未成之时，忽任英国水师名将琅威理军门愀然辞职而去也。中堂年老力衰，容有照顾不到之处，遂使海军将领暮气渐萌，惜哉，惜哉！夫琅威理之代治海军也，不尽为中国也。徒以一切船械，类皆来自外洋，不忍其利未见而害己形，致损英国水师之名誉也。不料半途而废，猝遇事机万紧、必须一试之会，药弹

不敷矣，号令不严矣，日胜而华败矣。虽然，中国当累棋十二之时，惟有海军尚留踪迹，陆兵则烟消灰灭，即中堂亲练之两淮劲旅，亦未闻一奏微功也。则甚矣！陆之更不如海也。

中堂岂愿
与日本战

或曰：华兵无论水陆皆不足恃，中堂岂不之知，乃竟漫焉尝试也，谁之咎欤？曰：中堂岂愿与日本战哉？政府逼于内，敌国逼于外，欲不战而不能也。中堂岂甘承战之罪哉？我观日本报，或兼责我英曰，如使英国东方之公使稍有见地，必可免中日之战也。则请正告之曰：言之匪艰，行之维艰也。英人之言曰：中堂本不愿战，我辈如能力助，不任北京诸痴汉力劝朝廷主战，则即不免于战，或一战而仍败于东，窃料东人未必能立定脚跟，借力战以坏华事也。夫欧洲而心向中国也，中、东之轻重，岂可以铢两计哉！此说或亦不谬。

今姑舍战事而论平世。李中堂非外部尚书也，以中国官制言，亦未尝兼总理衙门行走之崇衔也，且亦未尝身居北京也。乃中外若有交涉之事，无不经中堂之手。窃揆中朝之命意，岂不曰独有若臣知外事，独有若臣敢膺外事，且独有若臣能治外事，而即以靖内事哉。是以遥遥二十五年来，中国外部之要职，几尽倚于中堂之一身。总署王大臣，遇有外交，苟未先商诸中堂，竟致一步不敢动；偶有效蔡邕之独断者，又无不溃败决裂，仍借中堂为之弥缝。中朝柱石之臣，舍中堂其奚属哉？

中国外交
非李莫属

然中堂身为直督，手执朝权，微特地位不符，抑亦窒碍殊甚。是以各国历任公使，多有不以为然者。英使更明责中朝云：“本大臣奉命驻京，非以北京为乐土也。北京实握总权，使臣实承专责；持节而来贵国，不得不近天子之光。何图贵国之掌外交者，反远在数百里外。本大臣欲矫此弊，亦曾就商于总署；更不料四肢麻木，痛痒不知，反不如径赴天津，路虽隔而事较通也。李中堂见我辈之就商，则又深喜于厥心，遇事转圜，适如分量。然以钦差之贵，而反远商于外省之总督，如体制何？况更有进焉者，中西未战以前，各国叹华权之散漫；既战以后，特派驻京公使，复请中朝设立总署，以收外省之权。魁柄喜复于中朝，客星愿环乎北极；事之便利，孰过于斯。是以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以来，我辈胥望安处于京师，不再奔问于外省。今乃明明应问京师之事，反令驰诣天津。是昔之畏战而许之者，继则恃和而悔之也，我辈其能缄默不言哉？”然而无事之时，英使以此义责总署；有事之日，各使又不得不以其事商中堂。中堂亦知各公使之言，非恨我亦非蔑我也，且第论其理而非咎其人也，故并不存芥蒂于其心。然以大臣而遥掌大权，必不肯让利于客使。职此之故，各公使多怨及于中堂，日难既兴，莫之肯助，此又不得不为中堂惜矣！

应问北京
反去天津

或曰：中堂既多与外人交，即不免意存轩輊，故或则煦以冬日，或则凜若秋霜。客使恶之，无乃因是？余曰：以告者，过也。中堂严气正性，固自不凡，然与贵客相周

旋，从未见于词色。至其尤睦于英使者，则知英为大国，为富国，为通商之国，为别无可惧之国。因其国而重其使，

美国自取之咎

夫谁得而议之？特惜英至近来，微以见轻于中国，英人曠有烦言。余谓，此我英自取之咎也，而何责于中国，更何责于中堂哉！

比阅英新报，似有责德国优待中堂，逾乎其分者；且曰德非重其人也，冀其利也。噫！英报责德人之贪利，吾不敢知。然揣其言外之意，若曰中堂之来，无许利之权也。然则英倘因其无利而薄之，岂不更可责乎？英人之言曰：德人之待中堂，非冀其金豆之散于袖中，即如赛会之时，幼孩望长者之分糖果也。而不知德人非幼孩也，我英不必怜之也。德虽逾留宾之分，而不知洲^①上人之热肠侠气，大抵如斯也。我岛中人，乃出以冷面冰心，事事与德人相反。此不但见于款接中堂一事已也。英人性本如是，即商途中亦若是也。

试以小事譬之。日前有一女郎至眼镜铺，语其人曰：“医生为奴疗目疾，因示奴觅某种眼镜，不使擦嫩皮而伤厥目也，肆中亦有之乎？”其人闻之，即按英人素日之刚性而直答之曰：“我英无不伤面目之眼镜也。”吁！其说虽属不谬，然使略从圆融处立说，而曰“愿竭微力，为君代觅”，贸易固不能成就，彼女郎不稍喜耶？然而，能为此语者，必非英人矣！德人之于中堂，虽未尝售出一物，然并非幼孩之

^①洲：大陆，此指欧洲大陆，系与英伦三岛相对而言。

德国，已见好于素来销货之嘉宾矣。更以英商比之，客或向之购货，或向之定货，货主坚持己见，丝毫不肯圆通；客虽怅然，主仍悍然也。彼有钱者，何处不可购货？而谓甘受英人之慢客乎哉？

论德国对李之接待

今日之待中堂，我固未暇指摘。然闻其将来我英之始，众皆以德法两国为戒，而恐其流于谄谀也。然而德人曰：我自谄之，我自谀之，无与人事也。中德通而之将盛也，谁曰不宜？况德人以盛礼待中堂，中堂不能恕置。故于中国应购之物，纵未必看朱成碧，他日回朝之后，岂忍脑后置之。试取新闻纸告白以为衡，其尚有胜于此者乎？然中堂仍无容心也。至德而喜见新奇，正合华用。及至他国，他国岂乏新且奇之物，苟得仰邀青睐，自亦深印丹忱。乃迄今仍讳莫如深，一若美女之碧纱笼而也者。宋玉虽在东墙，能冀其目成心许哉？犹未已也，德人克虏伯以精于制造名，无日不趋陪行馆。中堂每摄一影，克虏伯必侍其旁。及至事过情迁，德人款客之诚，或未必常悬心目；然使有一小影悬于座右，德国制造之品，行将随影而东，而我英则阙其无人焉。孰得孰失，无待蓍龟矣！

顾或者曰：中堂之归，恐仍投闲置散。英人淡淡著笔，正所谓明烛先几也，而何责焉？余则曰：中堂倦游而返，能复前权与否，今固未能预定，然断无放归田里之事。故中国有所举动，虽不能适如其所愿，而终能使人不成其所不愿。此非余之

论李鸿章仍将掌权

妄言也。试思华人之疾视中堂者，当日不知其幾辈；中堂则付诸一笑，依然兀立不摇。然犹可曰，时际承平，自无轻弃勋臣之理也。既而华兵屡败于日本，中堂之崇衔荣号，业已一切撤销。岂料东渡行成，仍此一人独膺艰巨；且正与为敌之国，意中亦专属此人。中朝先遣大臣，千百人不如十八子。马关枪发，元老颡伤，海外东坡，谣传已死，伊藤侯喟然叹曰：“今惟有不许中堂遽死之一法耳！中堂而真死也，惟有勾致生魂或出诸棺中，始克定中、东之局耳！”其倾倒也若此。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向之疾视中堂者，声势正复赫奕，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然蓄此意者，即使实繁有徒，而指挥如意之中堂，仍无所损。西谚有之曰：“位后之权势，实重于在位之人”，比物此志也。

为李氏惜
为中国惜

今也，环绕地球重归故国，我辈无穷之冀望，又将生面之重开。所不敢必者，中堂龙马精神，受远道之风霜，能仍喜是翁矍铄乎？皇太后素知贤相，或将重畀以事权。然慈寿六十有三，中堂年七十有五，能不致如烟之一缕、水之一泡，转瞬间随风灭没乎？

夫使两事而不必一忧也。中堂更事既多，料事能洞澈其源流，治事复能运以灵思，参以化境。且泰西诸大国之胜事，又新印入于其脑。即使供其赏鉴者，第有盖面之佳品以及磨光之正面；然当过都越国之际，上至君后，下至士商，无人不共欢迎，亦无门不许阑入。东方来此之大吏，

皆不逮其见事之精。一旦满载而归，或尚嫌良楛之杂陈。要其智慧聪明日增月益，为寻常使臣万不能得之机会，中堂竟安然受之。所关于五千馀岁之名邦者，顾不重且大哉！然而中堂能早来一二十年，其为收效于无形者，抑又何如哉？吾为中堂惜，吾尤为中国惜矣！

*

《特报》又录某名士之说曰：或曰李中堂今将归矣，逆料中朝得此贤臣，必将新机大启；试问外交政策，裨益若何？余曰：唯唯，否否。夫以明眼人而久处暗室之中，骤睹日光，必亦为之一眯。中国，一暗室也；中堂，一明眼人也。远游欧美而归，第觉身亲见之者，殊有美不胜收之叹；或竟顿灰壮志，则窒碍反由是生矣。

暗室中之明眼人

中堂之为直隶总督也，部下淮军久练新枪，岂不知其利用。及其至德，德皇与之观羽林健卒，不觉失声长叹曰：“使我有此兵十营，日本即不敢正眼视，而无如有志者事不成也。”既至我英，正承大阅水师甫毕之后。调集各海面之战舰，虽已有辞回防次者；然伦敦军港之间，尚复舳舻衔尾。中堂入谒君主礼毕，奉命导观，又不觉恍然为问曰：“余其身梦中耶？胡为而竟有大铁甲船六十艘（按，傅相在幙芝模海口，仅见大铁甲船二十七艘、巡海大快船二十艘，盖其余均已散防各海矣），一国同时丛泊耶！余在北洋，竭尽心思，糜尽财力，俨然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直小巫见大巫之比哉！”

窃谓中堂于欧西水陆两军，皆有望尘弗及之想。其在英国，又见英人之卓然自立，悠然自得。不显其富，而富莫与京；不显其强，而强无可比。则又抱膝长吟曰：“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是故，闻

闻所闻来
见所见去

所闻而来者，及至见所见而去，始知耳闻之挂一漏万也。然偶一回思，更知中国之未尝不可仰而企。乃茫茫四顾，知此者惟有藐躬，而无一人焉，能与同舟共济。试问一人之力，能有几何？烈士暮年，壮心不为之灰尽耶？噫吁，嘻！

*

纽齐兰（即新西兰，英属澳洲之大岛也）《当时（言不过时也）月报》曰：或曰李中堂不能成事，非笃论也。中堂负重名于天下，发匪一役，立功甚伟，实与戈登将军同传。自是以来，常思扶翼其国家，跻于日进无疆之盛。凡其施措，固已照耀耳目，无待余之赘言矣。亦越于今，功效似尚未可寻。然不敢为中堂咎者：中堂才优胆壮，心精力果，远近无间言。徒以并世之人，非狃于偏见，即囿于成例，相与沮挠而摧败之。中国之不兴，厉阶有属，顾以此为中堂病耶？中堂驰情域外，属当暮齿，奉命环游，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他日使车东返，或将因新机而抽旧绪，遂重展乎宏猷。然而与子为仇者，比比皆是。吾辈身居局外，只能拭目以俟其成，未能操券而必其成也。

夫论中堂秉心之忠，宅心之实，岂不愿呼醒其同类，以觉悟易沉酣哉？不幸战祸猝乘，全局中瘴。彼京官之夙

持异议者，或亦鉴于覆辙，而竟幡然改曰：
我今日之所失，非止堕甑破釜之谓也，亦非
止区区偿款而以新关质他国之谓也，既坏体
面，复损声名，死灰不燃，西江不濯。呜呼！苟能是，是
诚中国一大转机矣！独忆中日将战之顷，中国名盛面势雄，
皆出日本之上；说者谓胜负之数，约略可知矣。乃甫一交
绥，中国之盛名，化为子虚乌有；且新兵新船新械，尽消
归于无何有之乡。所岿然独存者，惟此赧台百级。设身处
地，情何以堪！顾此犹其小焉者也。华人素挟藐视日本之
见，视三岛为不足平；乃至今而出于己上者，即此素所藐
视之人，自顾巍巍，反居其下。为中国计，岂非更难为情
耶？呜呼，其亦知病伏于廿年，祸作于一且耶？夫以胶守
成规而不自知、流于虚矫之徒，猝遇兴高采烈之新人，久
矣夫卵石之不敌也！

病伏廿年
祸作一旦

然而华人仍不悟也。十馀年前，曾袭侯
(纪泽)使我英，尝作《先睡后醒论》刊登日
报。一时读而韪之者，金曰：中国殆将醒乎？
忽忽至今，遽遭此事，又曰：中国殆将真醒乎？抑一醒无
不醒，京官亦从此醒乎？信如所云，则当思此局之何以寤，
此耻之何以洗，齐心协力，日望中兴。则中堂返旆之时，
躬为先路之导，由衰之盛，正自易易。而无如渴睡汉之鼾
声如故也，吃语如故也；京官恋恋黑甜，百人而不止九十
也。惜哉惜哉，将奈此中国何哉！

中国先睡
后醒论

虽然，中国非竟无真醒之人也。中堂而上，有两官矣、

重洋专使，特简老臣，良欲其恢扩见闻，裨益国是。乃印若纆累之辈，多与中堂相左，或更将揶揄之曰：向之讲求舰械者，非汝也耶？东洋一战，成效若何，今尚侈谈西法耶？呜呼！为是言者，非强阻中堂之大敌耶？非痛遏中兴之大坝耶？敌至今而不死，坝至今而不开。惟冀有人焉，能启牖若辈之顽心，使知易辙改弦，为中国万无可缓之举，

愿中国一
如日本

然后上行下效，去昧就明，借重他山，补苴罅漏，而祛其重己轻人之积习，一如日本之上下同心。庶幾哉，中国基始立矣！

抑更有进者，近日华人，不知忠君爱国为何事。而无一非庞然自大之人。然能移此自大之一心，用诸一切新政，则如有人振臂而呼曰：“日本区区一小国，政治蒸蒸日上，商业亦月异而岁不同。我辈大人，岂甘让祖鞭先着哉！”则更如有从而和之，且起而行之者，中国自大之病根，反藉以为中兴之药剂也。吾为中堂幸矣！中堂遍游欧洲，目击各国治民之法，固无庸一切仿行也。中国自有嘉谟嘉猷，亦足化民而成俗，而无如定法者之美意，坏于行法者之劣心。中堂之归，亦惟成其美而去其劣耳。

新法当行
首在教育

若夫新法之当行者，有数事焉：一曰改变学规。中国之学校，坏于陈腐之死法也久矣。非有新学以为变换，人才必不能兴。今自御史以至秀才，多不能知新学。上之奏陈朝右，下之表率里邻，无非遏抑新机，而自忘坐井观天之陋。诚能加意于学校，先浚发乎若辈之灵明，去旧更新，易如反手矣。

华人之所短，不在文辞也。然坐而言者，要贵起而行。若犹如向者之遇事共商，而曰“今兹未能，以待来年”也，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哉！

二曰整齐官制。今中国之督抚，封疆坐领，尊若小王。然又各顾考成，他省不能兼顾。遇有战事，则师秦越人之歧视，漠然不关于心。其失计也莫甚。今诚汰总督、巡抚之权，而归之布政使司，使之直隶于政府。则专擅之风予以戢，隔阂之势予以通，一国之中，如身使臂而臂使指也。通之而更活之，则铁路以运物也，电线以送信也；万里之川滇，不难悉通于京邸。顾目下端倪已具，而阻之者仍不一人，或且缘输款于强邻，实可责总办大员之不善也。前车未远，后轶方遒。吾英不乏多财善贾之人，所宜斟酌重轻。有欲筑路于扬子江之北滨者，必俟中国能自保不为俄占，然后输金以集事，则得之矣。

改定官制
裁撤督抚

三曰改立都会。今中国之所以都于北京者，为其近于满洲也，天时地利之合宜也。元代建都，亦即此意。若论目下，则有不甚相关者。满洲之与中国，早已合同而化，倘尚强分满汉，满洲何以自存？矧就近岁战事而言，满兵更逊于绿营，亦已彰明较著。故设立北京之本旨，实皆荡焉无存。且从反面以观，危险尤难言喻。即如三十七年前，英法两国偏裨，仅率一旅之师，直入京城，毫无阻隔。去岁日本难作，若非阻以和议，京师亦必被灾。今俄人复筑铁路，径越满洲而过，从此以通北海，有朝发夕至之便。

迁都武昌
以避俄锋

且俄使喀西尼近与中国新订之巧约，中国主权渐失，一旦有衅，又将肆其需索。恐不及待约中三十六年、八十年之期限，而已渡汗溯漓（或作乌苏里）河长驱而至。仆盖为之借箸，知非先迁地为良也不可。何迁乎尔？或曰江宁便，且素号南京也，戈登昔曾言之。或曰西安宜，武昌尤宜。吾谓武昌居中国之中，其地四通八达，而又远于大海，颇易为守。若并此而不能守，中国更无可守之地矣。抑又有一说焉，国家如果迁都，宜开东西南北之十字铁幹路，期通各省而联一心。庶幾繁盛与巩固同称，而屹然为首善之地矣。

此三法者，倘使尽用之于中国，必有一番振作。中堂老成硕画，当已默识胸中。特将来能否举行，尚难逆料耳。吾则请质言之曰：若不行此三事，中国无可为矣。

不但此也，今中国国体损矣，海军歼矣，陆路之本根失矣。且以绝好泊船之坞，而一则为日本拆去，一则仍在日人之手，未遽归还。受创至斯，吾不知袞袞诸公，何以尽心补救？乃他无所闻，而特闻其欲再造船，是欲掷黄金于虚牝耶？何可已而卒不之已也？

不必浪掷
巨资购舰

中堂诚解事人，三事而外，更有不可不想者。中国以示战故，耗折不贲，至于海军覆，炮台毁，威海操纵于敌手。论者因谓，中国向发妄想，冀成海军而握海权，今又将续弥缺憾，致劳局外之代阻，得毋笑春池水皱、底事干卿乎？然而此事实关重大，吾卒不能不为中国劝者。盖以大治海军言，十

年尽堪集事，无奈十年之内无人能用。蕞尔一日本，尚不能与之对敌，遑论其他？然则一去不返之光阴，一发难收之餉械，直皆心力之枉抛耳。噫！有其器而昧其用，虽无兵事，亦属虚糜，况乎其一战而顿空哉！

且夫中国之可危，在海而不在陆（叔河按：味其文义，此语当作“在陆而不在海”），善谋国者早知之。是故添炮台，置水雷，其事仍属诸陆，未可厚非也。若以成京盈兆之银购买战舰，仓猝间尽以资敌，则直与慢藏海盗等耳。今宜一志殚心，增筹陆路保国之法。吾圉既固，肆应弗穷，不以小敌勇，不以大敌怯。想中堂心地素明，一误必无再误矣。

抑尝思之，中国海军既尽丧于日本，此时若作危词，不殊露处在外，虽有贲获，不可救药。是故中国而常如今日之无事，本无恃乎海军陆军之用。设不幸而遭人侮，除却忍受一法，何以御之？或曰：“俄能保华也，俄皇方乐以可恃之泰山自任，中国夫复何忧？”噫！为此言者，亦尝为中国一筹保费乎？俄之保华，不过欲华安卧其怀而弱其自保之力耳。中堂哲人，岂不觉危同朝露，而知借力于北熊之掌，反不若受创于东日之兵也。华官之忠于谋国者，倘皆求中国之克自树立，分应尽心竭力，冀得万一之挽回。乃或又曰：“英有噬华之心，故华不得已而向俄求救耳。”此种无稽谰语，籍籍四传。但英宁欲噬华乎？不宁惟英，即日本，亦无此心也。藉曰有之，亦必不在五年之内，致先自失其偿金也，而猥曰“倚俄”哉？

俄之保华
实欲噬华

要之，中国若能自示威严，自全尊贵，以成保国整军之局，则人材盛也，财力富也，法制亦因应不穷也，应有尽有，曾何藉他山之助？中堂夙知此意，今更历聘各国，

戈登之
建议

洞晰情形。即如练兵一端，当戈登重到中国时，曾以节费之说面进箴规。意在谓借外法以练华兵，未易剋期求效也；然仍宜练熟陆兵，渐去古时粗劣之法，而尽屏未学之兵官。惜中国不能全用其言，果以旧官领新法，致铸大错，几于一蹶不振。使再有蹉跌，华其何以自存耶？

中堂今经俄德诸邦，目睹其练成之兵，灼知上善教而下受教，一闻军令，踊跃争先。中国纵未至设立议院之时，尚未至训练陆兵之日乎？业既猝遭大难，不可谓华人非兵材也，更不可谓华兵之不足于用也。其失在视兵过轻，人羞与伍，而又无熟手以任其事，遂觉兵之概不足恃。而不知非无兵也，无兵官也。既无兵官，纵得良材，岂能成常胜之军哉？由此以观，中国面不思整顿也；中国而思整顿，非得西将不为功。中堂此时，殆亦悔曩年之半途而废矣。

不用西人
断难集事

或难之曰：“戈登不尝劝中国之不必恃欧洲，而遇事自为道地乎？”曰：彼一时，此一时，未可泥也。且中堂亦知戈登助成之常胜军矣，官无大小，皆西人也。常胜军既罢，新法愈多，险器迭出。譬生疮疥，早应请外科医士，使之对病而发药。使中国犹不速悟，将未猝遭他国，其能以发匪及日本比耶？

夫中国宜有上品之陆军，此理固不辨自明。然不用西人，断难集事，而欲收宏效，尤赖善章。今诚由京师总揽宏纲，而令各省一律练兵，或分天津、江宁、上海、广东为数大军，每军或额设二万五千人，皆受成于兵部。且其始则督率学习，其继则派往各国，借资阅历，此德国之法也。若有才具优长、品行醇正如戈登其人者，不靳其权，不疑其事，反掌之益，拭目俟之。不然，坐席未暖，谤书遽腾，即遇名流，何能堪此哉！

然而，此任又非可以一概界也。无论俄忌华强，本不愿华之成就；即别求诸他国，或请德国若干人，或请美国若干人，亦恐草率图功，增虚费而鲜实效。故为今日延将计，必取诸英。英冀华强，俄冀华弱；英之用意，与俄正相反背。中诚求英之助，何虑虚糜？所惜者，中国似不甚信英耳。倘非中堂扫去浮云，未易令朝野上下，共知益友之所在也。（战事方殷，英不许日兵入扬子江。如效俄人所为，则纵其成，而再逐之，岂不令华感谢乎？）

极力主张
中国亲英

总而言之，整顿中国之难，上文已详哉言之。虽中堂有才幹，有胆量，回华之后，重掌大权，然欲副所期，亦复谈何容易！惟辟重门而免后患，驾轻就熟，其功必有可观。即如练兵一事，若得有学有品之武官五百人，不加束缚，迟之数年，教成陆兵，不论何国，其尚有藐视中国者乎？若夫迁都一说，可免震惊匕鬯，此亦目前先务之急，而即为上三事之纲领。至如中堂功在国家，今值殆哉岌岌

之时，尤应勉肩巨任，补足前勋。用能磐石仍安，金甌不缺，君臣一德，垂美简编夫岂独大东局势幸息风波而已哉？星轺载道，跂予望之。

聘美记

美轺载笔

光绪丙申七月二十日（西八月廿八号），李中堂率随员人等，由海程行抵美国纽约（“纽”，译言新也。欧洲有海口曰“约”^①，欧人既辟美洲，见其形势相同，即仍其号，而冠“纽”字以别之）埠口外。美廷预简之导迎官闻报，即乘小舟出口，代大合众国君臣士庶奉迓星轺。俄而宪舟过港口炮台，台端鸣炮十九声，循申敬头等钦差之礼也。纽约为美洲最大商埠，口内停泊商舶，本来帆樯林立；益以彼都人士买棹出观嘉客，益复舳舻衔尾，舸舰迷津。宪舟少进，经美国北西洋驻泊海军之外，水师提督号旗船又鸣炮廿一声。其左右翼兵舰十艘，各以国旗屡降而屡升，如拱揖为礼也者。四周之大小各船，齐奏军中得胜之乐。盖视中堂如本国之

行抵纽约

^①约，约克。

大将军，今日正奏凯而归也。其亲且敬也若此。

迨宪舟过威严炮台，台端又鸣敬炮。（谨按：中堂出游欧美，本宜随带兵船。遇主人鸣敬炮之际，客舟亦鸣炮以答礼，体制必更觉隆重。）既抵纽约埠，美人之望见中堂颜色者，皆曰：观其凭舷顾盼，竟不觉海行之苦，矍铄哉是翁也！各报采访使者，视为绝大新闻，争擎舟以奉迎，各操觚而作记。美国麦柯客大臣，前充贺俄庆典使者，曾与中堂交稔者也。久为大将、两为民主、盛名鼎鼎之格兰德君虽已谢世，而其公子富德立，则昔随环绕地球既至天津，曾蒙中堂晋接者也。至是，各以小舟系缆于宪舟旁，攀跻而上，投刺入谒，各道怀思。

各报视为
绝大新闻

宪舟泊定之后，中堂即肩舆登岸。地方官派出之水陆雄师，擎枪站队，沿岸恭迎使节。杂以空巷出观之士女，既如荼而如火，复如□而如云。中堂旋换登大马车，巡街诸捕役各乘马前驱以清道。又有马捕二行夹护车旁，马兵四队追随车后，迤邐过大街，至华大府（纽约大客邸也）门外停车。沿路聚观者，人多如蚁；巡捕分段弹压，毋许喧哗。中堂既入行台（闻以辘轳梯送登第十层楼上），旋就寢室小憩，暂不见客。各随员亦后先毕至，纷纷安置行李，盖时已傍晚矣。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四十三页）二十一日（西八月二十九号）凌晨，节相由英境乘轮抵美国纽约城。先是，美

政府与中国驻扎华盛顿公使商榷，援照前年接待西班牙油辣苦哇公爵之礼待节相。使节既至，美官远迓如仪，其隆文繁节与欧洲埒。更有数万体面商民，执旗列岸而迎，脱帽欢呼，万声如一，此欧洲各国仪节所未及者也。既至客邸，美官重入起居。节相因海轮劳顿，遂小憩一日。

二十一日，中堂在纽约行台。民主克利兰^①率其外部大臣驰抵纽约，假前任海部大臣府第为行宫。按美国当盛夏之时，议员例皆乞假休沐，民主亦萧闲无事，觅凉爽之地以消暑。今闻中堂至美，将递国书，不欲使嘉宾有跋涉之劳，即日纡尊远至。似此情亲意挚，实属得未曾有。然非中堂之贤，其何以得此于民主哉！中堂闻报，恭捧国书，率领随员，共登朝车，敬谨入觐。问答历半点钟之久，语甚浹洽。

向总统呈
递国书

辞出后，中堂回行台，俄国驻美公使来拜。是夕，美国前曾来华之钦差总领事以次各官，暨大小诸商人，酬金特设盛筵，联名请中堂赴宴。肴饌既毕，宾主举觞相属。诸人闻中堂答谢之语，无不畅然意满。（语为西报所不详，无从译录，殊可惜耳。）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四十三页〕二十三日（八月三十一

^①民主克利兰：克利夫兰总统。《游历各国日记》作“苦裂布兰度”。

号)起节赴华盛顿,美官迎入行台。时美民主大总统苦裂布兰度氏避暑他出,节相此来,既联邦交,必须面谒美总统。总统遂定日暂返都城,与行庭见礼。仪节略如欧洲各国。

二十四日(西九月一号),美官陪侍使节,询及前年奉使东洋议和,颇受枪伤,现复何如?节相答以尚留子弹于内,日前赴德,道出柏灵,有操奥人朗德根照骨之术者,延摄面影,即见枪子一颗存于左目之下,纤毫毕现,将请名医剖而出之,尚未果定。考奥人朗德根照骨法,凡衣服、血肉、木石诸质,尽化云烟,所留存镜中者,惟五金类及骨殖全副而已,术亦巧哉!

**谒格兰德
总统之墓**

二十二日(西八月三十号),中堂出自纽约行台,至前民主格兰德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富德立公子迎于松楸之外,陪同行礼既毕,中堂即造其家,答谢迎于舟次之盛意,兼请见其母格夫人。

二十三日(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九月一号),李仪叟使相在美国纽约大海口。美国信奉基督之各教会,以各有播道(教会各有主名,而各遣教友分赴他国播扬真道,总名曰播道会)会友在华,蒙中朝之怀保,兼承使相之护持,爰公举督理播道之诸名流,同参使相于行台,借申感谢之忱,礼也。

领袖之士,宣读颂词一通,复出一笺,诵于使相曰:

“各教会之在敝国，共有会友七兆七亿余人，先后选派七百三十三人远赴贵国，或为传道之牧师，或为课读之蒙师，或为疗病之医师。

于设立教堂之外，共开学塾约四百处，塾中收得生徒约一万二千名。复辟医院六十处，去年腊月杪为止，在华男女之入院就医者共计四亿九万三千余名。”口诵毕，遂曰：“敝会中人各抱播道之愿，是以普天率土罔不有车辙马迹焉。然主人相待之优，屈计莫如贵国。是皆大皇帝之隆施厚赐，敝会五中感篆，终不可谖。”

领袖之士复曰：“我教中群趋东海之人，非求贵国之利，亦非沽敝会之名也；又非奉人之指使，充间谍而购机密也。下士之功修，无与于大廷之政术。惟期宣述幸聆之好消息，以遍传于天下（即《新约》中之精义也）；复推基督遍救世人之宏愿，借医术以救人身之疮痍疾痛；立学堂书院之属，以教人心之谬误愚蒙，犹未已也，冀人洗涤邪恶，以救其不昧之虚灵。职此之故，自视其当尽之职守，非列国之此疆彼界得以限之也。以一教通举世之万教，实与上帝真实无妄之道息息相关。敝会中人幸得真途，断不敢据为己有。必仰体乎天父一视同仁之意，竭力宣扬。匹夫匹妇有不获与闻者，于我心有戚戚焉。而又不欲人之感谢也，天命属乎藐躬，罔敢陨越。如通商然，万国懋迁有无，以羨补不足，人皆知有大益者也。又如格致家然，使万物之受治于人，而得其用，人亦知其有大利者也。惟传道也亦然，出其所有，分其所

餘，以公诸当世。誠念真实无妄之道，关乎天下者莫之与京，且关乎众人者莫之能外。通商、格致、情事虽与之相若，实尚嫌拟于不伦矣。”

使相答之曰：

向美国教会之演讲

本大臣甚愿接见宏宣教化之诸君，又甚喜诸君来迎之诚意，而下怀缕缕，有宜乘机以告者。本大臣方将承大皇帝之命以谢诸君，而诸君以我国优待传教之旅人不致见恚，不知此皆我政府分所当尽之事，初非有见好之意也。诸君言出外传道非求赏赐利益，本大臣愿证此言可信。君等来华，既无微服潜踪密访机密之事，亦与国政无所干碍，且亦不侵犯官权，此皆信而有微，无些子假借语。

若以大道言之，本大臣恒谓基督之福音，实近于吾儒之圣道。惟儒教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则谓“己之所欲，必施诸人”，用意似颇相反。要其旨归之所在，纵有异同出入，一任他人之评论，本大臣惟主二教相近一语而已。

又考贵国人论道之真源，每曰人一而可分为三：人身，一也；人性，二也；人灵，三也。身以医院救，性以学校救，灵以教会救。本大臣素佩督理此事之人竭尽心力，其吃紧为人处，实已一无缺憾。所惜救灵一说，儒教奉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训词以为圭臬，

感谢开办学校医院

故至今存而不论；本大臣亦不甚了了，不必多言。至于救性之善，贵国人来我国设塾甚多，俾华人得获读书之机会；且由是而知格致之学，兼能以一艺名家者，亦复不胜俚指。又若救身者，贵教会多设医院于我华，以施医给药诸功德，济行医卖药之穷。要之救性救身，实与救灵相辅而行也。

犹未已也。我华前遭奇荒，贵会友亲往放赈，不憚辛苦，不惜躬命；贵国富家善族，则聚集多金，以助成功。此皆诸君之鼎力，本大臣至今感之。又有种贩鸦片之事，流毒吾华至无穷尽。各贵会深知其害，不但立禁烟会婆心苦口以劝英人，且思代除烟毒之法以

教华人。及遇诚心受教之人，必令先戒洋烟，始许列名教籍。华人受益，尤在无形。

若夫本大臣一己之事，更于贵会有深感者。本大臣前在日本猝受夷伤，乃蒙贵会在远不遗，代祷上帝默垂荫庇，本大臣得读祷文，深铭肺腑。文中且有冀望我君我民我国从此出水火而登衽席语，果蒙皇天恩佑一切转危为安。此种风义实令人天钦感，本国与本大臣何修而得之于诸君哉！

诸教士闻使相之语，无不畅然意满。领袖之士复道及：“美国待寄寓之华人不甚公平，颇招贵国之怒，然亦非美人之所喜也。有寓于美之客籍人，因妒生恨，酿成此祸，莫奈之何也。”

教士闻之
畅然意满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四十四页）二十六日（西九月三号），总理教会大善士数十人，公谒使节，为言久仰盛名，幸辱赐顾；且谢保护在华之教会，俾传道之士历年免于阻挠之害。节相谦逊不遑。因其纵言及于大道，节相谓：“孔子之道与基督之道，大略相同；惟一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则‘己所欲者，必施诸人’，差有广狭之别。然孔子不又云‘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乎？”

某西士对曰：“中堂特专就人事立论，自尔莫不相同。然人与人相接，仅人之一伦耳。基督之教，括天、人、物三大伦，广远高深，天下实无其匹。是故分人伦而为五，于天无涉，于物无与；而尚有人力所不能尽之处，人事遂退处于无权。耶稣教人，不但使之治人而已，凡人分之所应为，神即与之以能力，

基督教士
道其所道

使之登峰造极，必有大奏奇效之一候。故其命弟子曰：‘汝往哉！遍传福音，上天下地之权尽赐汝矣！’诸弟子衍其薪传将二千载，即遇极恶之人、极难之事，而赖神力以默为佑助，积时成岁，阅人成世，必使万恶尽归一善，万难尽归一易而后已焉。夫孔子之道，犹车轮也。人知车轮之能转，而不知其何以转。耶稣之道，犹御者也。御者转其车轮，行乎万里。耶稣传其教法，遍乎五洲。欧美之兴，基于此矣。”

观西士言，虽曰道其所道，其亦有道乎哉？

诸会友散后，时将午正，使相赴商会公所之宴。席间陈设，多仿中华规制。四壁遍悬龙旗，间以美国之花旗，尤为灿烂。同席者将及百人，亦大会也。午点既撤，主宾循例举觞，共道通商之政，罄无不宜。（西报未之详记，亦甚可惜。）

旋有多人各乘马车，送使相至华人群萃之处。但见街市间人多如蚁，不能载驰载驱。使相等皆降舆步行，华人比户悬旗，欢迎贵使。下午，使相登车，车门遽闭，轧伤指甲，痛不可忍。夜间，华人特设盛筵恭迓，相君竟不能至，殊败兴焉。

批评美国
限禁华人

二十四日，李仪叟使相在美国纽约海口。清晨，客来甚众，各报馆访事友亦联袂而来，使相依次接见。访事友各举其所欲知者，殷勤进质，使相随机应对，谦德弥光。但论及数年前美国限

禁华人一案，似殊不愜于心，未免讼言共和党众及爱尔兰人（英人之同寓美国者也）之不合。且言华人之才品皆胜爱人，致遭妒忌，亦固其所；然为美计，正宜招致有用之人，乃皆袒爱而抑华，殊出情理之外。

或有以英事为问者，因曰：“中堂正来自英国，较之我美，优绌若何？”使相曰：“君本隶英籍者也。美国之人才皆从英出，孰优孰绌，岂使者之所能定哉？”（原注：妙语天然。）

午后，使相出行台，答拜美国前任驻华使者西华德大臣（西大臣由上海总领事升授。今上海虹口有西华德路，其遗迹也）。闲谈别后景况，问其何以消遣。西大臣曰：现充保寿公司总董（按，即谚所谓保人险者也）。中堂曰：“使者之寿，可托贵公司承保否也？”西大臣曰：“按照公司定例，如中堂者，不敢承保。”中堂曰：“以余年迈而保不住耶？”相与大笑而别。

二十五日，傅相将离纽约而往斐辣特尔飞^①，亦美国通商大口岸也，距纽约英程九十里，黎明即起。卯正，寓居纽约之大华商五十人，整肃衣冠，趋诣行台恭送台旌。旋呈公备之银瓶一座，美国驰名之铁铸银肆所铸者也，使相受之。华商既退，使相将行，又念行台侍奉诸女伴皆颇敏慧，命取鲜花球人犒其一；更以新茗四箱，小影一幅，赠行台总经理

纽约华商
公赠银瓶

^①斐辣特尔飞：费城。《游历各国日记》称“纳盛来福”。

人，其在台之书记，亦各赠小影一幅；佣役人等，则各赏美金十元。

方处分间，地方官毕集，群登马车，送至火车站，巡捕马兵沿途护卫。将入车站，先有华人无数，肃立道旁；既睹前麾，叩首至地。美人则目笑存之曰：“何自卑至此也！”使相旋率随员登美廷特备之公车，微特装饰之华无出其右，即前导汽车^①之高大，亦竟莫与比伦。辰正三十三分，地方官辞出，汽车展轸效驾。公车一串，相率飞驰。

访问费城

已正，抵斐辣特尔飞，在路仅报时钟一点二十七分耳（纽约至斐辣特尔飞，略远于苏州至上海）。城中大吏及武职大员，闻使相行旌将至，先期各率国兵迎于车站，行效劳礼。民绅之贵者及斐辣特尔飞本籍人，亦复奔走偕来，欢迎使节。使相舍火车而登马车，驰驱于九达之衢，但见人烟稠密，气象万千。俄至美国第一尊严之地（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美议员聚议一堂，自立为民主之国，即名其堂为“立国堂”^②。堂上本有大钟，议定而钟鸣，更名其钟为“自立民主钟”^③。至今一百馀年，凡过此堂而闻此钟者，无不欣然以喜，因视筑堂之地为清严尊贵之乡云），地方官群集于此，行迎客礼，循例互致颂辞。居民亦喜迓嘉宾，各于门首悬旗，同申忭悃。工商人等，即视同游息之日，相将辍业以嬉，而

①汽车：蒸汽机车。

②立国堂，独立厅。

③自立民主钟，自由钟。

以得睹中国伟人为生平之幸事。地方官更导使相遍游各名胜。

下午，重登火车，向华盛顿都城进发。颯轮既息，使相降车，欲乘预备之肩舆出车站以登马车，盖衰年步履倭迟，不得不尔也。乃事有出于意料之外者。使相昨在纽约接见报馆访事诸人，道及爱尔兰人之荒谬，新报即备录之，爱尔兰人见而大恚。管理华盛顿车站地方之小捕官，正爱尔兰寄籍之人，遂严禁其所属巡丁，毋得为使相执役。美廷飭遣导迎之马兵官知之，婉商捕官，暂借四人以充轿夫，捕官执不许。马兵官乃属外委督捕昇舆，捕官又飞奔而来，斥捕出站。使相立待良久，行将缓步而出。管理车站人员目击捕官慢客，心滋不悦，急命铁路工人代充轿役，始昇使相至马车旁。出轿登车，驰至矮林墩大客馆，盖华盛顿地方官于此预备行台也。使相下车入室，于焉憩息，亦孔之惫矣。

爱尔兰人
拒绝抬轿

二十六日，傅相在美国华盛顿都城之矮林墩大客馆。辰正，乘马车而出，京营守将飭派马兵夹道护送，迤邐至议院。下车入内时，则残暑未退，议员皆不入直，故院中阒其无人。使相入其藏书楼，纵览一周出，复登车至中国使馆。中国驻美使者杨子通星宪（儒）肃迎入座，互谈时事，留食午膳，即返客馆。美国大船厂主顾兰德来谒，倾谈甚久。

访问美
国议院

二十七日，小雨溟溟，久不开霁。使相本欲展谒开国民主华盛顿山陵，并访其故居，观其留名阁。皆以雨阻，

不克出城。或语华盛顿留名阁体制于使相曰：阁高五百餘尺，初筑时议取石之美似玉者合成宝相。美商闻之，无不兴高采烈，各就其通商之地遴选美石，精益求精。于是，或为琅玕，或为璆琅，或为玕玏，或为琇莹；或为砢礞之磨砢，或为礞璫之砢礞；或为砢砢礞之嶮峻，或为礞砢砢之砢礞。不惜重金，多方罗致，纷纭辇运，以达美都，盖不啻宋徽宗之求花石纲也。而经营缔造之者，则又慎择良工，别构巧范，穷年累月，底于合尖。其色，则青赤黑黄，煊耀耀目；其形，则方圆凹凸，转折从心。而且旁设辘轳，上通税轨，奇势陡绝乎云表，游踪直上乎天空。美洲不乏巨丽之工，盖至此而殆已观止矣。中堂为神往者久之。

华盛顿
留名阁

下午，微露晴曦，仅能薄游于城市之中。凡公家之巨室，如国库，如邮政局，如各部院衙门，类皆甃石为墙，范铸作柱。又过赡养老兵院，规制亦颇雄伟。所最可惜者，民主以避暑出都，各大臣亦皆星散。一切深宫複室，尽皆严扃深锁；嘉宾莅止，徒为门外汉而已。然观九达之衢，尽融西门町^①而成，光滑如镜。倾城士女，多乘脚踏车以出，往来如织；亦有专为瞻仰远客而纷至沓来者。潞国精神，为之一爽。傍晚，言旋行馆。葡萄芽国驻美使者来谒，使相迎送如仪。

或有以脚踏车一辆为馈者。使相大喜，而又恨其不能

^①西门町：水泥。

坐也，请其人试行一周，并问价值若干，始称谢而受之。

二十八日，使相出自美都，率同随员人等登公家特备之火车，将往英属之坎拿大。

赴加拿大

至英美交界处，停车小憩，改乘马车，往观泥矮洳濑^①大瀑布。喷珠溅玉，注壑奔岩，悬天半之长虹，洗尘中之倦眼，使相顾而乐之，徘徊不忍去。瀑入溪涧，淫为大川，上架铁桥，可通车马。英官盛饰公车，迎于桥左。于是，巍巍相节，遂辞美界，而又入英界矣。夜宿行馆，供张甚盛。

二十九日晨，使相登火车至多郎都^②城。城中正赛小会，车抵会场门外，闭汽停轮。民间公举之多郎都巡抚，整衣出迎。坎拿大政府之领袖适在会中，因与在城文武大小各官，以及会董人等，相率迎于道左。冠裳之盛，一时无两。使相逐一接见，深致谢忱。既而改乘小车，入场游览一周。巡抚特就会中之厅事，饷以盛筵。席间互致颂词，使相并盛称诸董之设是会，益人神智，良非浅鲜。席散兴辞，已交酉正，遂登火车，将首途而往万古阔^③。盖使相预定回华之邮舰，期以八月七日（西历九月十四号）自万古阔放洋也。万古阔在多郎都之西，相距英程三千里（约合华里万里），连以铁轨，通以火车，屈计行程不过六日。费长房缩地术，

由多郎多
赴万古阔

①泥矮洳濑：尼亚加拉。 ②多郎都：多伦多。《游历各国日记》称“土郎士”。 ③万古阔：温哥华。《游历各国日记》称“饭考佛”。

向不过视为澜语者，今竟实有其事矣。

濒行之顷，送别者云蒸雾沛，毕集于飘轮电辐之旁。亦有报馆中人，各援笔纪其行色。英都《泰晤士报》馆采访使者，言于使相曰：“中堂自东土而来西国，行旌所指，直如上将之凯旋。我辈西人，乍悉星曜，即传电报。前途既知消息，无不计日欢迎。此非仆等之好为谀词也，各报所纪之事实，类皆足以证明。贵国古时诸葛之大名，其能如中堂之真垂宇宙哉！至于此日之来坎拿大也，舍美邦之轨辙，而就英国之程途，我辈坎人喜覩节旄，亦不啻红旗之报捷。惟祝中堂一路平安，回国之后，重掌大权，振兴新政，于以中外提福，千秋不朽，岂不美哉！”使相称谢者再，火车已汽笛竟吹，遂各挥手而别。

八月朔（九月八号）至初六日，使相皆在车中，晓夜遄行，无可纪载。惟知每到一车站，地方官吏道左承迎，恐后争先，皆以一见丰裁为幸。使相亦欢颜相问，几忘行李之艰辛。

印度类
宝星

其至汇泥钵^①也，接阅英国总理坎拿大事务大臣电报，内开：“英廷以李某奉使远来，善全交谊，特赠头等职衔，用示嘉赏（按：其名曰‘印度类宝星’，而统称之为‘大星’，盖英廷不轻予人之懋赏也），其二子李（经方）、李（经述）及译员罗（丰禄），亦宜赏以职衔，皆以宝星为标识，其各祇承，钦哉。”

^①汇泥钵：温尼伯。

使相即囑罗稷臣观察拟就谢表，电达伦敦，敬承骏惠。又发一电致英政府云：“李某今在坎拿大途次，深感地方官竭诚迎送之盛意。藉非贵大臣风声所树，其何修而得此哉！至于坎拿大之铁路，为天下第一大工，各国罕有伦比，且于贵国大有裨益；万一遇有战事，又可借之以匡海程之不逮。本大臣铭佩于心，永矢弗谖也。”（按：俄国因见美洲此路，激而成鲜卑绝大工程。）

初七日（九月十四号），使相乘火车至万古阔。邮船公司主人闻报，恭迎车次，奉导登舟。舟中预备一切，无不妥洽。万古阔地方官先迎后送，情文周浹。更有华人无数，从美境及各处而来，拜送节麾，诚敬无比。舟将起碇，海中驻泊之英巡舰鸣炮恭送。使相向坎拿大大吏辞行，其末语有云：“本大臣水陆所经，历承优待。中心感激，莫可言宣。至于沿途所遇之景色，忽而热如盛夏，忽而冷似严冬，雪海火山，无不备见，其为欣幸，又岂在寻常意计中哉！”俄而汽笛声喧，舟出大洋，遥指日本国进发。盖环绕地球，将周遍矣。

各地华人
前来送行

〔游历各国日记卷上第四十五页至四十六页〕初八日（西九月十四号），自饭考佛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船赴香港。所经东洋横滨各海口，未登岸。

二十六日，由横滨乘“广利”轮船到天津。文自制军王夔帅、武自提督聂军门以次，皆赴唐沽、大沽一带，恭迓使节。唐沽、天津两车站，支搭彩棚，悬挂灯彩。工部

局及各西商亦结棚幕，遍悬各国旗帜，中挂龙旗，如众星之拱北。至晚，使节未至。

二十七日晨，德律风传语，知“广利”船已入大沽口。炮台、兵舰及各队，均鸣炮排枪以致敬。使节既至唐沽，相为慰劳。十点钟，乘花车赴卫。十一点钟，抵河东车站，与中西各员接见毕，登舆入河北行辕。

回到北京

九月初二日，王制军设音尊于海防公所，为节相洗尘，以次公宴。

十一日，节相赴都复命。既抵京，仰蒙召见。

十八日，奉上谕：“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钦此。”

美 轺 附 论

天下教化之古且善者，向推儒教。乃由今计之，儒与释、道二教合而为一，仅得四垓五京人。基督教合耶稣、天主、希腊三门，竟占九垓人。（五洲生齿，约共一千五百兆人。如上所记之外，尚有八京人则为回教；其余皆尚未受教，西语名曰“沛根”。）似此信从之众，更有仁君谊辟，名将贤相，亦多奉以为宗，知必有足以兴国、足以服人者。李中堂翰林老辈，前无古人。儒者仰之，不啻泰山北斗。而能通权达变，为儒教与基督教通郑当时之驛。试读上篇作答诸教士语，断非谬执偏见者所能梦见。美国诸教会报全录其语，复各以己意为之跋。今选其尤关紧要者，附以中堂在英时与教会酬酢诸语，节译数首，颇

评李氏之基督教观

愧不文。然意倍词前，有教无类，既足徵上相睦邻之雅，亦未始非华人借镜之资也。——丁酉季秋，蔡尔康识。

美国教会报云：中国大臣与我教会中人
觐面倾谈，道及儒教之圣道与基督教之福音，
颇似同条共贯；惟一则“不欲勿施”，一则“所
欲必施”，为各别耳。窃谓若使专就人伦立说，基督教固别
无表异也；然而基督之道，上通乎神，下格乎物，中交乎
人，非他教之偏而不全者比也。犹未已也，基督所立之道，
不但纲举目张，伊使人有规模之遵守；又使人得默助之力，
见义而能勇赴，有豫冀之恩，有志面可竟成。故推究至极
至处，儒教与基督教之别，实在于生气之有无。基督教活
泼泼地，遇事皆兴高采烈；儒教则冷清清地，见端惟居敬
主静。而国家盈虚消长之机，亦即于是判焉矣。

论基督教
与儒教

*

又一教会报云：孔子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①，固本诸忠恕之心也。然自吹毛求疵者观之，行一事而必先衡己之愿否，恐私意将自此面萌；且穷其不愿勿施之所终，又恐流于寂然不动之大弊。若基督教之“欲人何以待己，己即以是待人”^②，实有大相径庭者。

基督以上帝为万民之父，即以万民为己之弟兄。于是，人与上帝欣合而无间，人与人亦维系于无形，而以二语为

^①此语系从英文转译，原文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②此语今译作：“你想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当怎样对待别人。”

基督教义
之关键

紧要关键，曰“竭尽心力以爱上帝；即推上帝普爱群生之意，竭尽心力以爱人。”爱人奈何？推己之所欲以与之而已。爱人者人恒爱之，上帝亦以其能爱人也而爱之。天虽远，万民虽疏，彼此有一爱以相连结，而远者近，而疏者亲。以是而笃天伦，天人之交，有合而无离；以是而敦人伦，人与人之交，有推暨而无界限。

异日者，基督之道大行，万国往来，互敦仁让，皆以“所欲必施”之一念基之。而天下永无兵革之灾，则儒教之所谓“不欲勿施”者，亦无乎不寓其中矣。若夫儒教之专讲人伦，以“爱由亲始”为主，揆诸上帝“一视同仁”之意，又恐有公私广狭之不侔矣。

*

美国教会报又云：我辈闻李中堂猝受夷伤，深恐中国失此重臣，日本难成和议，中日生灵之涂炭罔有终极；因共纠约同志，竭诚祷告上苍，默垂荫庇。此特出于公爱之一念，不求人知者也。至若教会分遣善士远传真教，绝不与人家国事。我辈复共议禁烟良策，冀拔华民于苦海之中，历年以来，孳孳不倦。乃已尽邀中国大臣之明鉴，是皆我辈所深慰于心者也。

教会对于
李十分满意

*

纽约《日报》（此报月出一卷，以“日”为名，喻其明也，前译作《太阳报》）云：中堂称道教会之语，出于中心

之珍爱，非面谀者比也。教会诸善士，甫于中国大臣之口得此绝好见证，深幸历年来之苦心孤诣，不致湮没而不彰矣。

*

伦敦电报云：中堂至坎拿大，会晤英人，使译员代问曰：“贵处初徵华人丁口税，每年以美金五十元为率，今闻议院诸君欲骤增至五百元，其意何居？”顾未知若何答复也。

*

李中堂之驻节英都也，英国播道会教士十一人同时晋谒行轅。领袖之士既呈颂词，复白于中堂云：“我等十一人，分隶十一会，各会皆有教士在贵国播扬天道，度贵大臣早知崖略。我等今各膺本会之推举，特来迎谒。喜见贵大臣游历各国平安愉悦，不必沥述传道之事，亦不必畅论宗旨，增贵大臣酬应之繁。惟窃愿有所陈谢者：敝会遣人至华，于劝人向善之余，更举行医、教读诸善事。历承贵大臣妥为照料，优加保护，俾侨寓有安居之乐，出游无阻滞之忧。我等略知华人中颇有不悦于心者，幸仗贵大臣之福荫，始共懍遵上谕，恪守官示，教士不致因行善而遇祸，愚民亦不致因滋扰而罹刑。敝会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惟祝贵大臣寿算绵长，精神矍铄，长途跋涉，诸事如意，其旋元吉，纯嘏尔常；且今兹快赋壮游，诸葛大名遍垂宇宙，回国之后，本其无穷之阅历，分外光辅王室，以成不朽之盛业。我等更虔求上主赐贵国以绥安隆盛、日进无疆之景福，而我等所传之道，又堪以襄赞高

英国教士
之颂词

宣扬传道

深。是所谓中外蒙庥，遐尔一体者也，惟贵大臣鉴之。”中堂称谢不置。

*

对禁烟会
之答覆

英国教士之创为禁烟会者，既呈笺于中堂，复使人踵门求见，而囑中国使馆马格里参赞为先容焉。马参赞承中堂之命而对客曰：“余本愿多得宽闲之岁月，以盘桓于贵国。所奈程期迫促，酬应纷繁，不能腾出寸阴，奉攀清话，私衷抱歉，莫可言宣。抑别有说者，诸君即不吝玉趾，鄙人得陪奉清尘，而于贵会筹措诸事宜，似非作客之身所得遽行启齿，惟有纫感五中，敬承云天之高谊而已。至于贵国前派查烟人具报贵议院云，印度鸦片之入华与否，惟视华人之自愿。侧闻诸君之所垂问者，实在于是。要之，此语之为虚为实，鄙意之何去何从，是行皆不便明言。诸君解人，当不责鄙人之谢客也。”

[附]归轺新论

著在总理
衙门行走

丙申八月廿八日，李中堂安返天津。薄浣征尘，即乘火车入都，恭复恩命。仰蒙皇太后、皇上召见，慰劳有加。九月十八日，钦奉上谕：大学士李鸿章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钦此。伦敦露透电报总新闻馆接北京访事人电信，以为其职如各国宰相之管外部，凡与外国交涉事件，得以独断独行；从此中外无隔阂之虞，东西有会通之乐，巍巍望国，

振兴可旦暮期也，不禁喜出望外。惟京电后幅，言中堂游于圆明园，奉旨交部议处，则又深以为异。及露透分电各报馆，凡关心亚东时局者，铺笺横锦，摇笔散珠，或动色咨嗟，或长言咏叹，或欢欣鼓舞，或叱咤惊疑。类多语有统宗，辞无支蔓，亟盼太平之景象，冀符提榻之嘉祥（总署门额大书“中外提榻”四字）。选译原文，敬贻当轴。——丙申腊八日梨畔，缕馨仙史蔡尔康记。

伦敦《特报》云：李中堂吉旋复命，遂以首相而筦外部。英人闻此消息，大都心满意足。彼此偶语之际，皆曰：中堂在英时，凡所坐而言者，今必能起而行也。中国大臣，不乏老成硕望；而具大见识，开大智慧，展旋乾转坤手段，扶中国以趋前路者，断推中堂一人。业既独掌大权，必将亟图整顿护国之谋，兼筹推广通商之道。从此中国淳兴之势，日长炎炎；各西国向忧鞬蹙之心，于焉大慰，真佳音也！至于电末议处一节，在西人观之，皆讥其甚不相符。特在中华，则不次之迁，往往间以不测之罚。华官同日拜命，要皆视为故常。中堂荣辱所关，大抵亦复如是。只惜电文简略，外间传闻异词。英人各贡所疑者，已籍籍然入于余耳矣。

评李氏接受新任命

*

英都《泰姆士报》云：得华都信，李中堂擢授外务大臣。即此以观，“天朝”（原文之义如此）办事之规模，大有更新之气象。遂举并世罕俦之贤相，加以亘古未有之尊衔，是可喜也！夫京中之所谓“外夷”者（亦即原文字义），与华人互相往来，自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丰十一年）英法敦迫立约之后，

总理衙门之新气象

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始也。然以堂堂一衙门，不过界于大皇帝与各国钦差之间，如锦屏之略遮风色，未免大题小做。故虽督以亲王之贵，设署派官，然遥遥三十五年来，仅露其勉从人请之形容（初，西人通商于各海口，遇有事故，问诸疆吏，各自为其风气，莫知适从。各公使乃亟请于朝，特设总理衙门，且言尊主权而立国体，兼杜太阿倒持之渐，惟此衙门肇其端云），收效实不甚宏远。今若真能力除是署之旧气，而推心置腹于合肥一人之身（言合肥者，以别于高阳^①也），外交一切机宜，仔肩有属。吾知欧洲美洲各国与亚洲之日本，一介行李来相商榷，必有使主宾同被其福，而东西交畅于怀者，此诚中国前进之初枕也。

关心是否
有职有权

合肥既膺重任，本平生之识见，显素具之材力，乘难得之机会，成垂暮之志愿，恢恢游刃，定必有大过乎人者。特其次第奏功，从何入手，吾辈未能洞悉，亦无从蠡测。更不知向日之总理衙门依然矗立乎？总理衙门诸王、大臣仍各有干预之权乎？搔首问天，实在于是。

然静言思之，合肥返自欧美，即拜恩纶，仰见大皇帝明烛重瀛，实期遥合乎西土之善章，以弼成乎中朝之郅治。所未敢遽定者，或出以勉强，或流露于自然耳。若就合肥言，固向乐与西人相周旋，而同心敦睦者也。纵有人疑其

^①高阳，指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合肥则指李鸿章。二人同一衙门，又是同姓，但外交主张不同。

面从心违，不甚可以倚仗；然今岁远游海外，凡其所博问而多识者，华人四域中实无其匹。泰西国强壮而人灵活，合肥又皆了然于心。同品诸大僚中，亦无能齐驱并驾。犹忆合肥在英之际，与英人上下其议论，聆其愿兴之新政，多有益于国计民生，惟谓今者手无斧柯，无从施措。而其乘时得位、雷雨经纶之素抱，已跃然于言外。今则有其职、有其权矣！

合肥又常言于欧人曰：欲谋中国之巩固，必先练水陆之新军。其至吾英也，多论酌加关税事，欲废值百抽五之津约，而增至值百抽十以为率；且援引去年英让日本之故事，期在必行。余谓中国即未必以增兵为急务，而未始不愿开增税之利源。合肥两事兼权，凡皆以振兴中国，俾成日进无疆之隆轨也。今为外务大臣，必将见诸施行矣。更就吾英言，英人在华之商业，实占各国十分之八。华人欲增税则，关系实非浅鲜。窃恐若无酬答，甚难如愿以偿。但合肥既握大权，当能使吾英于通商一途坦然无虑，更实能推广内地商利，英亦无不愿增税之理。今银价之贱于前者，不止十分之五，他事亦有变动。略加税则，无碍商情。何况日本实已增税，中国即藉以为词，英又无厚日面薄华之理。但日本实能安我商途，我之所得，适如所让。中国若冀我之让，而兼为我图所得，则善矣。

论加税之
交换条件

*

伦敦〈颇使得晨报〉闻此消息，亦著论云：中国直隶总

督历聘欧洲各国，洗眼于云水光中，分外炯然朗照。且辞别时曾言：“铭诸心而挈以归者，西方之善教也。”迨座船将离英岸，复言：“英国智慧无穷，财产无穷，权利无穷，皆出于本大臣意计之外。”遥想总督当离美、离坎拿大之际，亦复作如是想也。

称李氏为
中国一人

夫求人才于中国高爵厚禄之中，复能洞晰友邦冀望之事，知若何因应而睦谊斯敦者，惟直隶总督一人而已。今闻荣膺外务大臣之职，必能本其平生阅历有得之道，与列邦相亲相爱；于以奠东土于泰山磐石之安，且不第免于衅起邦交已也！总督坐镇畿疆，垂三十年，国计民生，无日不濇涸于方寸。一旦总持外部，必能辅助朝廷，将见行政通商交受其益。中国之兴，基于此矣！

*

英国《士丹特报》云：中堂到此地位，必可大行其志。英国及他国各报馆接此消息，自己争贺之矣。然愚谓有不可奢望者。大清定制，无一人专一部之权；况六部之外，从未闻有外部也。中国制治之道，如瓶之有塞，如门之有限，如机器之彼此相连，断无豁然贯通、独力支撑、有志竟成之一候。

中国束
缚贤才

或谓华官之大弊，在于见利忘义，此固不可以一概论。特官亦犹是人耳！人行一事，他人视之，疑其奈何如此，且竟可责以不忠不智，岂知试问其故，实有不得不如此者。要之，中国束

缚贤才之苦，实难跳出圈外。中堂虽位尊望重，然欲副西人所期，深恐为时尚早。即使圣明在上，果以重任付于一人；彼睨于其旁者，既无中堂之才识，自不能知其勇往精进之善，必将出其疑恨之私心，大与中堂为敌。谚云：“独木不成火”，中堂奈何？中国奈何？

*

英《三者姆四报》云：闻李中堂奉命为外务大臣，中国“先睡后醒”之论（此论作于曾惠敏公使英之时，盖已遥遥十载矣），于是为不虚作矣。但我未曾得详报，亦未知曾否到新任？其职守权柄若何？前设之总理衙门，或竟行删除，或仍以联接？仅据电达之寥寥数字，实属无从悬揣。倘使李中堂真能手握大权，真如英国及西方各国外务大臣之职掌，从此中国与各外国觐面办事，中外皆获大益，断无疑义。

夫中国之大害，在乎有可兴之势而筑坝以阻之。新大臣果膺重任，能掘坝而去之与否，在乎旧总署之尚存与否。旧总署者，夹于大皇帝与各钦差之间，实阻中兴之大坝也。中堂而仍与联接也，则坝上加坝而已。是故我辈得此消息，不啻一个闷葫芦不曾打破，毫无所知。惟知中堂回至本国，大皇帝擢而用之，不致于向日之投闲置散而已。其实在之所任，或能久任与否，俟接邮信始能详哉言之也。

一个闷
葫芦

*

《番罗勃（译言全地球也）报》云：日前在英之“天使”

(原文如此，为敬为讥，吾不敢决)今升新任，实可表明自西徂东之后，皇上甚重其人，而俾之克显其才也。回溯中国历来出使诸大臣，航海而归，大半皆减削其权，或更尽失其权。独至中堂，则反增益之。虽未知其用此增益之权者究竟如何，然逆料似此显官，秉性既极聪明，遇事复多阅历，近甫环游地球各国，更大扩其识见，一旦使总外务，超出于前在总理衙门行走之诸公，当不可以道里计。苟能出其蕴蓄，辅弼朝廷，非中国朝野上下无疆之福哉？

◆

英京《电报》(报馆之名，言其速也)云：余友客虎，曾游中国，曾识中堂，且具有远见者也。今接华都之喜电，与我英似大有关系。余因使人问之，客虎对曰：“李中堂真任外务大臣，关系实非浅鲜，且诚中国新开之孔道也。北京向缔邦交，悉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置。质言之，凡入此衙门者，不论堂、司各官，实未谙各国之事务，‘总理’云乎哉？(恭邸聪明正直，晓畅新学，洞烛远谟。曾惠敏公使于四方，有德有言，不辱君命。皆总署一时之选也。客虎竟一笔抹倒，大属失辞。)

评原来之
总理衙门

“今乃钦承明诏，特选中堂，是殆举历代未有之专权，属于一人之身也。且此一人者，实中国寡二少双者也。而又值身绕地球、目击新机之会，十万里遄归华海，大皇帝适当其时而用之，惠此中国，揉此万邦，懿欤铄哉！”

“李中堂之使于泰西也，国计民生，日往来于方寸。故

遇有可裨益之事，穷日夕之力以察之；其遇未能洞澈之处，竭口舌之力以问之。仆尝陪奉清尘，快聆警欬，觉其殷殷请益，不第不耻下问而已，且更有善于问、巧于问者。而其所已知者，则又出人意料之外。信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使者又问曰：“中堂前在我英商增关税，似欲我英闭目而许之。其论内地厘金，则许自行沙汰。不识能决其必成乎？”客虎对曰：“中堂今为外务大臣，厘金则为中国内政，其能兼主与否，吾不敢知。然料中堂必将昌言于朝曰，当今之时，处今之势，不得不先筹国帑；然欲裕国而仍不病民，惟有倍徵新关税钞之一法。因复言曰，西国若许我加徵关税，我必报之以除厘金；即或不能尽除，亦当去其太甚之弊。夫厘金者，呛商人之喉之石灰也。

国家年中所得既不甚多，而又为外国商途之大坝。我等深知之，中堂岂不能剖切以道之？

呛商人喉
之石灰

至于厘金之外，又有铁路一事，为中国绝大关系之所在。中堂在英之日，曾明告鄙人曰，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即以厘金言，厘卡委员之舞弊，固属可恨，然亦必藉铁路告成之后，全国先自通其脉络，再谋除此巨蠹，始克胜任而愉快也。”

[附]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卷下

晋安桃溪渔隐同辑
章武悝新齋主

节相之游欧美也，五洲列国皆疑为加税、密约二事，故各报馆兼论闲议，累牍连篇，而不惮反覆以申明之。爰录左方，以广公见。所系乎政治者甚大，幸勿目为明日黄花而漠视之。

梁启超 之评论

今之谈洋务者，不曰联俄拒英，则曰联英拒俄。中日之役，英人袖手，而俄仗义执言，还我辽东，此前说之所由来也。英人之官于中国者、商于中国者、传教于中国者，日日发论，日日著书，与夫英文各报之翻成中国文者，其言皆曰：天下仁义之国，莫若英国；亲中国、爱中国、欲保全中国者，莫若英国。中国人习闻之而轻信之，以为是实亲我、爱我、欲保全我，此后说之所由来也。偿款议定，国用困蹙。乃以上相持节聘列国，修好之外，兼及议加税则一事，改值百抽五为值百抽十。此议若行，每年入款，可增千馀万。

论者以为，欧洲诸国与我交谊甚睦，得我之利益亦已甚多，其顾全商务之心亦甚重，未必区区者而不余畀也。而果也，请于俄，俄诺之；请于德、法，德、法诺之。向之论者，以为事垂成矣，而不意沙侯之一言梗全议也！

当俄之诺也，非有爱于我也。中国之商务，俄不过二百分之一。而所认中国一千六百万磅之国债，以关税为质；其愿中国税入之多，固宜也。当德、法之诺也，亦非有爱于我也。彼固灼知英人之必不我许，则何乐而不以此市恩于我，而索我以他种之权利也。英之不我许也，亦不必遽然示我以无望也。外部则言权在商会，商会则言权在上海商民；明知我之无他权力、无他言论，以与彼相持也。是故税而不加，固为害也；税而能加，亦未见其为利也。何也？彼以千餘万之入示德于我，而我宁能无以为报也？由斯以谈，人之“亲我、爱我、欲保全我”也，何如矣！

俄非有
爱于我

吾闻之，公法家之言曰：凡世界之内，名之为国者，无论为强大，为弱小，为自主，为藩属，无不有自定税则之权；或收或免，或加或减，皆本国议定，而他国遵行之。他国或苦其所加过重，只能飭令商人不运不售，而不能阻人国使不加；只能倍加我国运售彼国之入口货税以苦我，而不能因我之加税而以兵力相见。此地球万国之所同也。是故约章与税则，两者各不相蒙。约章者，两国之公权也；税则者，一国之私权也。中国通商之始，情形未熟。英人阴谋以给我，盛气以劫我，令将税则载入约章；于是私权

变为公权，自主成为无主，以至有今日之事。人之“亲我、爱我、欲保全我”也，又何如矣！

请看波兰
与印度

又闻日本当通商之始，其不熟情形也，与我同；其见给见劫，而误载税则于约章也，亦与我同。而近岁与诸国换约，税则自由，无以异于他国。而我今日者，以小国所能自有之利权，我乃低首下心求之于人而不可得。人亦何厚于日本，而薄于中国乎？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不务自立，而欲倚他人以为固，则谓之求祸而已。故有以联俄拒英之说进者，吾请与之言波兰；有以联英拒俄之说进者，吾请与之言印度。

〔《时务报》馆梁启超《加税论》〕

*

上海字林
西报评论

中国所借洋款，均照金价合算。今欲修筑铁路，及将军务时所遗水陆各军另加整顿，在在需款，债台又必添筑一层。就现在已借洋款算计，仅息银等费，已岁需二兆镑；添办军械所需，至少又须三兆镑；共计五兆镑。此款中国将如何筹画？若仅加进口税，所计似未尽妥。要非畅行出口货物，不足以济事；因仅加进口税，所入不足以偿息银及购办军火之用。中国无论进口何物，非以金购，即以货易。若以金购，则中国所纳之税，向收银不收金，两不相抵。若以货易，则所抽土产之税愈重，出口之货物必愈少，即进口之货物亦愈减。

兹请试言其故：凡国用所需，各国均向百姓抽税拨发。

惟出产之物，若抽税太苛，则百姓所种预备出口之物必少。或曰：中国所入土产税银，即可运之出口，以偿息银而购军火。此言诚然。詎知所产之货，因税重不能获利（即国家赖以出口付息银之货），百姓必改种他物；而他物又值欧洲价廉，不宜出口。况出口货价，非由中国自定，须由与中国争利各国所定。即该货在中国时，其价亦为与中国争利各国能出售之价所定（如中国因税重欲加货物之价，而此物在与我争利各国止售八十金，则中国之货只能因之而贱；是中国货价不能自定，而为与中国争利各国能出售之价所定也）。然则所借洋款，其清理之法，要惟畅行出口货而阻滞进口货耳。

货价非由
中国自定

中国政府向重农而轻商。其所以轻之之故，以商贾贩卖之货，非人所必需之物，爰轻其业，而重其税。试问天下无商，谁市土产？无人市土产，则中国将何以清其债款而购其军火哉？然则加税办法，若不问商，将问诸谁？商固不可轻也。若与熟商，必曰加多进口税、豁免出口陆地各税，而鼓励工业也。中国各省所入之款，各归各用。其所入，皆货物经过各省应还之内地税、中国厘金。若与欧洲各国之奥格曲劳税（进城税）相若，本可不必干系。而西人现在所争者，以货物运到某省自应纳捐，而所经各省不得抽厘。此层照现行条约，实在应争之列。所有内地半税则照凭此即可逢卡免厘，法亦未尝不善。若华官果能遵照办理，西人自无闲言。其如各省往往故意为难何？中国政府向来办法，为西人所深知，名虽出示颁告各省，实在

代表西人
批评中国

并不欲其照行。嗣后不论何时更改税则，西人情愿按价每百加抽若干，存在驻京使署，作抵华官应抽各税款项。

中国向章，货物由此至彼，通商口岸除付出口（其实并不出口，不过换船而已）税外，尚须另加半税，谓之子口半税。所抽数目，与内地半税相同。该项子口半税，若作为内地半税，西人尚可满意。惟付出口税时，复须另加子口半税，实属太苛。将来更换税则，该项子口半税，应立即删除。

货物抽税之法，不可按货价（即按价值百抽若干之谓也），而须照货物分别定税。使应付税数目，各商自能核算，不致受华官欺蒙之弊。譬如各商欲将货物运至某处，应纳内地半税若干，一算便知，则官吏无所试其伎俩。华人之出仕也，由捐纳；其补缺也，由贿赂。经手之款，上下侵蚀，意中之事。弊端百出，最难防范。所有商贾应纳之税，照前办法自知算缴，虽不能尽除勒索之弊，亦未始无补救于万一也。

建议中国
收鸦片税

中国之进口税，不难加至值百抽十五，十成作为关税，二成半作为内地半税，又二成半交存驻京使署，均由海关分项照抽。洋药^①应与他项货物，分别另行办理。此项货物，即中国按价加至值百抽五十，西国亦可不问。印度政府洋药一项岁

^①洋药：鸦片。

入五六兆镑，中国亦应准其分肥。况此物之有损无益，非中国所必需。加之中国既自栽植，英国若不生忌于系，本可如印度之独擅其利也。再，货物进口，若照以上办法各项加税，则进口之货价贵而销路少，当足以补中国银钱流至外洋之漏卮也。

中国果照以上办法，所入之款，比前可多二三倍。惟加进口货税，尤必先有所以加之之法。其法惟何？曰：畅行出口货耳。本地税中国不论如何抽法，西人可不干系。应争者，货物由中国此处载至彼处，但须请内地半税执照，该项半税在某处完纳后，其余各处不得再行抽税。不数年前，法、意各国由中国寄购蚕种，自行养蚕缫丝，借此获利。今则意、法各国缫丝之利，已为中国所分。因中国现在自能缫丝，但售所缫之丝，蚕种不复发卖。此于中国大有裨益，因缫丝所需工费非中国所给，实系购此缫丝之国所付。今出口之缫丝，若能做成织绸之丝，则又胜一筹矣。若由织绸之丝而织丝缎出口，则尽善尽美矣。

中国丝业之胜，犹其茶业之衰。其所以衰之故，以中国不能争机器之便，及印度工价之廉耳。此国制茶用机器，出口无关税，彼则用人工而重税，孰轩孰轻，固不待言。茶业既坏，所有从前茶商，均须另行改业。其无业可改者，即入游手好闲之流。中国若犹昏迷不悟，不速将土产格外轻税，使无业之辈易谋工作，则内乱之患，必有甚于今兹者。此等内乱，欧洲鲜有之；而中国则此处未已，彼处又起，将弹压

论中国之
丝茶出口

之不逮，岂复能整顿商业哉？

本地制成之货物应如何抽税，与此项改更税则，自行另议。据华官管见，各货均须纳税，制成之货物岂能独免？惟棉花、茧子，如不出口，向不完税。若以棉花、茧子制成之货物，即须如棉纱、丝绸，进出口一律抽税，不免苛刻。况制货所用之料，已在出产之处完纳内地税，并由该处发出之时照完半税，理应不再另抽。若必另抽，所定税则，亦必比外洋载运进口之同项货物较轻。以本地制成之货，向无捐输之说。再棉花制成之棉纱，与茧子制成之丝绸，物类不同，税应轻重。所有制成之货物应抽之税，应由熟悉情形者斟酌妥定，方足以昭公允，而舒国用。

〔上海《字林西报》〕

*

伦敦东方
报之评论

李傅相此次来英，其主意在请英廷增加进口税则，以济急用，而裕国库。中国所借洋款，共计三十八兆六十一万镑（约合华银二百三十一兆六十六万两），均以关税为质。仅以息计，已岁需一兆七十二万三千六百五镑（约合华银二百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三十两〔叔河案：应为华银十兆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三十两〕）。查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各关收款计银二十一兆三十八万五千三百八十九两，约倍所需息银之数。其寻常国用，除赈灾荒、平内乱、治黄河、意外之款各项外，计养旗兵凡银七兆两，内务府经费一兆两，又喀什噶尔、精奇里、甘肃、齐齐哈尔、满洲、天津、云南及广西等边防各兵费

五兆两，另加黄河岁修二兆两，共计十五兆两，合二兆五十万镑，并不为多。所收厘金，足抵此款。厘局所入，实不止此数，约可三倍，至少亦倍之。惜盈餘悉入官员私囊。所谓厘捐，即内地各税，最有碍于各国商务者也。

地丁每年本可徵收三十兆两。但除因旱灾水荒豁免外，据官所报，岁入至多二十兆两。此项地丁，官员多徵至五倍十倍不等，

论中国之
财政收入

曾经侍御屡奏上闻。西人游历各省者，探听此事，金谓所奏属实。多徵之数为各省政府所侵蚀，由于养廉之薄；又为仆隶衙役所剥削，由于薪工之微所致耳。

盐课入款，比厘金尤巨，幾与地丁相埒，其弊亦较厘金地丁为尤深。所收之款，侵蚀更甚。解入国库者，不过十兆两，盖仅实收之数成耳。其餘巨款，又为办盐务上下人等私肥己囊矣。前项盐课地丁，目前非西人所得与闻。及至国库奇窘，中国将有不得不整顿之日也。是以为我国计，莫若听其自然。我既不稍干预，则各省大员无忌心，属员无怨言，而无与洋人为难之意矣。

论地丁、盐课宜如此，至于厘金，今有一法，事半功倍；不独可倍添国家入款，并可推广各国商务；既极便宜于洋商，又有大益于华民。至法之有碍大小官员出息者，另有他款以补足之。其法维何？曰：允加进口税（如不能照现在税则加倍，或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亦可），而尽除中国现行之厘金耳！此事之易于举行，洋药办法，其明徵也。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我国允将洋药重厘一律改归海

关总收，所有区区进口税，仍照数完纳。如此办法，该项烟税，顿成巨款。一千八百九十一年，竟收至六百二十万两之多，既可见此设想之法易于举办，亦足见中朝如有意禁止厘金，亦不难遽行革除。缘自此项税银改归海关之后，所有厘金与洋药为难之处，绝无所闻。即有一二总督为人所惑偶尔为难，总署立即电止，皆确凿可考者也。

英商初闻此法，必以利少弊多视之。实则除匹头进口应另拟妥章，免被中国本地纺织之布所困外，其余不必过虑。惟所加之税，将来定章，西人必须有权以主持之，使内地久后如有抽税情事，我仍有法以阻止之。如是则中国东西南北，旧禁废弛，各国商务，无有不蒸蒸日上者。商务盛兴，则国富民足，而各国驻京使臣与总署，亦可免许多口舌，岂非一举而数美备焉者乎？再，加税所入巨款，应提出各省向来岁入之十五兆两，以补其所失之利。则各省官员不独不以海关为仇敌，将以海关为彼之知己。果能照办，亦未始非中国兴利除弊、整顿度支之一端也。

〔伦敦《东方报》〕

*

西七月二十二日，门哲士^①商务公所会议时，将香港公所五月十六日来文呈案候议。该文内开：“李傅相赴欧洲主意，系求通商立约各国准加进口税则。该公所意见，以税

^①门哲士（下文作门哲士得）：曼彻斯特。

则加成尚属可行，惟须妥定章程，所有内地各税即半税尤须一律豁免，并求豁免切结，以保其恪守无违。至税则应如何改法，颇费踌躇。深望税则未改以前，英廷务使有关系此事之各公所抒陈意见，尤为至要”等语。门哲士公所商议后，决定具稟请问外部：中国政府是否有加税则之求？并将“先与有关系此事之商务场中熟思审处，然后再行应承增加税则，方为公便”一节，一并附陈云。

凡办交涉，百姓原得与闻；乃前两年遽行更张，甚可异也。忆英国与日本更换条约，名为更换，实则新立一约。该约与侨居日本之英国百姓，人人大有关系，而政府并不与在日本之英人先行商明。盖此事早经应承，及将实情告知百姓，百姓不愿，已无可挽回矣。今则中国申请更改税则，俾得稍有盈馀，归还债款，而办理此事，则已另有新法矣。因沙列不雷侯爵^①告李傅相云，政府虽以加税之事尚属近理，但必须先与上海及各处商务公所商妥后，方能允可等语。如此办法，实属分所当然。昔者政府所办交涉，百姓茫无头绪，而事已定局。现在居然亦准百姓置喙于其间，但愿商务公所及商务总会各言其所欲言也可。

〔伦敦《东方报》〕

*

驻扎印度、中国及英属各处商务董事拟上英外部大臣

^①沙列不雷侯爵：即上文所称之沙侯，前译作沙士勃雷。

英国商人
反对厘金

之禀稿，内述中国进口税及厘金各事应如何办理之处，已经门哲士得商务公所于上月三十日各总办寻常会议之时，公同核准矣。查李中堂前次在英时，曾恳英国准其将通商各口岸所纳进口税，自值百抽五加至值百抽十。是以商务董事有此上书之举。书中所载，大旨谓英国商民之在中国者，皆以厘金为不便；中国如愿将抽纳厘捐章程照董事意见更改一层，约定之后，英国政府方可允准增加税则云云。

兰格司夏^①商民所论增加关税利弊并所陈意见，勃来克剖^②商务公所亦于上月三十日缮就禀稿，即拟照此禀复外部大臣沙列不雷。禀中大意谓，英国货物进口至中国者，若能革除厘金，而在海关一总纳税若干，于商最便。中国若不能照此办理，兰格司夏商民即不愿加关税。闻该公所有委员数人，其意但能革除厘金，即使关税加至值百抽十，比之现在办法，纳关税之外尚须复还内地各税，亦较胜一筹也。

〔伦敦《东方报》〕

*

日本西字
掩报评论

昔日本占据辽东，俄国责令退还原主。此事中国如何酬俄，关防甚密；虽办交涉最老练之官员，亦莫从探悉其底蕴。今为路透电局所知（日本接路透电称：李傅相许中俄铁路相接，并无约，亦未割地；求加税则俄允可，德观英之意见何如再

①兰格司夏：兰开夏。 ②勃来克剖：布拉克普耳。

定，法飭驻京使臣稟候核夺。又称：沙侯以改税则必先由上海及各处商务公所许可英廷方能允准等语，似有不足凭信处，《捷报》因此著为论说），岂该局果有出众之才，抑亦道听途说耶？据路透电称，李傅相许俄铁路在黑龙江及满洲之间与中国铁路相接，而并未立约，亦未割送口岸等语。是俄凌辱日本，冒与决裂之险，仅为欲与未兴工之中国铁路相接，则俄之愚真不可及也。彼时俄国若欲从中取利，但以虚言许华，何求不成，岂必费力将日人由旅顺驱逐出境乎？

俄国一举一动，必有成见；其所办交涉，向无宽量过分枉费功劳者。此次舍历来办法，触犯日本，仅为铁路计，谁其信之？路透此

俄国之心
路人皆知

电，本馆不敢遽以为实，职是之由。若其所报税则一事，似尚确实可信；且与东方之人，亦属关系甚巨。俄国出口货至中国者，百分之中不过五厘；而经理中国借款有十六兆镑之多，均以海关入款为质。现在中国求加税则，俄允所请，意中之事。盖仅为铁路而开罪于日本，俄之仁义必不出此；加税于俄有益无损，俄必乐为之者。俄之仁义，盖如是也！

英国则不然，税则之事，应惟英主之。中国与各国互市，所有商务，百分之中英居八十分。若税加重，惟英受累最深。或谓中国进退维谷之时，英求开通中国内地，此其时矣。此说甚是。而外部大臣沙列不雷侯爵，必仍与上海商务公所相商，若何与英商不相宜？若何与英商方有益！

商妥之后，方能定夺一层，足见沙侯之办事稳练。若最无才具之金勃雷（前外部大臣）与日本更约之时，筹画亦有如此精细，英人权利不致尽失矣。

预言中国
之将来

所可慰者，金勃雷不顾商民之利益，糊涂办法，现在并不援以为例。上海商民，既荷沙侯见商，决不负此雅意，必能顾全大局，允许加税，而不使所加过重，致碍商务。一面仍请中国将内地沿海沿江各处开作通商口岸，再请除厘金，并准修筑铁路，以示酬报之意。所请酬报，无论如何定法，务须立有切实保结，使之遵照。不然，中国急于加税，我所求无不允；及欲施行新章，又多所阻挠也。但须定章周详，求开中国，需时不久。既开之后，洋人常在内地往来，诸必翻然改新矣。中国维新，欲求其如日人之勇往无前，势所不能；由渐而进，虽迟而稳。华人究未真知西法益处，及其知之深而审之熟，则商务盛兴，可操券而待。其蒸蒸日上之势，自哥伦勃斯^①（查出美洲之人）以来，将未有盛于此者也。

〔日本《西字捷报》〕

*

管理上海工部局及商务公所，如常有现在之董事，办事敢作敢为，则本埠一隅，有所恃而无恐矣。商务公所近来出力之处，本报日屡述及之。而其办理之善，又莫善于派特特群君前赴北京，将公所要公禀商各使臣。其最要者，

^①哥伦勃斯：哥伦布。

为西商新设之纺纱厂，所需棉花应纳之税，若比他货进口税尤重，或重敛棉花及已织成之布，以及厚待华商所设之纱厂种种弊端，先行面陈。其次则为增改税则，此事公所主意，若中国能将内地各税及诸凡阻滞商务之弊悉行革除，英商愿将税则照货价加至值百抽十。又因中国茶业日坏，此项生意近年大减，将归于无。其故因税太重，照市价算计，竟至值百抽五十，间有不值五十者；而印度、西郎^①茶葉，均邀免税，此中国茶葉所以不能与印度所产之茶争利也。西商之意，拟请中国豁免茶税。我知户部必以为狂；但户部若能俯准所请，实于中国茶业场中大有裨益。以上各事，派特君晋京，谒见各使臣暨赫总税司及总署各当道，面陈利弊，比之公牍往来，胜之百倍。况特君素称精明，熟悉情形，加之与各业有关痛痒，此次奉派是差，其能胜任愉快，固不待言。

有法国著名新报，谓议加税则之事，法国不愿与英会同办理。此说绝不紧要，无庸虑及。照近来法使齐勒在京中举止作为，愿与之会同办理者亦必不多。其余各使臣，必能会议和衷共济。此事办理非易，加之李傅相不在京中，商办尤属为难。幸特君深知此中利弊，各使臣可藉资臂助。至于特君所供之差，忆沙列不雷侯爵曾言，“加税之事，非与东方各商务公所商妥后，不与中国议订”数语，愈足见其差事之紧要矣。

〔上海《字林西报》〕

^①西郎：锡兰。

开放内地
敷设铁路

*

昔李中堂游历欧洲，与各国政府言欲增中国关税。各国谓若开中国内地，听商贾自由买卖，则副其望矣。英国首相沙儿司尾里告中堂云：当各国认诺加税以前，宜先开输进货物之途，俾商人易于贩卖，盖志在促中国敷设铁路也。若厘金关税不见异议，英相之意，盖欲一旦铁路竣工，即从此路起迄两处，设抽厘金税所；至铁路中间，则免抽课税云。英国新报所志如此。

〔《时事报》〕

*

闻傅相之所以来英者，欲英之允增关税也。其发端之语，大约以金银价值悬殊故。（此语恐误。中国专用银，即便金价日贵，与中国何干？）闻俄德法业已允许。然中国商务，英独居十分之八，假使英廷不允，事终不行。逆料英廷于将允未允之时，必先索问中国给予通商何等利益，然后可定。

且旁人又曰：自俄法德助夺辽东事起，中国甚感三国。然中西关系之大，莫若英也。中国乃视英为无分之国，兹因欲增关税，不得不惟英是问，英有辞矣。

〔《泰晤士报》〕

公开宣扬
强权外交

*

中俄新约所订各款，业经本馆于十月二十八日录供众览；足见在亚洲办理交涉，非恃威势不可。有强谓此约不足凭信者，盖不愿遽信以为实耳。

驻京各国公使，近来如何联络？甘雪尼（俄使名）及夕辣尔特（法使名），近来有无玩赛纸牌之事？本馆未接京信，不知其详。以理度之，二使酬应必疏。何也？曰：日亟以威势吓华官也。

英国外部，智不足而愚则有餘，言出威未必随之，不然则不言；而其立意不以威逼中国也，久矣。驻京英使见外部不欲有事徒事恐吓，不示威势，言与不言等，遂不言。此英使所以无作为，亦英商所以不满意也。总署若不知其懦弱无为，此亦已矣。而伦敦之麦格利^①（中国使馆所延之参赞）必透露实情，电达总署。实情已现，即吓之亦无益。最不幸者，外部大臣沙列不雷年老固执，已无所为，而不准人为其所不欲为。

德皇年幼无知，帮同俄法索交辽东，无理取闹，不自认过，致今有进退两难之势。东方之事，与英大有关系。前外部大臣劳斯勃雷曾细访而讲究之，实洞悉其隐微。若非国中有人为难，早已功业有成。按劳斯勃雷本为自由党魁，近遂辞退，其为难之甚可知。外部次官口谄于东方之事，亦颇关心，所惜不获乎上，未能进谏。俄法举动，遂无他国干预之患，此其要求多端所由来也。

兹请言俄要求之益。俄皇素以弭兵为怀，今新皇亦以无事为主，顺父意也。东方耶稣教民，俄皇向以保护之责自任。而阿米尼亚^②

羨慕俄人
善于恫吓

^①麦格利：一译马格里。

^②阿米尼亚：亚美尼亚。

之人惨遭杀戮，俄国坐视不救；盖恐稍涉干预，土国①必亡，瓜分难均，致启争端。其与法国联盟，亦意在牵制，使无兵事。是俄之不欲东方有事，与其力保欧洲升平，事无两歧。总之俄国目前确求无事，有事必在西伯利亚铁路告成之后。所求利益，皆不以干戈而以恐吓得之。善哉，其用恐吓也！

日本之逼出东三省也，明知法德虽未必真能以兵力助俄，而三国联盟声势可畏。日本正值有事之后，水陆两军，空虚不足；惟命是听，是其智也。中国与俄订立新约，亦迫于俄之威势也。其实中国若不允俄所求，俄亦未必遽行决裂。而俄之深谋，人每莫从悬揣，其威势之所以得力也。至夕辣尔特自补奎美亚（前驻京法使）遗缺之后，为法国所谋何如？但观法国驻东方水师情形，其亦善于用威势也可知。

瓜分中国
由俄开头

今中俄新约，既以威得之，必以威用之。年内俄国或仅享利益之名，未必遽收利益之实；而约内所订东三省各款，名虽属华，实已归俄。盖订造之铁路，十年或三十年内，孰能保中国必购回乎？西伯利亚铁路接至旅顺，于俄固便。将来既成之后，若俄国但派兵保护，并不阻碍英国商务，于英亦尚无大损。然俄若照约在胶州建设水师机器厂，则于英关系尤巨。而观其近来纷纷告人，有中国将以胶州为水师集泊所

①土国：土耳其。

之说；实则俄自有意举办也，明矣。将来俄国若与水师强国有事，俄能占用旅顺、大连湾等口，事固紧要；若此约仅系开端，将来另有别图，则事倍紧要。德皇前曾明说，不论何国割分中国，德必求其所应得之分。而法国已将中国西边及西南各省划为已有。俄之不欲瓜分中国，其意向与英合。今立此约，虽不分而自分，亦可见其存心之深矣！将来中国果为各国所分，作史者必记之曰：瓜分之日，始于俄国钦差甘雪尼伯^①驻扎北京之时。此余窃为甘雪尼所不取也！

〔《字林西字日报》〕

*

〔编者按：此处原录有法都《泰晤士报》评论一则，因与《历聘欧美记·法报杂记》所载重复（见本书P.89），今删。〕

*

前译中俄密约* 西文，曾附数语以贡当道。今按《字林》馆于译文之首先冠小序云：

字林报揭露之密约

数月前英都《泰晤士报》录香港转传中俄密约电书，有俄船得泊旅顺口一节，各西国政府视为警报。查王藩司之春赴俄唁贺之际，余（《字林》自谓）早言即系密商条约。既而俄京力辨其妄，然人之疑团终不释也；况恒有人指明议订某某各款，直若曾经目击也者？今沪友又接北京新简（本年正月抄发），中有华文一纸，竟系首尾完

^①甘雪尼伯：喀西尼。

• 这里所谓“前译中俄密约”，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中俄密约，说详本书卷首之钟叔河著《老来失计亲豺虎》文中《从欲盖弥彰到大白于世》一节。

备之约稿。其书中略言：“外间密约之谣匪伊朝夕，特不得于与密约之列者，终未许详窥颠末也。余今另抄呈览，知君必以先睹为快。似此关系天下大局之事（各国禁俄出黑海以保太平之局，中国偏纵诸太平洋，是使天下大不太平也），中国若贸然许之，人皆以为大奇，且大不悦服，然实已千真万确矣！余亲见之原本，兵部堂官业已画行矣。”余（《字林》自谓）乃择其尤关紧要之数款，译供众览。（仆等译文，已录上卷；其不分条款者，《字林报》西文如此也。）

中国误堕
俄之彀中

查京信又云：“君阅此约，知中国误堕俄之彀中，必特忧闷不堪，设法以挽回之。而孰意中国政府，竟许订定此约，种种利益，皆为俄人所算。为之统观前后大局，不禁扼腕者久之！（原文尚多过火之语，用未备载。盖其人爱中国之切，不觉责政府之深也。）俄国幸而得此，而再益之以心力，不第东三省全归掌握已也，北五省（谓燕齐晋关陇，并奉吉黑为八省，皆俄弁练兵地也）亦必折而入于俄；且安坐而得，不必旷日持久矣！余又闻总署派三译员往俄觐，本仅以三阅月为期。今中国闻朝鲜王求救于俄，俄恐日本怒而开兵衅，昕夕警备之不已，更将出日本之不意而先以兵威之。于是中国益显其厚俄之意，命三译员仍居俄觐，候朝鲜大局既平，再定行止。而况李中堂之使俄也，不特恭贺俄皇加冕之喜，又将亲呈此约，请俄皇亲面批准。吁！余观中国所许日本之偿款，今既恃有俄助，第二期必不允付；且将移此款于俄，托俄购定现成战舰，以释怨雪耻于东人矣！”

《字林报》录京信毕，加按语于后云：“华人曲求和好之约，自应讳莫如深。特事已有可为左证者：胶州湾今泊俄舰，非华许之而俄守之乎？俄舰不至旅顺口，非即约中所言之防人诘责乎？三译员实在俄舰，三月初旬（华正月杪）且在横滨，非总署之所遣乎？俄员测量黑龙江及旅顺之路，有西友来书备言之，非许西伯里亚得一捷径以达铁路于琿春（西语称为罚提洼斯叨克^①）乎？总之，俄早定蚕食中国之计，满洲、蒙古及北五省必将据以为己有。（推论至此，咄咄逼人。）至于朝鲜之事，俄廷早谓不准日本占领寸土。忆英议员曾以俄亦愿不占朝地之说，根问外部侍郎古尔逊：今朝王已入其使馆，不识我英将与俄为敌，而力阻之欤？抑与俄乐缔同心，任其既占朝鲜，更计取中国八省地，英即剖取扬子江两岸地，直抵四川、西藏、云南欤？（法人即思由安南而入，剪取两粤及湘、黔诸省；德人即思在厦门立足，覬觐闽、浙等省。书至此，泪濡手颤矣！）若京信中言，俄劝华废新约而留偿款，殊未可信。惟应贷新款久而未定，颇足动人疑讶耳。（今借款业已定议，此语实不足信。）”

早定蚕食
中国之计

《字林报》既接京信，摘要传电于英都《泰晤士》馆。（沪、英相去数万里，似此要信，《字林》、《泰晤士》同目录报，电之时用大矣哉！）电末且增一语曰：“李中堂往俄，盖画押

^①罚提洼斯叨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中国的琿春在吉林省境内，与俄国的海参威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后来修筑的“中东铁路”，在中国境内由满洲里到绥芬河出境，绥芬也并不属琿春。

也。”《泰晤士》主笔则曰：“中俄密约，籍籍然闻于余耳。前得香电，误而录之，一误岂容再误？乃在华之英人，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而反视辨正之语，为不足信。今又捏造此约，分作十条，传电来馆，其语巧妙无匹，易惑观听。特照原电录之，然余终不信之矣！”

泰晤士报
转载按语

翌日，《肆拔呆达报》抄录电文，而注其后云：“上海《字林报》馆电传此约，并有中堂往俄画押一语，逆料寓沪英人，必大震动。然余谓中俄即有此约，亦似与英无甚干碍。即如内有一条云，俄许以裨将假华代练精兵，不知华官未必遵行，且亦不任俄之整顿，而杜其侵蚀之路也。又如俄通铁路于黑龙江，此助华压日之琼报也。以英而为俄事，亦必责报于华，何独刻责于俄廷乎？且我英即封黑海不许俄舰出入，更欲锢诸亚洲以绝其通海之路，直是糊涂到底。不知英欲自行其志，不必阻俄而畏俄也。惟在中国北方，亦取一修船戍兵之地，足以隐相抵制，斯可矣！”

许景澄
之言

英京《特报》云：“俄京人问中国钦差许竹笈少司空景澄曰：‘风闻李中堂之来，特派兼办交涉事件，信欤？’少司空直对曰：‘无有。我朝之所以简命重臣者，使各国无不尊敬也。故中堂兼奉特恩，赏穿御用黄褂。’（按中国未闻此说。或者皇太后曾赐一裘，因而误会，亦未可知。况中堂赏穿黄马褂，非一年矣。）”又云：“俄有深谙格致之学者，把臂入华，以研究物理为名，然于国政必有干涉”。

二月七日（西三月二十日）《特报》云：《泰晤士报》得上海《字林》电，仍执中俄有约一说，绝似市中有虎，闻三人言而信者。然不拘迟早，必有真实消息也。余（《特报》自谓）谓俄人假道满洲以通西伯里亚之捷径，日后或更达大连湾及朝鲜等处。（今闻朝鲜亦托俄保贷巨金，以极北之威镜道为质也。）查去年中法新约，中许法安南铁路直达龙州。俄今援以为例，中国能拒之乎？然则约虽未必可信，而事已确无可疑矣。

德国大报云：阅俄报，驻俄英星使备文诘问俄外部云：“外间谣传密约，信欤？华境通俄之铁路，有成议欤？”俄外部答曰：“本部不知有此约，更不知铁路之将由桦经思剌^①过齐齐哈尔而通旅顺、琿春也。”

俄国外部
否认密约

德报又云：有某英人详查路工，因知今有法人设立公司，与筑满洲铁路所需经费，皆由新分上海之俄华银行经付。然则外间之啧有烦言者，殆误法为俄欤？又考黑龙江南达大连湾、旅顺口之铁轨，与西伯里亚大路，广狭适相吻合。然则彼此完工之后，即使相距若干里，略费数月之工程，便已相接。法造之，不啻俄造之也。（按：“中国许法代造东三省铁路”，上海未有所闻，且殊不喻其故，姑录之而已。）且闻法人于此又将筑一支路以达北京。英星使乃再举以问俄之外部、路部^②诸大臣，皆对曰无有。乃不数日，

①桦经思剌：涅尔琴斯克（布尼楚）。 ②路部：铁道部。

俄路部尚书忽乘火车至西伯里亚，路端语人曰：“此行也，不过游目骋怀耳。”英人留意规之，则尚书方召测量路工人与之密语；查此人曾到满洲，测量既遍者也。西伯里亚俄报又记满洲铁路将次兴工事。英星使再问外部

鲁八诺甫
亲王之言

部鲁八诺甫王（即罗丹老夫，照王方伯《使俄草》改从此字），王仍坚言“无有，即有之，本部亦不与相干也。”余（德报自称）谓鲁八诺甫王之言，信不谬也。何也？筑路者，法人也；付银者，俄华银行也；俄其何与哉？不知路成而后，必与西伯里亚大铁路相连；时值承平，不已先握通商之权利哉？而况乎有事？

俄报云：人屡言中俄有密约，直梦呓耳！其所列约中之事，俄已备得诸华，安用约为哉？

（《万国公报》）

*

〔编者按：此处原有英国《士丹特报》评论一则，与《历聘欧美记·俄报记略》所載者重出（见本书P.45），今删。〕

*

新嘉坡西报录伦敦露透局电毕（其电曰：李中堂在俄应人之问曰：“中俄无密约，惟铁路可过满洲耳”），即振笔直书曰：呜呼！华自承矣。密约本何所用？自有此事，密约即于此告成矣！俄之铁路，从西伯里亚直通至旅顺口，非包括前传密约之文乎？且俄既得通海之路，又得停车尽头之路，不于此彰明较著乎？俄得此路，其利不胜俛指。但就目下言之，

中国利益
全归俄占

严冬有永不封冰之海口（俄舰不得出黑海，封于水天雪窖之中者，每岁约居其半），一也；出海有修舰造船两便之船坞，二也；用兵有铸炮造枪之大厂，三也；行船有添煤取水之善地，四也。而且俄舰多于华舰，黄海之船，必可喧宾夺主，此水道之利也。内地自满洲直达长城，其权必尽属俄，此陆路之利也。至于辽东金地，名为属华，实则无异于隶俄，此水陆交便之利也。且大连湾必步琿春之后尘改为俄口，旅顺当为华俄通用之口；此皆天生之险要，俄竟一独踞而一分占，天下事尚可为乎？噫！俄人自得此路，中国之利益，或直捷痛快，或转湾抹角，一切尽归俄占。不必有密约，亦不必有让地之明文也，铁路而已矣！

〔《万国公报》〕

*

中俄密订条约之谣，起自去秋。英国朝野上下，心情怅惘，莫可言宣。仕途中人，屡次明问诸俄，俄终力辩其妄。英下议员重问于外部侍郎曰：“我闻中国之所让于俄者，不第便俄人之通商已也，又许其在华地招兵屯卒、筑营房、造煤厂，建炮台于大连湾口外之海岛，筑铁路于朝鲜，而绕满洲以达大连湾，公亦有所闻乎？”古尔逊侍郎曰：“本部亦有所闻，特无实证也。”伦敦《特报》记其语，而讥其如未曾问答也者。且言：俄筑西伯里亚大铁路，而将分支以入蒙古、满洲之域，参诸舆论，证以杂闻，断不能视为无有。况考去夏中法新约，有法许展筑越南铁路以达广西一条。今虽未

英国朝野
心情怅惘

定展路之期，而俄已有成例可援，岂肯画疆以自守？总之中国至今日，法穿其南，俄凿其北，类皆易如反手，我英殊不必称奇道异也。惟有亟宜自为计者，假如俄筑此路，

主张英国
起而效尤

专就便于通商着想，则英惟于中国之商务力图自保，而不必阻其路之成，且或可得其路之益也。俄若以此路关乎国政，而碍乎商途，则我英必悉力阻之，毫无疑义矣。又如别有雄国闯入华地推广商务，英亦无甚恚怒，只就商途中自竭其力与相抗冲而已；倘他国妄想占地越权于中国，以利其商人，则是驾英商而上之也，英必缘无可奈何之故，竟将尤而效之，庶几胜英之敌耳。

夫英之于华也，贸易之盛远超他国。且各国之能通行无阻者，皆英之财、英之力也；而又公诸众国，非据为私有也。今岂肯任人以无道行之，而反屏英于局外哉？至于俄人，既助中国以夺辽东于日手，又代华保贷巨金，其必责报于华人，固也。且又驱逐日本毋占陆地，英亦许中国之谢俄，并无异议。英国目光宜紧注者，惟断不任其见害耳。

兴亚会与
兴东会

前者，日本创为“兴亚会”，中国使署中，自星使以次各随员，嘉其用意之善，互相提倡。岂料会不旋踵，日本首扰及于中国。中国，亚洲之望也。中败，而日势亦孤。兴亚仅托空言，衰亚遂成实祸，盱衡时局之君子，能不叹息痛恨于东瀛哉！维彼俄人，既乘机以覬觐乎东权，日长炎炎，不可复制，

乃亦创立一会，命曰“兴东”。俄报纪其崖略，更大言不怍曰：“俄今为东方之主矣！或操或纵，惟俄是视，他人岂得与闻。”（日本幸胜中国，弥复沾沾自喜。庸讵知蚀木之蚁，黄雀将从而啄之乎？噫吁嘻！）然西方各国，闻之妒且忌者，益环集也。

西人之言曰：言“兴亚”者，将敌欧也；特会起于蕞尔国，目笑存之而已。今俄人而以“兴东”闻，西方岂能无虑乎？英人则曰：东西往来之商务，我英实占十分之八，不第有属地于东方已也（指印度及暹罗、缅甸、香港、新嘉坡等处）。俄乃立兴东会，妄诮实操东政，英其甘默尔而息乎？

伦敦《特报》因言：中国已遭俄压，猝难自振，其患一也。日本强迫中国不能复主朝鲜，然亦不敢据朝鲜为己属；况朝王畏日之逼，久居俄馆（闻俄又为朝鲜保贷八兆金，遂取其咸镜道以为质），俄遂有独主朝鲜之势，其患二也。日本之欺朝鲜而犯中国也，日乘俄铁路未成，将先发以制俄也；岂知俄势益张（俄国西伯里亚铁路未通之先，欲运兵转饷而东，期以半载，日本故思先发以制之；岂知与中国相持一载，俄国水陆兵士已毕集于琿春矣），日本万难与敌，不得不转而求媚于俄，其患三也。法国逼处华南，而深与俄昵，驩驩乎成南北夹攻之局（中国自甘为米，任俄法两磨石上下夹磨，糜烂情形不堪设想，甲午春曾于弭兵会议中痛哭而道之，此议今刊列《中东战纪本末》首卷），其患四也。谣传

任俄称霸
其害有五

中俄密约有俄代华练兵一条，是俄将借华力以拒英也，其患五也。总之俄人兴东一会，不但大害乎东方，且牵连以害西方。西方之害，惟我英为尤中其毒。深望西方如德奥意三国，更坚其昔日之盟约，而与英结不解之缘。庶几遥制乎“兴东”之私意，即隐戢乎俄法之雄心也。然而庞然大、茆然弱之中国，则将奈之何哉？况欲学郑子公之染指于鼎者，又有德国哉！噫！

电传密约
即日译出

奥国维也纳都城，得伦敦所接上海电传中俄密约，即日译作德文（德奥同处日耳曼，德称雄国，奥人亦通用德文），刊入奥报，而并系以论曰：细审此电，既不分列条目，亦不似公牍语气，决非真实约稿。然揆其立意，知俄之要素诸华者，即系如此。故纵使中国今未许俄以到此地位，后将缘无可奈何之故，必尽举此数事以畀于俄；我奥岂可以约之未必真，而漫不留意哉？呜呼！俄人而果得此约，中国不啻失其大半（谓满洲、蒙古许俄通路，燕、齐、晋、关、陇许俄练兵，必皆遭俄之蚕食也）。关系之重且大，至斯而极。欧洲各大国乃袖手而让俄以独踞，其可乎？其不可乎？

余谓此约之为实为虚，无藉旁搜曲证也。但观俄新皇聂格尔第二即位后措理诸事，俄新相罗拔老夫王管外部后襄赞诸事，其隐情已跃然言外矣。夫俄君相之经营欧西也，类皆小心翼翼；是岂有畏于突厥^①，有惧于勃而忌里亚^②

①突厥：土耳其。

②勃而忌里亚：保加利亚。

哉？其处心积虑既专属东方，因而遇事委蛇，期无触诸大国之怒耳！余又闻有盛称罗相者，皆曰俄视突、勃诸国，背也；中日诸国，胸也。罗相先顾其背，不肯轻举妄动；斯当其胸者，目光直注，批亢捣虚，无不如志矣！且又好整以暇，其于东趋之势，又若无甚匆遽也者，要其因利乘便之心，初何尝一日忘哉！

至于俄人之所忌，尤在于英。俄势既侧注于东，英人力保商途，岂能无动？英动而俄沮，是谋之累年者，骤之一旦也。而幸也，有埃及之事在也。英人独揽埃权，法国之心滋怒。俄于是以助法逐英，为去岁助俄逐日之酬报。而即借斐洲^①之局势，以牵制乎英人；俾英无暇兼谋乎亚事，其为计也狠矣。（《泰晤士报》馆接俄京访事达官书云：俄之助法于斐洲，以挽英于埃及，非第为酬报地，亦非第为牵制地也。埃及枕苏彝士河滨，为欧亚水程之孔道。俄诚能合法以逐英，斯克肆东封而通西笑，故亦愿以全力注之等语。其用意乃更深一层。）至于德奥意合纵之约，盖拒俄法之连横也，俄法心尤恶之。又幸有斐洲阿皮西尼亚国^②之难，遂阴助阿以抗意。意于三约国中为最弱。意败而德奥之盟自散，即俄法之势益张。似此居心，尤为刻毒。假使欧洲诸国，不幸而随事尽如俄意，俄即将东向而下辣手，不必俟西伯里亚大铁路之告成也。且日本之先图朝鲜者，曰乘俄路未成。

俄之所忌
尤在于英

①斐洲：非洲。

②阿皮西尼亚国：埃塞俄比亚。

故今既得志于中国，尚复增舰练兵，是显然与俄为敌也。俄将转而乘其事之未集，力争上游，日其奈俄何哉？

**地球报论
英俄矛盾**

英国《拜罗勃报》(译言《地球报》也)论中俄约稿云：中俄密约之可信者，不过十分之一耳。然东方关系之重，今实数倍于前。只缘未知其详，即亦无可申言耳。若以大概言之，窃谓中俄之订密约，早已毫无疑义。去年十月间，本馆业著论说剴切指陈。乃与我同操笔政之诸报馆，共谓恐无其事。且议员问诸外部，报友叩语俄使，亦皆力辟其伪；所谓一傅众咻，姑视为浮言难信而已。亦闻于今遍察我英之舆论，几尽人以为其须有，且排日以为将毋同。其所有恃而不恐者，惟我宰相兼外部大臣沙侯，于大东之局势，断不肯视为无足轻重也。

吾观俄新皇之视加冕大礼也，郑重罕有伦比。故庆典未行之始，不必骤有所举动，以招人之惊且怒。异日者荣加于首，庆集于身，必将祸起于心，权揽于手，从此时局之变，瞬息立见。窃恐我大臣当之，不免攒眉而扼腕也。

**如其数
以取之**

若欲从较易一路着想，俄之所取于东方者，英不加以禁阻，惟视其侵占到何地步，我英亦即如其数以取之。则既不致召俄怨，又仍可张英威，如衡之悬，轻重均矣。特尚有甚难者，信如约稿所言，俄人婪索于华之事，英断不能同望诸华。故欲剂俄英之平，其需请俄之退让者，尚不知其几许，俄其肯俯就范围哉？

(《万国公报》)

*

中俄特约一纸，系上海《字林西报》据以译录之本。察核语意，其为原本无疑。呜呼！而今而后，向日各西报争言有此约而深虑其有此约者，竟已凿凿有据。中国之失计，可胜道哉！（其失计之所极，各西报屡著论说。本馆择尤要者，节次具录公报，上文重哀私议即其一也。此约传至西方，诸国又必别有新论，嗣后当再选译，今不必赘。）

六月杪，伦敦《特报》有言：甫得华电，李中堂使欧请训之际，仰蒙皇太后召见。中堂奏称，“俄国以贪狠著名，近待中华，更视为釜鱼砧肉。俄使贾细腻^①复具幹才。臣出使之后，于其国家所覬覦者，必将竭其心力，肆行要索。伏愿圣慈洞察，加意隄防。”既而往辞恭邸，又剴切以道之。循绎电文，元老嘉谟，殊可钦佩。所惜中朝过示怀柔之意，俄国遂显呈要挟之私。迄今聚铁六洲，将成大错。是漠视贤臣之规谏，而凡据地越权各要事，一任衰孱之政府潜尽赠人也。（《特报》作此语时，尚未得见此约。）俄国驻华贾公使，知中堂若在都中，必多梗阻，遂定调虎离山之计。（此语曾著本报，有无识之日报蔑视中堂，譬为妄语。今观此约，赐固不幸言而中。而彼妄譬本报者，亦自知颜汗否也？）中堂既去，俄谋益亟。我英驻华大臣麦多瑞钦使，亦未闻破其狡而阻之，其何以免于溺职之讥乎？——以上皆《特报》语。

視中华如
釜鱼砧肉

^①贾细腻：喀西尼。

俄国公使
强迫画押

余谓今春《公报》曾照《字林报》译登密约，又译西报所录驻英俄使剖辨语；更有俄人言约中各事俄已得手，不必再行立约。今观此约，定复何如？本馆又闻中堂料事如神之语，渐泄于外，俄使惴惴于心。及星轺将次言归，俄使屈计行程，益觉匆遽。于是整理行李，声言将返俄都，而日夕催迫军务处王大臣速即画押，政府始有悔意。再四婉商，欲俟李某回朝，从长计议。俄使愠曰：“本大臣鹤俟贵全权大臣画押，业已倚装三礼拜，不得谓为不久。今谓须俟李某，本大臣实不欲闻。”政府惧而许之。呜呼！俄使固志得意满，不啻满载而归矣；然而欧洲奈何？中国更奈何哉？

〔《万国公报》〕

中俄和约

〔编者按：此系当时上海《万国公报》据《字林西报》所载英文而译载的，并不是真正的中俄密约，详见本书卷首钟叔河著《老来失计亲射虎》一文。〕

一、近因俄国之西卑里亚火车道竣工在即，中国允准俄国将该火车道一由俄国海参崴埠续造至中国吉林珲春城，又向西北续至吉林省城止；一由俄国境之某城火车站续造至中国黑龙江之爱珲城，向西南至齐齐哈尔省城，又至吉林伯都讷地方，又向东南续造至吉林省城止。

铁路归俄
三十年

二、凡续造进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各火车道，均由俄国自行筹备资本。其铁道一切章程，亦均仿俄国火车条程，中国不得与闻。至其管理之权，亦暂行均归俄国，以三十年为期。过后期，准由中国筹备资本，估价将该火车道并一切火车机器厂房屋等产赎回。惟如何赎法，容后再行妥酌。

三、中国现有火车道，拟自山海关续造至奉天①盛京②城，由盛京接续至吉林。倘中国日后不便即时造此铁路者，准由俄国备资由吉林城代造，以十年为期限回。至铁路应由何路起造，均照中国已勘定之道，接续至盛京并牛庄等处地方止。

四、中国所拟续造之火车道，自奉天山海关至牛庄至盖平至金州至旅顺口以及至大连湾等处地方，均应仿照俄国火车道，以期中俄彼此来往通商之便。

五、以上俄国自造之火车道，所经各地方，应得中国文武官员照常保护，并应优待火车道各站之俄国文武各官，以及一切工匠人等。惟因该火车道所经之地大半荒僻，犹恐中国官员不能随时保护周详，应准俄国专派马步各兵数队驻扎各要站，以期妥护商务。

允许俄
国驻兵

六、自造成各火车道后，两国彼此运进之货，其纳税章程，均准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陆路通商条约》完纳。

七、黑龙江及吉林长白山等处地方所产五金之矿，向有禁例不准开挖。自此约定后，准俄国以及本国商民随时开采，惟须应先行申报中国地方官其领护照，并按中国内地矿务条程，方准开挖。

八、东三省虽有练军，惟大半军营系仍照古制办理。倘日后中国欲将各省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国借请熟悉营务之武员，来中国整顿一切。其章程则与两江所请德国武员条程办理无异。

九、俄国向来在亚细亚洲③无周年不冻之海口。一时该洲若有军务，俄国东海以及太平洋水师诸多不便，不得随时驶行。今中国因鉴于此，是以情愿将山东省之胶州④地方暂行租与俄国，以十五年为限。其俄国所造之营房、栈房、机器厂、船坞等类，准中国于期满后估价备资买入。但如无军务之危，俄国不得即时屯兵据要，以免他国嫌疑。其赁租之款，应得如何办理，日后另有附条酌议。

①奉天：辽宁。 ②盛京：沈阳。 ③亚细亚洲：亚细亚洲。

④胶州：青岛。

旅順大连
交俄使用

十、辽东之旅顺口以及大连湾等处地方，原系险要之处，中国极应速为整顿各事，以及修理各炮台等诸要务，以备不虞。既立此约，则俄国允准将此二处相为保护，不准他国侵犯，中国亦允准将来永不能让与他国占据。惟日后如俄国忽有军务，中国准将旅顺口及大连湾等处地方，暂行让与俄国水陆军管泊屯于此，以期俄军攻守之便。

十一、旅顺口、大连湾等处地方，若俄国无军务之危，则中国自行管理，与俄国无涉。惟东三省火车道，以及开挖五金矿诸务，准予换约后即行便宜施行。俄国文武官员以及商民人等所到之处，中国官员理应格外优待保护，不得阻滞其游历各处地方。

十二、此约奉两国御笔批准后，各将条约照行。除旅顺口、大连湾及胶州诸款外，全行晓谕各地方官遵照。将来换约应在何处，再行酌议，自画押之日起，以六个月为期。